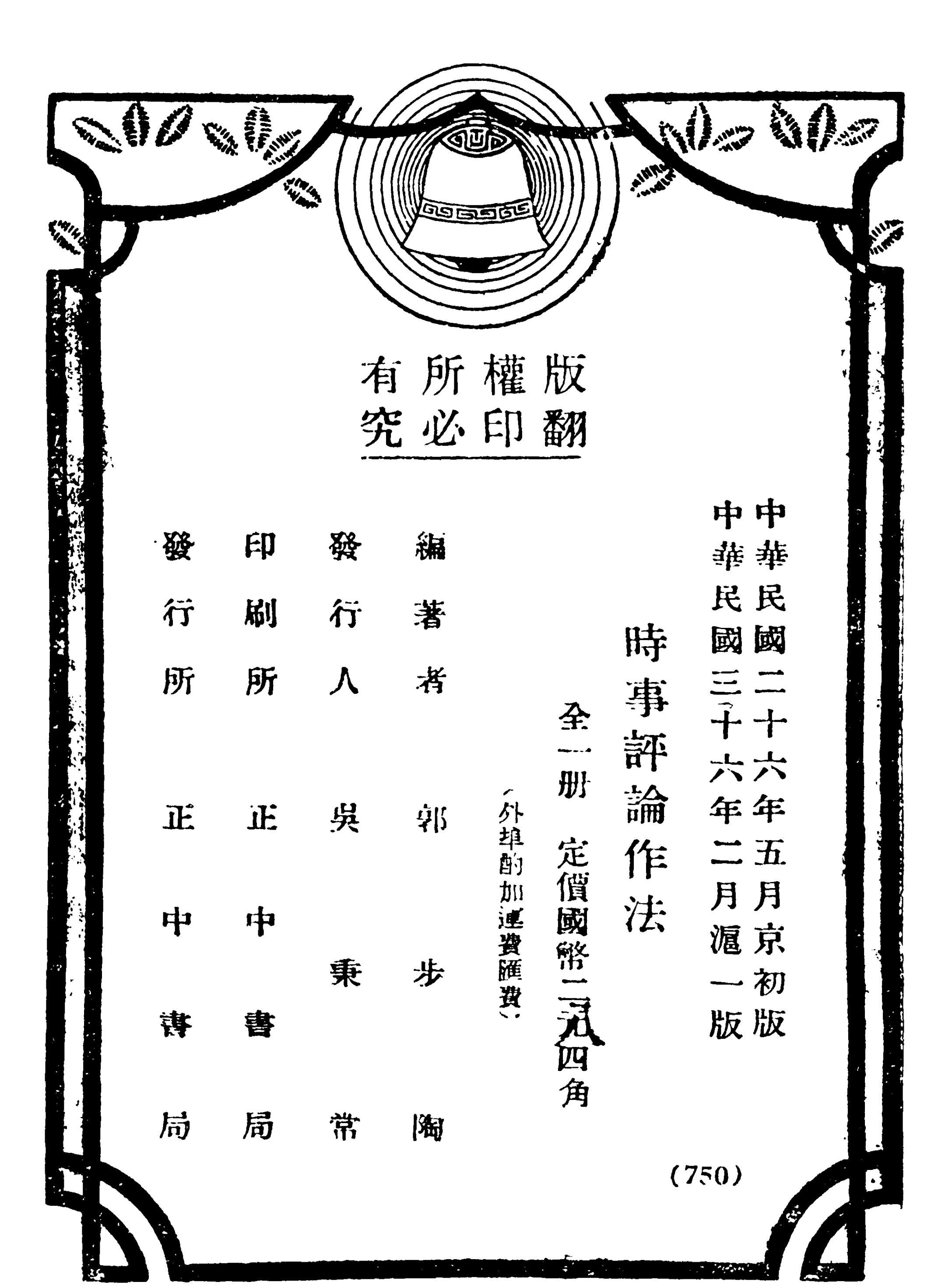
時事評論作法

郭步陶編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京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滬一版

時事評論作法

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郭步陶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750）

本書據正中書局1947年版影印

潘序

郭步陶先生著評論作法，將付刊，囑爲之序。受稿讀之，神爲之往；不佞久與報紙評論爲緣，居常奮於所知所信而已；意念所及，硜硜自守，然未嘗加以歸納整理曰：評論必如此如此也。茲手是編，猶以土著而披覽本地輿圖，不覺身與其境矣。

是書於評論作分類之說明，賅備之剖析，於作法尤多啓示。步陶先生將以此爲習作評論者入門之工具，是猶以輿圖授之他鄉來客，指鍼在握而身歷其境，裨益習作，蓋可勝言哉。

末，以長城半月刊記者培林君所紀不佞之語爲結論；當日拉雜言之者，不圖爲步陶先生所採納，狗尾續貂，彌深慚恧。

竊猶欲爲是書之讀者告者：報紙評論之撰述，報紙所需，記者之職也；然基本認識有應更進於此者。

報紙之有評論，非爲報紙作，乃爲讀者作；記者之撰評論，不以完成報紙之格局點綴爲滿足，乃

應予讀者以滿足；易辭言之，記者撰評論之職責，非以發排付印為對報紙之交卷，必以當前應評應論之問題對萬千讀者能交卷，此其一也。

所貴研求評論作法者，明其規律，知其技術而已；不知規律，不習技術，固不能作評論，知規律技術而能運用紙筆文字諸工具自如矣，猶必以意識為之帥；不然，具形骸而無心靈者也。云何意識？於錯綜之衆相中，能為國族之利害，讀者之需求，而擇問題，於問題之內涵外緣能理解，更發之以眞誠熱烈而皎潔之精神，演為文章，斯成評論，此其二也。

凡此基本認識而不具備，則為職業而搖筆卽來之作，將何殊於街頭賣唱者為聽衆而高歌耶！感念及此，述之於序。

潘公弼

李序

吾國報紙，始於淸同治間，當時報紙完全爲消遣品，故評論亦多瑣屑事。某說部紀某報有於妓女與馬夫話別事，雖爲寓言，當時之風氣，概可想見。

至甲午戰事起，報紙始注意政治外交軍事，丁酉以後，時務報出世，淸議尤彰。戊戌政變，稍受挫折，然對於后黨之頑梗，以及庚子之亂，抨擊甚力也。

迨辛丑以後，新政再興，日俄戰開，士論益昂，乃有蘇報革命軍等，及鄒（容）章（太炎）下獄，淸廷始注意輿論，漸謀干涉。然民呼民吁民立三報，仆而復起，再接再厲，卒成革命之功，言論界乃益發揮其能力。

民國既定，風氣一轉，始有筆戰，最初爲章行嚴（民立）楊老圃（時事新）等學理之戰，繼則有政黨之戰，癸丑革命失敗，黨報消亡，一時頓歸沉寂。

迨專制議起，各報乃一致攻擊，洪憲既終，乃復各派並峙之局，大致可分三派：一爲民黨，國民黨

各報屬之；一爲政黨，共和研究進步政學等屬之；一爲無黨，則普通各報是已。國府奠都南京，乃漸趨於一致，國內問題糾紛既少，乃注意於世界問題，此近數年之風氣也。步陶先生近以所著評論作法見示，屬爲序言。先生之作，分析極詳，解釋甚明，無待余更爲贅辭，因述數十年言論風氣之變遷，聊供參考，或亦閱者所不厭歟。

民國廿五年冬李浩然

胡序

我雖在報紙上寫了二十餘年的評論，但是慚愧的很始終不曉得評論如何作法，只以見之所到，思之所及，意之所至，力之所能，隨手寫去，有時只顧自己寫得高興，不顧人家看得討厭。我在過去的時間，雖曾寫過數千篇評論，我自知我所寫的評論，決不足以列於新聞作者之林。只以未受過新聞學的教育，雖略有經驗，而無學術的經驗，究不足重。

友人郭步陶先生，新聞經驗，極其豐富，而又時時爲新聞學術之研究。以經驗之所得，著爲學說，以學說之所得，驗之事實，以先覺之所得覺後覺，以一人之所得公諸大衆，著有評論作法一書，設例舉證，頭頭是道，只有贊嘆，只有欣羨。

步陶先生以富於新聞學理之作品，而問序於不知新聞學理之我，眞使我瞠目無所對，束手無從下筆，惟有自述我之荒陋以求原，固不敢爲序，亦不能爲序也。

涇縣胡樸安

謝序

初期的報紙，祇重意見而不重消息，現代報紙則以意見消息二者並重，看報的人不僅以知道消息爲滿足，同時對於報紙的社論評論也同樣注意。晚近新聞採訪編輯的技術，較之以前進步甚速，發表消息，彼此不肯示弱，往往甲報有此重要消息，乙報也可以得到。但評論與消息不同，一報有一報的立場，言論彼此不一致；執筆寫評論的人各報也不相同，各報評論的風格，各有特徵，因此評論實爲報紙的靈魂。

指導評論寫作，以前沒有專著，有之，從郭步陶先生的「編輯與評論」（商務印書館出版）始。現在郭先生又將他在復旦大學的「評論作法」講稿付印出版。內容係將評論文字分析的研究，舉例說明，不厭求詳，每章後附有各種問題，俾學者多有練習的機會，更爲本書的特色。郭先生爲評論文字指示一條路徑，讓大家依照他的方法去做，這是我們應當感謝的！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謝六逸謹識

薛序

「報紙」是時代的風雨表！「評論」是報紙的探照燈！目前非常時期的中國，是需要健全的報紙，更需要健全的評論：因爲要有健全的報紙，方可以推動時代的進化，要有健全的輿論，方可以促進社會的文明。

老友郭步陶先生，近著「評論作法」一書，對於評論的本質與種類，以及評論作法的基本概念與技術問題，均有概括的敍述；旁徵博引，別具一格，的確是每個評論記者最良好的參考書。

據郭先生說：「這書本來祇供申報新聞函授學校用的」，是其內容偏重於教學，而含有教育的性質，可想而知，無待贅述；不過，依我個人的感覺，今後的評論記者對於評論作法儘可不拘一格，但是必須具備兩個要素——學術修養與政治認識，假使缺乏學術上的修養，則率爾操觚，言之無物；假使缺乏對於現實政治的深刻認識，則觀察錯誤的結果，必導讀者於歧途！

在整個思想界貧乏與整個新聞事業落後的中國，郭先生這本書，是有它的特點，并且是值得

推薦於讀者之前的！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薛農山於上海時事新報館

袁序

撰述評論，全憑學力識力，無絲毫假借處；其實，撰述評論，又半賴技巧，不全憑學力識力。何以言之？

誠如本書作者所謂，評論之題材，爲當前新發生之事件，其範圍有涉及政治、經濟、外交、軍事以及其他一切科學。每當一事件發生時，倘祇略見端倪，力爭上游之評論記者，必以之爲題材，而加以發揮，如此，非有超出一般之學力識力，不易辦到。馬克思爲萊因報主筆，常爲經濟論文所窘，因益作經濟之研究，由此可見撰述評論之難。

當掇拾當前新發生之事件爲論題時，必多爲略見端倪之發揮。不論事機如何微妙，必以言中爲佳。如當某一事件發生時，言其必如此如此；迨時間接近，事實蒞臨，其現象竟不如此如此，如此，非特閱者易爲迷惑，罔知適從；卽執筆者亦難以自圓其說，而殊乏樂趣。論述一事於幾微，又須保證其不悖於雄辯之事實，以爲指導社會之標準，非有豐富之學力識力，安能辦到？

評論為一種特殊之文字，非特賴有豐富之學力識力，亦須賴有一種嫻熟之技巧；蓋一評論之作——僅就各報紙評論言——其字數恆在千字左右，頗少有超過二千字以上者。故對於一複雜事件之評論，非以最經濟手腕出之，每致辭不達意，或致虎頭蛇尾。評論不僅為篇幅所限，又常為時間所限，往往事出倉卒，僅有二十分至四十分之時間，即須撰就，故非嫻熟一種技巧，不能勝任愉快。故筆者本七八年撰述評論之經驗，深覺撰述評論，全憑學力識力，無絲毫假借處；其實撰述評論，又半賴技巧，不全憑學力識力。就其全憑學力識力方面言之，似只任學力識力之發揮，無作法可言；就其半賴技巧方面言之，則預示作法，加惠後學，似亦為不可少之門徑。

步陶先生服務新聞報，為我報界先進，其道德文章，素為我報界同人所景仰；所撰評論，亦為一時所傳誦。先生國學極有根柢，對於文章構造，解析詳明，決非徒騖新學者所能望其項背。本著採用拙作兩篇：（一）為斯特萊薩會議，（二）為歐洲有轉機乎？分析之佳，殆非筆者執筆時所能想及。先生以此靈敏手腕，再本其十數年來著述之經驗，著為評論作法問世，彌足珍貴，忝居後輩如我者，本不敢妄進一辭。唯某夕先生忽懷其著作來民報編輯室，面囑為讀一過，並誌讀後之感，固辭不獲，因勉

贅數言，以爲介紹。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日後學袁業裕序於民報編輯室

自序

本來報上的評論，祇是寫出公衆的意思，並不一定要有什麼巧妙的技術，用不着什麼文法修辭以及其他一切文章方法等的探討，爲什麼要作這本「評論作法？」

兩年前申報的新聞函授學校，要編新聞學講義，給了我這個題目，教我把作評論所需要的知識寫一些出來，替初學作評論的人們作一個領導。因爲現在中國新聞學的書籍雖不少，可是對於評論方面只是零星說到，還沒有整個一本書可供專們研究評論的，所以要我特地來寫一本，以補其缺。

我很慚愧，自己實在對於評論沒有多少研究，不過在報館裏辦事，對於評論，頗有興趣；近五六年來濫竽復大滬大新聞學教席，常信口開河，和同學們談及作評論的甘苦；同學們本有評論練習一課，亦遂因而欲從事探討，有此三方面的湊合，我才決定作這一本書。我是天天都有筆桿工作的人，自然不能整天裏坐着去專心著書，祇好隨着看報的時候，就着報紙的材料，一天一天地零星編

寫，經過兩年有半，才算勉強脫稿，又經二三月工夫的修訂删改，全書的系統才大致完成，這就是編成這一部書的經過。

這書編得這樣草率，事前又沒有藍本可以參考，祇是憑着自己作評的經驗，和當今著名各報所刊布的評論，以相參證，自然免不了有多少可議的地方。好在這書只是供給初學作評論的人看看，作個入門的工具，或者不至十分貽誤青年罷。

這本書本來祇供申報新聞函授學校用的，後來在復大滬大講授新聞學，也拿來用作課本，然都是私人講學性質，未敢自信其必無錯誤。近頃友人慫恿付梓，乃請潘公弼袁業裕兩先生代爲校閱，程序上，內容上，均略有訂正。然私心猶覺兩先生多所寬容，倘望讀吾書的人們，多多指正，俾將來再版時得以修訂，那就十二分感激了。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郭步陶寫於海上惜餘書屋

目次

第一章 評論的本質

一 評論是什麽

我們現在所研究的對相是評論，大家首先要問的，一定說：「評論是什麽？」就字面來說：把不平的事，用言文的功能，使牠得着公平的判斷，便是評；遇着頭緒紛繁的事情或問題，拿言文的工具，把牠整理得條理分明，使人不至是非倒置，便是論。就性質來說：報紙的評論，和尋常文章的論說，是大致相同的。在各種文體中，這兩類都是訴諸理解的文字，正不必過爲劃分界限。但就實用來說：尋常文章的分類，有敍述、說明、描寫、論說四類，報紙的評論，和第四類正相似而實際卻大不相同。這是我們應當加以十分注意的。散文的論說，祇要理由說得對，證據拿得出，文辭不至有不能達意的地方便就算及格的文字了。報紙的評論，那就不是這樣簡單。除上述散文必具的條件以外，還要顧到

命題的時宜，和詞意不背於一般社會的正當心理，才能算是相當。我在這裏，就把散文的論說和報紙的評論，各抄一篇，請大家細細研究一下。

(一)散文的論說

司馬遷的眞傳 (摘錄孔子教戒三章論的一段)

顧實

宋儒之失敗，固已。要在此儒教之變相狀態時代，求得孔子之根本教義，殊爲一大難事也。劉歆曰：「夫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班固亦曰：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咸謂難知也。然劉班之去孔子也遠矣。不如司馬遷生于西漢之初，猶得親承七十之後學者之教也。

世稱司馬遷閎識孤懷，多識前哲餘緒。吾觀其嘗從孔安國問故，而有感矣。孔安國者，孔子十二世孫，世守先人之業，得壁中古文，爰有古文尙書論語諸說。故司馬遷作史記，頗採古人說。其作孔子世家，詳述孔子畢生行事既竟，而敘其晚年教學之事，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又申之曰：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愼：「齋，戰，疾。」

此在論語中，本分三章，而司馬遷乃連屬一氣讀之，又行文自成起訖。竊意此必出自孔安國古文論語

說。蓋孔氏所傳儒教之宏綱也，所傳儒教之精髓也，而孔子之教戒二端，總括在是也。四句偈，攝盡佛教之廣海，而是亦足以攝盡孔教之廣海也。試譬言，孔子之四教者，譬猶衆善奉行也；孔子之絕四者，譬猶諸惡莫作也；而所愼三事，譬猶自淨其意也。雖儒釋面目各殊，不能全同，而大旨可相喩也。

(二)報紙的評論

厲行烟禁與救濟農村 (錄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六日南京民生報社評)

今日吾國烟禁之廢弛，已爲不可掩飾之事實。蓋因迭年內爭不息，民窮財盡，雜捐俱窮，一般強有力者，遂不惜飲酖止渴，藉開放烟禁，以謀稅收之增益。於是種烟之地廣，販烟之人衆，而吸烟之人亦日多矣。因而使農村方面，受莫大之損害。蓋農民競以種烟可獲厚利，竟相率而趨於種烟之一途。罌粟徧地，毒燄瀰天。大好田畝，供繁殖毒物之所，致日用所需之米麥之生產，大爲減少。年來洋米入口，日益增多，此亦爲其一因。且烟可公開種植，則吸運自不成問題，遂致莠民日多，盜賊滋熾。不惟荒蕪田園，亦且影響治安。今日農村之日卽於破敗，盜匪之日益加多，剿不勝剿，雖謂廢弛烟禁爲之厲階，亦不爲過。

江浙一帶禁烟，向較川湘黔滇各地爲嚴厲。但自顧祝同長蘇以來，實行鴉片公賣政策，徧設毒品査緝

所於各縣病商擾民又成怨府。蘇人誠不能不爲我政府惜也。尤可異者，蘇省對於禁煙法令，極不統一。販者無罪，而購者有罪。因之人民誤觸法網者極多，各地監獄，均充滿煙犯。吾人觀於高一涵氏日昨之談話，卽可知也。是則官廳竟以人爲奇貨，亦可謂荒謬絕倫矣。今者顧氏既去，繼之者爲陳果夫氏。聞其行政新計劃，將力主嚴厲禁烟。而監察于右任氏，亦有六年禁絕計劃。是蘇省烟禍，此後或有肅清之望。由此而推行於全國，務使爲害人類之毒物，爲計劃之掃除，亦不能不謂爲吾民族之幸也。雖然，「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吾人希望今之當道，應秉大無畏之精神，排萬難以猛赴，必可收效甚偉也。

二　評論能做什麼

評論的具體概說，上面既已述過。第二步要研究的，就是評論的功用是怎樣？換一句說：就是評論的力量能夠做什麼？關於這個問題，各方面的說法，不盡相同。有的說評論能代表輿論。有的說評論能創造輿論。有的說評論不能代表輿論，也不能創造輿論，不過把不容易明瞭的新聞，替大衆解釋淸楚，或在新聞中，提出問題，請大家討論。至於最後的判斷，還是要大衆自己去下的。究竟那一個說法對，這裏且不細說，我們首先把輿論的定義研究一下吧。

輿論是什麼？簡括說，就是大衆意識的表現。人各有心，心各有意，要想不約而同的表現一種意識，必定有一件東西供給大衆利用，使得彼此可以互相探討，互相認識，久而久之，公同的意識便可從這裏發生。輿論造成的過程便是這樣。現在我就說一兩個中國的故事，來作例證。

例一　鄭人在鄉校議政

春秋魯襄公時，鄭國的人在鄉校裏去游玩，常常議論國家政事的好壞。鄭大夫然明向宰相子產說：「鄉人這樣毀謗朝政，我們把鄉校毀去了吧？」子產說「爲什麼要毀牠呢？他們一早一晚，到那裏去游玩，對於國家政事的好壞議論一下，這是我們很願意聽的。他們說是好的，我們就照着去做；要是說是不好的，我們就改了牠，這樣一來，他們就是我們的先生了。我們爲什麼要毀壞牠呢？我只聽見說，拿好的德行去消弭人家的毀謗，沒有聽見說，拿威嚴去防備人家的怨恨。專憑威嚴去防備人，一時雖可勉強止住，然而將來的後患很大。譬如河水的決口，傷害的人一定很多。不如讓牠小小有些宣洩，使牠常常流通的好。所以與其使民情壅塞，釀成大亂，倒不如我們就把民意當作救國的良藥，還好一些。」

在這個例證裏，鄭人的議論國政，便是輿論。鄉校，便是供給他們造成輿論的處所。我們看這段

故事，應該知道，鄭相子產是怎樣尊重輿論，並且知道子產是怎樣利用輿論以治理他的國家了。這種精神，比之現代英國朝政往往視倫敦太晤士報的評論爲轉移，又有甚麽兩樣？

例二　宋人用謳歌諷刺戰敗

春秋時，有一次宋人被鄭國打敗了。宋國的大將華元被敵人俘了去。宋國向鄭人交涉，情願拿一百輛兵車十六乘有文彩的好馬，把華元贖回。鄭人已經答應了，車馬已交了一半，華元却自己逃了回來。過了一些時，宋國修城，華元出來巡查工程，修城的人們看着他來了，便唱歌道：

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華元聽了，知道是譏誚他的話，便叫跟隨的人答歌道：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衆人見他答歌來自己洗刷，便又唱歌道：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華元見說他們不過，便向衆人道：「你們的嘴多，我的嘴少，今天不和你們再說了。」

上面三個歌，文辭稍古一些，我再翻譯一下，大家想也不至嫌多吧？

宋人第一歌：

鼓着你的眼睛，高着你的肚皮，丢掉了你的戰袍又回來呀！鬍子長來些，鬍子長來些，丢掉了你的戰袍，又回來呀！

華元答歌：

牛就有皮，各種野牛的皮更是多着咧，就是丢掉了戰袍，又算什麼？

宋人再歌：

就說皮不算什麼，還有丹漆的顏料，又將怎樣說？

在這例證中，宋人諷刺戰敗，便是輿論。謳歌便是他們利用的工具。這兩首歌的詞語，是怎樣鋒利？意思是怎樣深刻？我們至今，讀牠一遍，還覺得字字有稜。戰敗的人聽了，又怎樣承受得住？可是那時的華元，卻一毫沒有向他們發脾氣，祇懶洋洋的說了一聲衆寡不敵，便就收場。我們在這種地方，可以看見古時中國人民的關心國事，並且對於戰敗的恥辱，是普偏的印象很深。同時我們又可以看得見，那時官民的階級，並不十分懸殊。而且民衆的意思，官府十八九是聽從的。總括來說，中國的

輿論，在那時已有威權了。

問題（一）

1. 「評」和「論」的各別解釋爲何？合成一名詞的解釋又爲何？
2. 報紙的評論，和窗課的論說，有何分別？
3. 行文能够達意，能够說理明白，是否便算作評論的工具已經完備？
4. 「時宜」二字作何解釋？在何種文中此二字爲不可少的原素？
5. 社會心理，是否一概都須依從的？
6. 做成功輿論的條件是什麼？
7. 輿論沒有形，沒有色，沒有一定的處所，要怎樣才能分辨得出什麼是輿論？
8. 中國古時的下層社會的人們，是否完全沒有國家觀念？
9. 有何方法，可以證明中國古時的官府，不一定是專制的？
10. 鄭子產爲何不毀鄉校？

三　評論有什麼功用

輿論的實質，上面已分析明白。以下所說就是報紙的評論，究竟是代表輿論？還是創造輿論？抑或兩都不是，而是所謂解釋新聞或提供問題的？且待我一一分說如下：

(1)代表輿論說　報紙爲民衆喉舌，自然要代表民衆說話的。民衆所身受的痛苦，或心中所要想望的事情，自已不能一個一個的向主持政局的人去說。雖有時形之里巷歌謠，或激而成爲心非巷議，然總覺有空間和時間的限制，不能在同一最短時限中，普通的作同樣的陳訴。報紙既是公共使用的機關，於是把民衆要說而無法說出的一切苦難，想說而無從說起的無窮願望，以及其他所好所惡的種種事端，一一代爲宣達，以公佈於朝野上下，使他們能夠因此得着一些事實上的安慰，這是報紙上評論一欄惟一的天職。現在就抄錄一段這類的評論，以便大家觀覽。

例　黃河水患的末一段

(見申報月刊第二卷第九號)

民族的生存，從消極方面說，須有消弭天災與敵人侵凌的整個有效的施設以及推行這種施設的眞實努力；從積極方面說，須使民族團體中各個份子，於精神物質方面，都有不斷發展的可能。如今積極方面，姑且不談。試問全國上下，今後能不能幡然覺悟，切切實實分頭努力於天災人禍的消弭？有此覺悟與努力，則絕處逢生，前途自有光明之望。否則，吾民族處於天災人禍夾擊之中，如墮深淵，不易自拔，還有什麼安全的出路？

這寥寥數行中，把民衆希望消弭天災人禍的心意和憂慮當局者不肯覺悟和努力的悲愁，都曲曲代他們寫出，所以是代表輿論。

(2)創造輿論說　輿論固然是民衆的公意，但民衆知識，不盡能夠分辨事理，至於十分準確。報紙既爲公衆服務，凡於公衆有利益的，民衆已經見到，正在營謀，還未到手；報紙當然要替他們作善意的傳佈，以求目的能夠得達。反之，凡有害於民衆的，民衆已經覺得爲害的地方，正苦呼籲無門；報紙當然替他們大聲疾呼，以求禍患或可倖免。但是天下事，利害是相倚伏的，禍福也有時說不大定。民衆平素既沒有深切的研究，輿論本身又不一定都是可以算是健全的。而報紙是民衆的導師，在這種地方，應該有深一層的觀察。民衆還沒有見到是利的，替他們把利之所在，指點出來；民衆還

沒有見到是害的，替他們把害的實情，明白揭出。民衆看了，覺得你說的眞正是爲他們造福免禍的，自然從而跟了上來，久之不知不覺中，形成一種無形的威權。這就是創造輿論的意義，也就是報紙上評論一欄原有的「指導社會」的專責。我在這裏略舉一二例證，給大家看看。

例一　如何「爲人民造飯碗」

（見二十二年十月四日北平東方快報社評）

葉楚傖先生昨天在建委會席上，盛唱「爲人民造飯碗」並且極誇張靜江氏的經濟才幹，這也許不是黨國要人的交相私譽。

不過我們以爲欲「爲人民造飯碗」，必先不搶奪人民的飯碗。民十七北伐成功以來，政府當局搶奪人民飯碗之處太多了！我們舉眼看看，在這高呼民生主義的聲中，那地方不是滿目瘡痍，民不聊生？黨國要人建築一座住宅，動則耗用十百萬，他們一遊一豫，都須揮霍萬千。倘這種情形不謀根本改善，一切「爲人民造飯碗」的論調，都是空談！

這個短評的主要意思，是痛罵一般搶奪人民飯碗的貪官污吏，在現在政治沒有上軌道的時

候，民衆耳裏時常聽着「民生主義」的呼聲，眼中所看見的，又常常有一班人修起高大洋房，和一切狂蕩的揮霍，卻不曉得這都是那些搜刮人民脂膏的人們，一方利用好名詞，掩飾他們活吃人肉的醜行；一方把他們平素所搜刮的錢財，安然享受。作評的人把他們這宗巧妙法門，和盤托出，並定了一個「搶奪人民飯碗」的專名，以公告天下，使人人都得而評判他們，所以叫做創造輿論」

例二　四川勦匪之前途的末二段

（見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晨報評論）

筆者敢抒至誠，敬告我川中諸將曰：川省匪患，勢雖不及贛閩皖鄂，然其意義的嚴重，且恐倍蓰焉。川省匪區雖廣，匪力未厚，進勦貴在迅速，遲則且恐噬臍矣！巴蜀地廣二百三十八萬方里，東控長江流域，西負隴陝山嶺，溢地土肥物庶，蜀都賦所謂「水陸所湊，集六合而交會，豐蔚所盛，茂八區而奄藹」，實非誇飾。如此形勢之地，使赤匪據有一隅，卽足騷擾全川，威脅中原。況徐鄺賀龍，素稱剽悍，今已在巴中成立川陝蘇維埃政府，其志諒不在小。往則劉文輝不肯協進，以致影響全功，今慶父已去，諸將輯和，川省初得和平統一之機，尤宜迅作勦匪救國之謀。若再暗爭勢力，競事辟色，對於瀰漫日廣之赤匪，不卽劍及履及，奮起殲勦，而仍以

新聞政策欺我國人，則在噴火山口歌詠跳舞，一時雖似熱鬧，而不久必將玉石俱焚，全體寂滅也。

抑尤有須爲川中勦匪將士告者：歷史已給現代軍人一深切嚴重之教訓——即軍人之活動，如爲國家，爲民衆，則其政治生命必長，而其歷史亦甚光榮；否則擁兵作孽，其禍必及身見之。過去川中軍人，其養兵成閥者，實繁有徒，顧以其缺乏民族意識，徒爭個人權利，往往不旋踵而身敗名裂，爲天下笑。此實歷史必然之結論。前月岷江之役，諸將士奮勇圖功，然以其爲蠻觸之爭，輿論不予同情。今赤匪進擾，已成大患，聚而殲之，功在邦國。諸將士不可不把握此時代的動向，而爲我人民開闢其璀璨的前途也。

在作這篇評論的時候——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正是各方爭作勦匪總動員運動的時候。國人所最注意的，是贛匪爲禍的可怕。作者獨揭出川匪，且說川匪的可慮，比贛匪尤爲重大，叫大家起來注意。這是他在輿論未覺察的地方，指導羣衆，不可因川省偏在西陲，便輕易忽過。所以可爲「創造輿論」。

末兩段，都是對川將領下的警告。前段把川將領用新聞政策欺騙國人的黑幕揭破，叫他們知道川省富源和形勢的可貴，和共匪所以要圖謀擾川的意義，不是僅一二地方的問題。這些道理，一時民衆或爲川將領新聞政策所蒙混，不能察及，一爲揭出，川將領便無術可以再爲推諉其責任，而

民衆對於川事也可更加明白。所以可爲「創造輿論」後段把歷史敎訓向川將領說明，使他們知道自己生命線是什麼。並且把他們最得意的岷江大戰爭得的勝利，說得一文錢不值，使他們覺悟轉來，加意勦共。這又是一般民衆所未必都能見到，就是見到也未必敢向那些如狼如虎的川將領前進說的。作者把牠一一道破。使他們知道軍閥不一定可怕，公理終究不能完全磨滅，自然公衆的意見，對於國事，可以更加努力。這又是牠所以可爲「創造輿論」的一點。

（3）解釋新聞說　主張評論是解釋新聞，而非發揮自己主張的，英美報界聞人多有這樣的論調。他們的理由，有的說：「報紙的評論，只是把材料歸納到一處，至於斷案怎樣，那完全是看報人自己的責任，作者並不用替他們代勞了。」有的說：「新聞事業，看起來好像是一樣營業，其實乃是一種職業，牠的職務是在解釋新聞中的疑惑的地方。」實在想起來，有種新聞，內中包含的意義很重大，看報人沒有這一類相當的知識，看牠不出，便隨便讀了過去，未免把這很有價值的新聞辜負了。作者把這新聞裏所說的事實，詳詳細細剖解一番，使看報的人知道牠的原因，是在什麼地方？牠的結果，將要弄到怎樣一步田地？究竟這件事，和我們民衆的利害是怎樣？或者是利多而害少？還是

害多而利少？解釋明白以後，看報的人自然知道這個問題是應當怎樣，作者就不下斷語，牠的效力，比下斷語還要好得多呢。例如申報一篇時評，題目是羅李晤面與莫洛托夫之言。「羅李晤面」是當時報紙所載哈瓦斯八日電所傳的事實，「莫洛托夫之言」是七日蘇聯革命紀念時所演說，和其他關於日偽的言論，都可說是最近的新聞。這篇時評，就是用「解釋新聞」的方法來作的。現在就把牠抄在下面，逐段加以相當說明，庶幾大家可以格外明瞭一些。

例　羅李晤面與莫洛托夫之言

（見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上海申報時評）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經德法渡大西洋，赴華盛頓，與美國總統羅斯福晤面，商談美蘇兩國恢復國交問題。十六年來殭化之美蘇國交，或可從此打開。非特歐洲政局，將因此發生新變化，即太平洋亦恐不免有影響也。

（案）這一段，是全篇的小引。一面說「羅李晤面」關係美國和歐洲政局的前途，至為重大，就

是前半篇所發揮的理論的大綱。一面又說這事還要影響到遠東現在的局面，就是把後半篇日蘇國交惡劣的情勢隱隱提出也就是「莫洛托夫之言」所以發表的緣故。

就目前世界經濟情勢論資本主義國家，欲勉爲維持現狀，惟有希望有一新市場，以供其現有生產貨品消納之所，以故皆注目於我之市場。無如我國自九一八事變以還，迭遭外來之壓迫，致我整個經濟已陷於不可收拾之境域。其餘各地，皆已劃定範圍，不易超越，而又無斷然爲軍事冒險之決心，欲圖以和平方法，爭取市場，殊難有望。不得已而思其次，惟有轉其車輪，以向社會主義國家所提供之市場求出路。

(案)這一段是說「羅李晤面」的遠因。本來美國是不想和蘇聯接近的，但是中國不爭氣，不能滿足她的願望，不得已才想到利用次於中國的蘇聯。所以這回羅李的晤面，是中國不爭氣所促成的，也就是遠東時局惡化所促成的。這段的正文固然是在美國一方着筆，但在意境中已暗暗地把莫洛托夫所以發言的原因埋伏在這裏了。

美國以是拋棄其歷來傳統見解，丟開美俄間已往之債務，先從事於尋常國交之恢復。而復交過程中，即商談定購貨品問題。美國且有人希冀巨額之信用定貨，以活動美國之市場。蓋美國在因實施復興法案所激起之一時的興奮，工廠製造之貨品，並未直接入於消費者之手，爲投機商人所操縱，而依然滯積於倉

庫之中。九月之後，市面又復轉而向下。設使無擴張軍需工業之影響，與通貨膨脹的刺激，則今日經濟情形，恐不免更見頹廢，故急急以謀蘇美之復交。倘蘇美之間經濟關係，能轉入正常狀態，則不平衡的經濟現勢，將轉而得到暫時之安定，亦未可知。

（案）這一段是說「羅李晤面」的近因。羅斯福這次的邀請，電文故意倒填時日，好像是動機在日蘇形勢緊張，而又恐被人看破的樣子。然而實在情形，卻不一定是這樣。這回「羅李晤面」，外形看來，是美國邀請蘇聯合作，以謀對付日本。但實際主因，大半仍是美國自爲本身着想。原來美國近來國內不安定，想要藉蘇聯的市場，銷售她倉庫中積貨的。而且九月以後，形勢下趨，尤覺一刻不能再緩。所以這樣着急，電請蘇聯派員前來談話，想要用來轉移國中的空氣。這是拿經濟眼光，來作透層的觀察，和尋常一般人見解，微有不同的。

不特此也，日本之武力政策，進行不已。北向威脅西比利亞，至少有强取鄂霍次克海一帶漁業權，及庫頁島石油礦之勢。南向則有爭霸太平洋之雄心，以挾制英美獨步亞東。此種形勢，美國以劣勢海軍萬難予以裁制，不得已乃在政治上引蘇聯爲聲援，以遏止日本軍國主義之進展。在西歐低氣壓之雰圍中，在太平洋上戰雲密佈下，美蘇復交之電信傳來，和平乃現一線之光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時似有暫緩之趨勢。

（案）這一段，也是說「羅李晤面」的近因。上一段是從經濟着眼，偏重美國一方面說。這一段偏重在對付日本一方面說，而着眼則在政治。上一段，是跟定第二段「維持資本主義國家現象」一點而發揮的。這一段，是從第一段「歐洲政局發生變化」和「影響太平洋」兩點，而加以伸說的。兩段內容各有各的材料，各有各的線索，而說明羅李所以晤面的原因，和推測到將來的影響，有和緩一時人心的可能，卻是一樣。又這一段把日本說得很重，而末尾幾句，又結到大戰有和緩的趨勢，這是將要從「羅李晤面」遞到「莫洛托夫之言」，而先用反筆，把牠激動一下的意思。

雖然，和平果可恃乎？二次世界大戰眞能避免乎？審時度勢，吾知其必不然也。一則日美關係，並不因美國將太平洋艦隊撤至大西洋上訓練，而卽稍見和緩。至於日蘇之間，以北滿之爭霸，直接衝突，終不能免。中東路買賣問題，不過若干問題中之一端；卽使此問題能解決，而其他問題，依然存在。吾人試觀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之言，卽可窺知日蘇間實含有不可避免之衝突性存焉。

（案）這一段是把上文反面的話撥轉，而慢慢地逼出莫洛托夫之言。日美一層是賓，遠遠地從上文所說「影響太平洋」和「爭霸西太平洋」兩點，遞到本段，而撤太平洋艦隊，更是賓中賓，所以

只輕描淡寫，而未加詳細的剖釋。日蘇一層是主，所說中東路買賣，卻是主中賓，意義上也隱隱中與上文「九一八事變」和「日本武力政策」兩點相呼應，而性質卻是襯托。所以隨說隨就撇開，而目光直注到莫洛托夫激怒日本之言。這是純從題顯上解釋「莫洛托夫之言」的性質，使讀者對牠加以注意。

夫蘇聯政府當局，對外素常愼重，決不肯輕於發言。試觀兩年來之緘默，即可爲證。頃者十月革命第十六週紀念日，蘇聯政治當局之莫洛托夫，竟謂「……現時對於吾人軍事攻擊的危險巳特別嚴重。所以我們對帝國主義破壞和平的計劃，須充分注意……」共於日本之在東三省也，則直接指出「日本爲僞滿洲國的實際主人，其責任亦應由日本擔負之。」同時更指責日本盲目冒險之可笑，更直斥其强奪計劃爲無恥。此類露骨的申說，非特日閒難堪，即日蘇尋常外交關係上，亦覺難受。且在此美蘇復交將演成事實之時，而發生此激硬之論。日本能澈底覺悟否耶？

（案）這段是全文的結束，所以把「莫洛托夫之言，」一一指出，給大家看。並說明蘇聯平時是很謹愼發言的，對旁人，從沒有說過這樣透骨而强硬的話。現在對目空一世的日本，卻是這樣。而且

早不說，遲不說，偏偏在「羅李晤面」的前一星期左右，一連發表了好幾次這樣使人難堪的言論，這裏面的意味，是很可玩索的。所以作者把兩件新聞，合成一個題目，把牠的前因後果，詳細解釋一下，叫讀者知道這兩件新聞合起來一道看，牠的性質是嚴重的。

這篇評論，全文中沒有一處，對於美蘇日的孰是孰非，下一判斷語。只是把他們各面的情形，加以探討，替他們分析清楚，叫讀者知道他們各個的眞情實意。至於將來事勢之所必至的地方，不用作者一一寫出，大家都可知道了。所以報紙上的評論，只要能夠把新聞解釋明白，叫人看了，不至發生疑惑，便已可以算是能盡職了。

（4）提供問題說　在評論中，將一般人所未注意的事情，而將來卻要成爲問題的，特別提出，以供國人研究，便叫做提供問題。這類論文所包含的性質，約有四種：（一）事的外表，似頗微細，而實際所關，實甚重要。（二）事的本身，爲人誤認，因而眞理所在，反爲人所疑惑，作者把牠揭明，敎人知道怎樣解答這個問題。（三）一件重大事情，內中所包括的問題甚多，把牠分析清楚，一一供獻於讀者。（四）在事件沒有說到處，尋出問題來。

例一　上海之鬼門關

潘公弼

（全文見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上海時事新報社評）

事有忽以至微，而所關極鉅者。如隔昨本報曾紀粵人某，攜鸚鵡猿猴來上海。將登陸，為游民所鬨。強攫不遂，遽溺猿猴於黃浦。某大憤，鳴警捕二人，旋以不暇涉訟，具領鸚鵡而去，遊民各拘役十日云。此誠小而尤小之違警案件，當事人輕舍之，執法者薄懲之。遑論士大夫所不屑掛齒，即茶寮酒肆好閒談是非之地，亦以其習聞焉，殆不欲取為談助。孰知此人人所輕忽者，在光明燦爛，號稱東方第一埠之上海，因僅次於國家海關之「鬼門關」也。每日因此吞聲欲泣之旅客殆千百人，商民每年損失殆數千萬。前紀粵人以鳴警入官，為報章所紀耳。殊不知入官者不盡紀，鳴警者不盡入官，鳴者復不盡為警探理會，而遭害者亦不盡鳴警也。

上面所述，是全文的第一段，從細微中看出問題的意思，已說得很清楚。下面還有兩段：一段說因有此類游民，貨物走漏損失的重大，一段說因有此類痳煩，狡黠的行小賄以圖自便，安分守己的視敲詐為當然，而不敢聲張，結論是希望消納游民，作根本的救濟。這篇論文是由小見大，在人所極不注意的地方，找出問題來，所以為提供問題。

例二　日本外交之歷史觀

王芸生

（文見外交評論第三卷第二期）

自日本退出國聯以後，世人批評，多以爲日本外交孤立，必有許多地方吃虧，中國正可利用這弱點，以圖滿洲問題的翻身。但是事實卻不是這樣簡單。日本外交，自有牠的特別性質，此中問題，牽涉方面甚多，影響於未來的世界各國甚大，中國人對此殊有特加研究的必要。此篇論文，就歷史眼光，將日本外交並不因孤立而終於失敗的特點，一一提出，作爲滿洲問題的將來另一研究的方法，這裏所包含的意旨，殊足供人探討。後半篇提出日本外交的四特徵，尤關重要。一、日本軍人的冒險外交，儘有智識和魄力勝人之處；二、日本國內不安定，所以用攘外以安內的方法，來向外發表；三、日本軍人爭鬥的要點，是要打倒財閥，統治資源，以謀澈底作侵華的軍備；四、日本軍人傾向法西斯主義，和德意的希特勒墨索里尼隱相契合，其中用意，甚爲深遠。這是全篇論文的大意，主要之點，是要大家注意日本外交並不孤立的一問題。現在把這論文的末一段，寫在下面，以便大家觀摩。

第四，現在的國際大勢，不僅是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的鬥爭，同時還有一個更根本的文化鬥爭。在德謨克拉西文化沒落期中迸發了兩個思想主潮：一個是極左的布爾希維克主義，一個是極右的法西斯蒂主義。日本人的血液天然含有法西斯蒂的原素。日本退出國際聯盟之後，德國繼之意國也在倡議修改盟約，改造國聯，一切皆如日本軍部的意願。荒木希特勒墨索里尼三個人好像合用一個鼻孔。同時蘇俄則西親法，東聯美，正在布置一個對壘的陣營。從這個分野來觀察日本的外交，雖被包圍，但仍不完全孤立。日本以滿洲問題，逆轉了世界趨勢，德國以軍備問題，陰蔽了歐洲天空，將來的問題，無論先在東方爆發，先在西方爆發，或同時爆發，這兩個旋風必然刮在一起。終至人類將遭受這樣的浩劫，我們實不敢妄測。我們只希望舉國人士至少應該懂得怎樣去應付未來不可思議的事變，否則人爲刀俎而我爲魚肉，民族前途，正不堪設想。

（全文見外交論評第二卷十二期）

例三　所謂一九三六年世界危機之檢討

吳頌皋

這篇論文，開端就提出三個問題：一、太平洋羣島委託治理權之轉移問題；二、一九三〇年倫敦

海軍公約期滿如何續訂問題；三、薩爾領土主權之隸屬問題。接着便把三個問題加以說明和比較，比較的結果，得到一段的論斷。

「基於上述兩點——第一第二兩問題不易解決，所以我們深信所謂一九三六年之危機，實不在歐洲而在太平洋方面，我們且應澈底明瞭，構成太平洋危機之眞正原因，決不是上述兩項問題，而實爲與吾國切膚有關的中日問題。因爲假使沒有九一八事變發生於前，日本軍閥的權力，決不會如此頑强無比；假使沒有滿洲僞組織產生於後，中日關係也決不至如此陷入殭局，無法挽救，同時日俄關係也怎樣會日趨緊張，而使遠東和平岌岌可危呢？」

照這樣說，所謂一九三六年的危機，除了上述三問題外，還有一最關重要的中日問題。中日問題，爲未來太平洋形勢轉移的樞紐，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爭的唯一導火線。作者對這問題，於中日兩方，都有相當陳說。在日人方面，要解決這問題，文中是這樣說：

「……我們深信，今後太平洋形勢之轉移，其重要樞紐，操於日本黷武主義者之手中。要是他們因爲各國至今仍拒絕承認僞組織，遂欲進一步使日滿合併爲一，或作他種不利於中國之企圖，則結果非徒中日關係將更無改善之可能；且可促成美俄間之政治合作，予日以重大打擊。到那時候，關於太平洋局勢之

轉變，自然脫不了下列兩個方式：（一）美俄兩國取得聯絡之後，復獲得英法之諒解，在一九三五年召集華府會議時，將僞組織問題與海軍軍縮問題，一併提出討論，使日方不能不作最後之讓步，或在某種條件之下，另訂一種公約代替九國公約。（二）放棄一切和平手段，靜侍戰爭時機之成熟，再謀解決……」。

至於中國方面，要解決這問題，至少須能從悲痛的國難的回憶與體驗中發生國民的自覺心，反身自責，以求民族的生存。所以這篇論文，有下列數語的結論：

「……今日中國之大患，初不僅在外力之壓迫我國，而尤在國內領袖人才，與智識分子之未能從道德的與利害的關係上，體驗到合作的價值與效用，遂致內部不能團結，救國的效能，因而大爲減少。故無論爲安定內亂，或是抵抗外侮，着想國民道德之如何提高，實爲我們所不應忽視者……」

例四　四中全會閉幕

靜　生

（全文見申報月刊第三卷第二號）

「……誠然這次會議中，提案多至數十，有關於政治者，有關於黨務者，儼言宏論，美不勝收。然而卻缺少一個『對外怎樣辦？對內怎樣辦？』的根本問題的討論。縱令這些有關國家祕密，不能對外宣佈，但吾人

在報紙上也未發現『(密)』字。足見關於此種提案，也許沒有人提出……」

這是全文的第二段，把四中全會所沒有提到的問題特別提出，使國人加以注意。但是這問題的重要點，或有人不盡明瞭，所以再作一段，把這問題重要的理由，說說明白：

「……有人以爲「先須整頓內部，然後足以言對外」這當然並不是沒有理由。但事有緩急之分，辦理也就隨之而有先後之別。目前中國的情形，正猶如一個孤立的大家庭，現在已臨到強盜敲門之時，這時候應儘先設法對外防禦，不能僅斯斯文文的討論今後如何改良內部。即使要改良，也須待有方法抵禦了敲門的強盜以後。不然，恐怕改良猶未完成，而強盜倒已破門而入了……」。

這個理由，也很平凡，稍有國民常識的人，沒有不知道的，難道列席四中全會的委員還不明白？所以大會宣言中也隱隱地露出一點這個意思，但是大會議案，卻始終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作者見到此點，因有下列的結論：

「此次全會的宣言中說：『民族意識之偉力將支配一切，』所謂民族意識，即是對外爭生存的民氣。委員諸公既知民族意識之重要，不知爲什麼在會議中又乏具體方案，助長此偉大的民族意識？」

這篇論文，雖不甚長，而每從無文字處尋出問題來，使人看去非常醒眼。

問題(二)

1. 代表輿論和創造輿論，有何分別？
2. 報紙評論，如何方能代表輿論？
3. 在什麼情況之下，須用創造輿論？
4. 輿論本是大衆的公意，報社中作評論的人，何以能憑着自己去創造？
5. 官吏必如何方能替人民造飯碗？又如何行爲，便要算搶人民的飯碗，
6. 共匪竄入川境，何以蔣委員長便十分重視？
7. 何謂解釋新聞？
8. 美國承認蘇聯的動念，由何而起？
9. 日蘇的惡感何以近日最深？
10. 二次世界大戰，是否有避免的可能？
11. 旅客失微物的新聞，何以有評論的價値？
12. 日本的外交，是何種外交？

13. 日本既退出國聯，何以外交尙不盡孤立？

14. 一九三六年的危機，由何而起？

15. 中國一九三六年的國難應如何準備？

16 四中全會何以未有抵禦外侮案？

第二章　評論的種類

評論的本質，已在第一節裏說過。所沒有解決的，就是上面四個說數，究竟那一個爲是?我們可以答應道:「都是對的。」不過看什麼題目，便依着什麼說數去做。照這樣說繼續要研究的，便是評論的種類了。

評論兩個字的意義，本來不是完全相同的。一般人說短的是評，長的是論，這話並不一定靠得住，評和論自有牠的界說，並不是拿長短來作標準的。論是把所說的題目，理出頭緒來，說出一番道理，使人讀了眉目朗然，不至是非顚倒。評是把事理的曲直或人物的優劣，加以評判，使人知道責任所在之處。

例一　論描寫的方法

（摘錄胡適之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一段）

描寫的方法，千頭萬緒，大要不出四條：（一）寫人，（二）寫境，（三）寫事，（四）寫情。寫人要舉動、口氣、身分、才性、……都要有個性的區別：紅樓夢中寫林黛玉處，件件都是林黛玉，決不是薛寶釵；水滸中寫武松處，件件都是武松，決不是李逵。寫境要一喧一靜一石一山一雲一鳥……也都要有個性的區別：老殘游記的大明湖，決不是西湖，也決不是洞庭湖；紅樓夢裏的家庭，決不是金瓶梅的家庭。寫事要線索分明，頭緒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寫情要眞，要精，要細膩婉轉，要淋漓盡致。——有時須用境寫人，用情寫人，用事寫人；有時須用人寫境，用事寫境，用情寫境；……這裏面的千變萬化，一言難盡。

這段文章，把他所舉出的四條，說得頭緒何等清楚，意思何等明白。句句說這四條要怎樣描寫，卻句句仍祇限於描寫，並沒有說描寫和不描寫，有什麼好歹。雖舉了好幾種書作證例，但也祇是把牠拿來說明描寫的方法，並不是批評這幾種書的高下。所以這段文章，祇能叫做論，不能叫做評。

例二　評儒林外史

（摘錄惺園退士儒林外史序中的前二段）

士人束髮受書，經史子集，浩如烟海，博觀約取，曾有幾人？惟稗官野乘，往往愛不釋手。其結構之佳者，忠孝節義，聲情激越，可師可敬，可歌可泣，頗足興起百世觀感之心；而描寫奸人人人吐駡，視經籍關人爲尤捷焉；至或命意荒謬，用筆散漫，街談巷語，不瞀點化，斯亦不足觀也已。

儒林外史一書，摹繪世故人情，眞如鑄鼎象物，魑魅魍魎，畢現尺幅；而復以數賢人砥柱中流，振興世教。其寫君子也如覩道貌，如聞格言；其寫小人也，窺其肺肝，描其聲態，畫圖所不能到者，筆乃足以達之。評語尤爲曲盡情僞，一歸於正。其云「愼勿讀儒林外史；讀之乃覺身世酬應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斯語可謂是書的評矣。

這兩段文章，第一段是虛說，第二段是實寫。虛說的是就一般小說講，乃本題的序幕，但也含有批評的意味。實寫的是正文，自然全是批評了。再說明白一些，第一段可分四層看：第一層用士人引到小說，第二層、第三層是批評一般小說的好處，第四層是批評一般小說的壞處。第二段是分三層

來批評這本書的；一說牠有功世敎，二說牠善於描寫，三說牠的評語都很的當。合兩段來通看，全是從書的好歹上下批語，所以祇能叫做評，不能叫做論。

話雖這樣說，現在的報紙，對於評和論的性質區分，卻不是這樣認眞了。所以這樣隨便的緣故，中間也有一段歷史，我們就在這裏簡單序說一下吧。中國初有報紙時，淸廷本來有「不准議論政事，不准臧否人物」的禁令。後來辦官書局報，總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請開除禁令，奏摺裏面有「倣陳詩之觀風，准鄉校之議政」等語。淸廷批准了，報紙才公開的能有論文了。但是那時科舉還沒有全廢，所做的論文，總不免有些八股氣味。加以初辦報，人才少，做論文的，多半是些半路出家的文人。報紙的使命如何，不一定都能知道。報紙上的論文，頗有一些沒有多大意思，祇圖湊足幾百字了事的。因此看報的人，多有嫌論文長，表示不願意看的。上海時報主筆陳冷血先生，感覺到社會中有這樣一種煩悶，他就創出一種短評來，作爲這事的補救。一時果然有些效力，冷血的短評，很能轟動當時看報人的耳目。這是中國報紙由論而評的一個階段。各報看見時報的短評能夠動衆，也就一個一個地仿照起來。久而久之，長篇的論文的地位，就被短評佔據去了。但是因爲環境的壓迫，報紙

上說話很不容易，於是短評的形式雖存，短評的精神幾乎沒有一點可以看見。就是創造人陳冷血先生，在那時還在作評，也遠不及從前的能夠動衆了。過了一些時候，社會中指責的人太多了，報館想要改良，卻又不願回復從前的樣子，於是把評和論揉成一起，遂成爲現在各報評論的樣子。雖說各報的評論，所用的名字，不是一樣，但是實質上並沒有多大分別。例如大公報的社評，和益世報的社論，申報的時評，和新聞報的社論，不是都差彷不多嗎？

評論的意義，到此總可算是分析明白了。至於種類的分類，雖說沒有一定的規程，大約不外上列兩大類：

一　以性質分類

同是一評論，在甲種情勢之下，應如何措詞，在乙種情勢之下，又應如何措詞，這是不能不拿事情的性質來作標準了。

（1）說明的性質　在形迹上好像有類於記事文，但記事文，把事情記錄清楚便算完事。評論

之有說明性質的，不但是說明事情，便算盡職，還要在說明之中，表現出議論或批評的意思。譬如初辦報時的發刊詞，經過一段時間的述評，或年終的時候，把一年的經過，作一總檢討：這宗文，雖有一部份是說明性質，但終究是以評論爲主體的，所以叫做有說明性質的論評文。

例一　節錄康有爲的強學會報序

苟子言物不能羣，惟人能羣，象馬牛駝不能羣，故人得利用焉。如使能羣，則至微之蝗，羣飛蔽天，天下畏焉，況莫大之象馬而能羣乎？故一人獨學，不如羣人共學，羣人共學，不如合百億兆人共學。學則強，羣則強；累萬億兆皆智人則強莫與京。吾中國地合歐洲，民衆倍之，可謂龐大魁鉅矣，而吞割於日本。蓋散而不羣，愚而不學之過也。今者思自保之，在學羣之。昔在京師，既與諸君子開會以講中國自強之學，朝士集者百數，然猶未足合天下之人才，海內耆賢通學，捧手推襟，欲推廣京師之會，擇合羣之地，而益宏厥規，則滬上總南北之匯，爲士夫所走集，乃羣中外之圖書器藝，羣南北之通人志士，講習無間，而因推行於直省焉。凡吾神明之胄，衣冠之族，思保其教，思保其類，以免爲象駝牛馬之受檻縶刲割，豈無同心乎？抑其甘淪異類耶？其諸有樂於會友輔仁歟？仁者何？仁吾神明之胄。先聖孔子之教非歟？

這是序文的後半篇。前半篇由強說到學，由學說到會，全是引經據典，發揮議論。後半篇，先把「強學會」三字的議論作一結束。隨手把這會的歷史，敍說明白。結處把會報的作用寫出，希望國人都來入會，仍是議論的精神。

例二　犬養毅之政策

（節錄老拙著從犬養毅被刺說到政友會六總裁的一段）

……或者有人說：犬養毅是先總理老友，他的對華政策，本來是主張親善的，徒爲軍閥所牽制，遂一變其初衷，老拙以爲不然。當吾國革命之初，犬養毅曾到吾國來游。當其倚裝待發的時候，特去拜訪當時的首相西園寺而問之曰：「中國變爲共和制，吾日本去助成牠呢？還去妨礙牠？」首相告以「此乃中國的自由，日本理牠做甚？」犬養毅後又訪當時的外交大臣內田康哉，問他的意見。內田則力主反對，且謂「或當出兵擁護君主制，請通知中國革命黨」。內田主張，後爲元老山縣所壓迫，而不能實現。於是犬養毅即在次屆議會中大肆咆哮，痛罵內田之變更主張，嚇得內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卽此一事，可見犬養毅對華未曾親善。……

這段文章，是追述犬養毅從前一段時間的事情，好像不屬於評論的範圍。但是仔細一看，開頭

就說不贊成人家說犬養毅的政策是對華親善。結尾一句，又說：「可見犬養毅對華未曾親善」是先斷定而後證實，中間所述一段時間的經過事件，乃判斷犬養毅政策的證據，並非僅僅一述就說算了事。換一句話說，就是這一段時間的事，是為評判犬養毅的政策而敘述的，所以牠的骨幹，終究是評論文。

例三　節錄崩潰過程中之中國經濟的一段

（全文見二十三年一月一日北平世界日報新年特刊）

……無論是誰怎樣地掩飾，然而事實終歸是事實：擺在目前的過去這一年之世界經濟恐慌與政治危機，不是國際政治經濟大混亂與大恐慌的說明麼？在這大混亂大恐慌之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勢力支配下的中國，由半殖民地經濟狀態之下，更急劇地走上了澈底破產的死路。一方面，日帝國主義伴着「征服支那」的勝利，繼續地向中國施行進攻，準備摧毀中國經濟的全環；另一方面，因內戰之長期的蔓延和擴大，無暇去注意堤防與水利，而造成巨大的「天災人禍」，將千萬的勞苦大衆，趕到死線上去，在這「生命線」最後一線的農村經濟，雖然表面上是豐收的了，但因了糧價太賤造成「穀賤傷農」的現象。這些事實，都

是最雄辯的說明過去一年的中國經濟，已隨着國際政治經濟恐慌的浪潮，而捲入了沈淪的漩渦中。……

這篇文章很長，上面所錄的祇是第一節中的一段。下面還有三大節，才是正文，可是全篇的大意，都已包括在上錄的一段中了。第二節的要義是世界經濟恐慌下的中國金融，——更有深刻的恐慌出現，——銀價暴漲金價狂落，——外匯飛昇影響金融，——通貨脹膨的惡果等。也就是上段裏，「擺在目前」起至「破產的死路」止，幾行的詳細注脚。第三節的要義是對外貿易之悲慘紀錄，——「入超」征服了沒落的經濟，——上半期的透視，——經濟意義的說明，——日貨征服了中國市場，——可驚之九萬萬「入超」等。也就是上段裏，「一方面」起至「經濟的全環」止兩行的擴充發揮。第四節的要義是經濟崩潰的橫斷面，——農村經濟的破滅，——資本主義的崩潰和封建殘餘的肅清，——剝削層的再度剝削，——社會經濟也在腐蝕中等。也就是上段裏「另一方面」起至「穀賤傷農的現象」止，幾行的精密探討。這些事實，都是二十二年中所結的總賬。從這裏推求因果，搜尋佐證。知道中國的經濟，已在崩潰，而且正向崩潰的道路上走，保不定以後還要崩潰下去。因此便下了「崩潰過程中」五個字的判語，把二十二年中國全年的經濟狀況評定了。所以這篇文章，看

似說明事實，實在也是評論文的一種。

（2）較量的性質　這類文字，每將事物的前後情形，提出互相比較。不過在相比較的時候，意境中已經有一適當的觀察，並不是專注重比較，乃從比較中求得一事理的歸穴。這歸穴處，有時可以明確地指出將來的事實，有時只能窺其大勢的所趨，然而總都是屬於理論的，所以叫做有較量性質的評論文。

例一　錄大公報社評中東路今日轉讓的末一段

（全文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雖然，吾人前已言之，俄人出讓東路，乃受日人壓迫，實逼處此，不能認為俄國從此放棄遠東地位。猶之乎美國允許菲律賓獨立，正為便於對付日本，萬不能認其有漠視太平洋利益之意思也。以日本之貪橫狡狠，斷不能使俄人敢於高枕而臥。矧現在世界大局，又儼然回到歐戰前國際集團縱橫捭闔之情形，則日人夢想俄國撤除滿邊軍備，當然為不可能。蓋日本對俄，向取歸納式之外交方式，惟求將日俄懸案，各個解決，逐件勝利，以立相當親善關係。俄國則向主先立互不侵犯之約，由演繹式之外交方式，以期一切問題，

迎刃而解。此種富於拘束之國際協定，決非軍國主義之日本所能接受。故俄日雙方在大勢上終難長久相安，吾人請拭目俟之可也。

在這一段文中，前半拿俄讓東路和美許菲島獨立相比，意思是從這裏面看出俄人不能忘情太平洋，也就是這篇文章結論的一部份。後半把日俄外交相對提出，兩相較量之下，用了「歸納式」「演繹式」兩名詞，來表明他們外交式的絕對相反。於是從這裏推論下來，他們不能長久相安的結論；就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了。

例二　郭斌佳論遠東和平之前途的一段

（全文見外交評論第四卷第二期）

……今日遠東之形勢，較之歐戰之後遠東局面，頗多類似之處。歐戰之後，各國痛戰禍之慘烈，乃有軍縮之議。同時在歐戰期內，日本侵略中國，攫奪青島，又為遠東政治問題上之亟須設法補救者。因有此二種問題之關係，乃在華盛頓召開會議，訂立海軍公約，九國公約等等。今日遠東之情形，又何嘗不然耶？日本自「九一八」以來，攫奪我東北四省，此遠東最嚴重之政治問題也。而最近廢棄海約，引起各國造艦之競爭，

是軍縮問題，又重見於吾人目前矣。在今昔二種局面之中，遠東政治問題與軍備問題，同爲危害和平之二大原素。而此二者，均有密切之連帶關係。無政治問題，則海軍軍縮亦無須再提。反之，政治問題不能解決則雖談海軍軍縮，亦不能得圓滿之辦法。是以昔日華府會議，必以九國公約先解決遠東之政治問題，然後海軍公約可以成立。而九國公約之規定，又必以海軍公約爲其適當的背景。今日之情形亦如此。欲謀遠東和平，則唯一合理與可能之方法，在明年召開海縮預備會，或正式海軍會議時，擴大會議之範圍，將現有遠東之政治問題，一併加入討論。一九二二年之會議，尚有九國公約產生。今九國公約已難維持威信，則吾人非進而謀一更有效力之辦法不可。否則海縮亦不過空言，於事無補耳。是以明年海軍會議，應兼談政治問題，其理誠至爲明顯。日本外交家之狡猾成性，已屢作「不談政治問題」之宣傳。吾人應明辨時務，不可中其詭計。竊謂明年海軍會議，應與一九二二年之華府會議同一性質。並本其原有之精神，謀更深一層之籌商。除英美二國，在海軍軍縮方面合作以制日本之外，又須對近今日本之侵略中國，究竟如何處理，通盤籌劃，作一切實之解決。九國公約之見背於日也，已至再至三。明年理應召集原有九國，或竟邀俄德共同集議，謀有以補救九國公約之所不逮，或另籌他種方式，以充實其力量，增加其功效。庶乎遠東和平之前途，或有一綫希望。英美諸國，幸勿忽視遠東政治問題之重要！此非特爲中國一國計，若使政治問題不解決，海軍軍縮

問題，亦斷難有圓滿之解決，實關係遠東全局安危之樞紐也……

這一段文的大意，是把歐洲戰後局面和現在世界各國情形，一相比較，而決定政治問題是遠東全局安危的關鍵。先說歐戰時，日本侵略中國，所以才有華府會議。隨着便把「九一八」和奪青島來較量，又把廢棄海約和訂立海軍公約來較量。於是，決定遠東政治問題和軍備問題，都是危害和平的原素。在這裏略結上文，同時用「今日情形亦如此」一句，作一總比較，把下文領起。然後從九國公約的前後情形，一爲比較，得到應談政治問題的結論。又把明年海會和一九二二年會議的性質，較量一下。覺得現在時勢比前次尤爲緊急，僅僅像從前那樣訂九國公約還不夠。一定要國數比較九國多，力量比較九國公約大，才能維持遠東的和平。最後把中國前途和軍縮命運，一同權度之下，歸總還是要談遠東政治問題。合全段細看，處處在較量，卻處處在說遠東政治問題不能不談，簡直可以說他的較量就是他的論斷的根據，所以這文是較量性質的評論文。

例三　錄益世報社論發行金融公債與救濟市面的一段

（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天津益世報）

……此次公債，就發行之意義言，與前數次之純爲財政目的而發行者，自不可同日而語。若就其調劑金融，救濟市面之方策上言，亦不失爲今日萬無辦法中迫不得已之一着，較之所謂貨物流通券等之既無擔保基金，又無收回把握者，自當爲金融界所樂予接受，亦無疑義。但吾人對此次公債，尚不無意見者，即政府既爲救濟金融之動機而發行公債，孔部長聲稱：「在此財政極端困難之時，猶發行公債以爲三行充實資本」，是此項債券除用作救濟上海工商業外，自不得有其他之目的。若借救濟工商業之名，而爲渡過政府財政之難關，則將使人民對政府救濟之誠意發生懷疑矣。二則此項公債既爲解金融界之倒懸而發行，則向銀行界募集此項債券時，必須令其實折承銷。按前此政府發行之公債，折扣既低，利率復高，如票面百元者，政府實收不過六七十元，而還本付息，仍作百元計算。致銀行變成放高利貸者，政府則爲吃虧人，公債愈發行而財政亦愈窮困。然以前公債均應財政之需要，或供軍事之費用，條件苛刻，猶可說也，此次則發行公債，即所以充實銀行資本之實力，政府名雖債務者，承銷公債之銀行爲債權者，但此乃債務者爲充實債權者之資力而募債，若復七折八扣，則銀行界將何以自解，而政府又將何以自處乎？總言之，此次公債，必須全部用以救濟工商業，且債券應以實折發行，是吾人之所希望當局及金融界者也。

在這一段中，前半是贊成這一次的公債，後半是從贊成中發生疑慮。在贊成一邊說，先把這次公債和前數次公債作一比較，次把這次公債和貨物流通劵地產流通劵作一比較，而歸總都是不如這一次的公債，自然結論是要贊成了。後半分作三層來說：一望政府發行這次公債，爲純粹的救濟工商業，而勿參以其他目的。又假設一不純粹者沒有好結果，使政府自己較量得失，而知所自擇。二把從前公債的折扣利息上所產生的弊害，詳細說明，自然比較的好些，須要實折承銷。這兩層都是意境的比較，詞句上並不一定有比較的形式，細細玩味，才能從言外得到。三拿軍事費用和銀行資本，來比較兩次公債的用途。覺得一個是不得已而有折扣，國人還能多少原諒一些；一個是不應折扣而折扣，那就一定要受國人嚴厲的評判。文勢到此，對於政府所希望的，便就很自然地可以說出了。所以這段文字是有較量性質的評論文。

（3）判斷的性質　這是評論文最重要部份，作者的學識經驗，都可從這裏看見一二。這類文有從法律根據來判斷的，須指出確切條文，和老吏斷案一樣，使人不能反駁他一字。有據情勢推斷的，須把世故人情，看得爛熟，出言都有事實或理論可以根據，決不是憑空的武斷。不過在文字上，有

明明白白，把斷案全盤托出的；也有祇把論斷的意思，微微地透露出來，並不顯然揭出，讓讀者自己去思索的。作文時，應用那一種方式，是在行文的便利，不能一概強爲規定了。

例一　節錄評申新七廠拍賣事件

（全文見新中華第三卷第六期時代鏡欄）

……這個問題的焦點在什麼地方呢？按照國際私法的慣例，動產不動產物權及其他應登記之權利依其目的物所在地法辦理，即我國法律適用條例二十二條亦規定：「關於物權，依物之所在地法。」那麼，申新七廠的抵押權的問題，當然應按中國法律辦理，毫無疑義。

中國法律對於抵押的拍賣，定有一定的程序；說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淸償期而未受淸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淸償（民法八七三條）。且此條爲強行法規性質（參照同條一項），故申新七廠與匯豐的抵押契約上，縱令有適用英國法律之約定，亦屬違法，而買受人（日商）亦決無取得占有之權利。

匯豐的如此頑強，當然是根據領事裁判權的。大約他們以爲只消在英國領事公堂，按照英國法律實

行一切手續，便得拍賣，但英人對於華人的債權普通要靠中國法律來保護，那麼附屬於債權之抵押權（雖是物權）怎麼不依中國法律呢？……

這裏第一段，從國際私法說到中國法律，都有「依物所在地法」的規定。申新七廠既在中國領土的上海，所以斷定應依中國法律辦理。第二段引出民法條文，把拍賣抵押物的法定程序，疏解清楚。並把拍賣人受買人所可借口的地方，一併駁去。於是中國法律的適用，更顯得有力。第三段從領事裁判權上着想，覺得照英國法律或許可以這樣辦理。但是縱然如此，英國人也有用得着中國法律的時候，怎樣在這裏可以說中國法律一定不適用？上面三段的結論，都是斷定滙豐這次行動的不合法。這是拿法律來判斷事理的評論文。

例二　節錄評國際協助與中日問題

（全文見國聞周報第十二卷第九期一周簡評欄）

本月三日，英政府致牒美日法政府，對於中國經濟財政問題，有所提議，一時喧傳英美提議共同對華

借款，與東京所傳之經濟提攜，恰成對待，故愈惹世人之注目。惟至六日，北平英使館有正式聲明，英國非提議借款，乃因數月來中國政府曾向英方有請求借款之協商，英國未允，現鑒於中國金融之不安，故將中英接洽情形告知列強，看有無共同協助中國之方法。英公使賈德幹談話，現待中國提出條件。現在判斷，此種公開的共同協商，極難有結果，縱有亦極遲。專門家之推斷，爲成功少望。

關於中日問題，王寵惠博士臨行有聲明書，謂雙方同意，此後務以和平外交工作相周旋，將來中日間如接洽有成，其條件必爲各國所可接受。此外詳情尙未發表。關於英美提議事，日方論調，初甚反對，繼改和緩。現在表示，認爲借款與中國，於中國不宜，日本乃主張物資賒貸，借貨還貨。因此知所謂經濟提攜之大體路線……

這是把題目分作兩截來評判的。前段評國際援助，然在開端處，便有「東京所傳之經濟提攜」語，和後段發生關聯。後段評中日問題，但在中間也插有「關於英美提議事」一語，和前段相爲呼應。這是作者文心細緻處，也正是發揮題中「與」字的意義，我們莫要滑眼看過。前段把英使館聲明和英公使談話，以次陳述，而中間卻把中國目前狀況，於無意中自然帶出，於是斷定這回公開的協商，不容易收到效果。然猶恐不足見信於人，故又拿專家的推斷來增加力量。後段把王寵惠的聲明書，

和日人論調的先急後緩，加以觀察之後，知道日人的狡猾情緒，已隱隱約約露出端倪，所以日人要走的是那條路線，也就可以從這裏判斷了。這是就事件的前後情勢來作評判的評論文。

例三　錄北平晨報社論日本退盟兩年預告期滿的後一段

（全文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北平晨報）

……由退盟之三項條件而論，其第一條件關於期限者，可以不必討論。其第二條件關於國際義務者，吾人以為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已有明文規定，日本對華各簽字國所應負義務，此項義務若不於退盟之前，履行完竣，則在法理上，日本退盟仍屬無效。其第三條件基於國聯盟約所負之義務，則亦有明晰之界限。蓋不服國聯議決或勸告，而一意孤行者，當然認為未會履行會員國所應有之義務，倘不於退盟之時清算完竣，則其退盟亦屬無效。推當時起草者用意，無非欲加入者永不退出。即使不幸退出，亦須將所有義務履行完竣，方不受拘束。在退盟者原以通告退出，即可不必履行一切義務，今既有此規定，自於預防上有相當效果。吾人揣測，雖不中或亦不遠。所可惜者當時規定此項時，未曾注意對於不履行一切義務之退盟國，究竟如何制裁耳。蓋會員國既不惜以退盟要挾國聯，則對於履行一切義務，當然置之度外。盟約既無制裁明

文，而國聯又慮有其裁，則退盟者安得不有此心理？

或以爲從盟約上解釋，凡未履行一切義務者，退盟當然無效，國聯仍可繼續令其履行。惟國聯不能強迫其服從國聯意思於未退盟之前，又安能強迫其履行國際義務於既退盟之後？彼此縱有爭持，又屬徒勞。是以今茲日本退盟，其所負之一切國際義務及盟約義務，勢必以不履行了之。國聯及各國縱有責難，彼亦必付之一笑。有武力，無正義，此乃必然之勢，必至之理，無可如何也。就當前世界局勢觀之，歐洲正在多事之秋，希特勒兵彈，大費各國苦心善後，安有餘力重事責難日本？故日本不履行一切義務而退盟，於國際大勢上並不發生任何影響。即南洋羣島委任統治問題，恐亦不過引起多少紙上爭議而已！而爭議之範圍，或亦不過限於日德之間而已！

這兩段文章，都把作者所要批評的意思，明白說出。前段評國聯盟約條文，把起草條文時的用意，和日本敢於退盟的心理，兩兩對照，而條文中未規定制裁辦法，國聯本身又無能力以主張公道，都是國聯最重要的弱點。作者爲之一一揭出，決不一稍回護。後段評國聯和日本的歸結，一面料定日本決不履行義務，一面料定國聯必無如日本何，都是「開門看山」毫無游移地從實直說。最後又拿希特勒來襯託日本，拿南洋羣島委任統治權來作國聯的餘波，也都是一無顧慮地盡情直說。這

是評論文中之以明說爲爽快的一種。

例四 （1）節錄新聞報社論普及教育之先決問題

（全文見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上海新聞報）

……爲何而教育必求普及？曰未受教育之人民雖與言國事也。爲何從事普及教育必先從人民識字入手？曰文字爲教育上基本工具也。然則識字運動，而能大告成功，即可謂人民已普徧地受到教育乎？教育初步工作而能十分努力，國事前途，卽可有轉好之希望乎？曰，唯唯，否否，按之論理，似頗可能，證諸歷史，殊多懷疑。吾人試觀歷代興亡之際，草野之夫，未知文墨爲何物，然忠義奮發者比比。若彼識字較多，經驗較富之號稱士大夫者，太平無事，則横行鄉里，以圖私利；一旦國門有警，乃不可恃，或且求媚於新主。然則徒作識字運動，效果若何？未易言也。

例四 （2）節錄大公報社評英德談判與和平

（全文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此次英德談話，輪廓已具見本報電訊。據倫敦每日郵報所傳希氏要求之各節，洵足驚人，惟其眞確性，尚難判斷。要言之，此次談話，不外爲意見之交換。在今後預定之莫斯科、華沙、勃拉克、斯特雷撒各次會議中，自必有許多不同觀點之提供，討論範疇，在軍備問題以外，自必將涉及當前的各種重大國際問題，此次柏林討論特爲若干次連續外交談判之嚆矢，正式談判之舉行，距離當尚屬遙遠也。惟吾人今日所應注意者，即各國軍備競爭之形勢已成。各國今後是否將挾此軍備，以重蹈一九一四——一八年之故轍，而不恤舉世界東西古今之文明，付諸一擲？抑將藉此爲和平談判之根據，而重現集合的和平制度？各國將頑強維持其十六年前以武力造成之凡爾賽體系？抑將裁軍問題之孰應先後解決本如一渾圓之環，無從加以次第？當機立斷，要在當局具有眞正的覺悟，坦明的熱忱與偉大的決心，以諒解互讓精神，奠定和平之基礎耳。惟歐局前途，尚難預斷。按英國傳統的大陸外交政策爲扶持第二勢力以牽制第一勢力，保持平衡，以謀和平。法國在歐戰後，國勢日隆，宛然霸主。故英國自來即取同情德國裁抑法國之態度，迄至今日，固持不變。故今後英國之活動，最堪注意。如果和平運動，久而無功，則全世界軍備競爭，勢將愈逼愈緊，預料在最近的將來，必有一定的傾向可指。吾人爲人類幸福計，固甚願祈禱英國外交之成功。

評論文中的判斷，有時是確定的，有時非確定的。在非確定的判斷中，又有屬於形式和屬於意

境之分：前者是意義已可判定，而形式仍不卽作肯定或否定的結論，如例1是；後者形式雖有似乎判斷的詞句，但在意境上須有大前提的假定，方能辨到。是爲有條件的肯定或否定，也就是意境上，仍非眞正的肯定否定，如例2是。在例1裏面「殊多懷疑」句，實卽對於上文兩疑問的否決，但就字面看，好像尙有待於商酌，這是修辭的一種作用。又「效果若何？未易言也」句，實卽從上文例證而來的結論，在意境上本可決然有所判定，但是上面所說的史事也不是人人盡都如此，若根據了就作全稱否定的結論，也是不合論理的。所以在形式上只能拿「未易言」三字，作非確定的評判。在例2裏面，除明明說出「尙難判斷」「尙難預斷」兩處於意境上，形式上，均顯然屬於非確定，可以不必多說外，其最後所論英國活動一層，有「必有一定傾向可指」的結論，形式上不能不算是確定的判論。但這句的前面先冠了預料二字，預料二字前，又有「如果和平運動，久而無功，……勢將愈逼愈緊」等云，是在意境上，完全屬於虛構的，乃有條件的懸判。所以他的結論，在意境上，終究要算是非確定的。

問題

1. 評和論有分別否？
2. 評論文有時和記事文相仿，其理由為何？
3. 報章的發刊詞或弁言等類，應為何類文字？
4. 比較事物是否可算評論文？
5. 海軍會議中，應否討論遠東政治問題？
6. 政府此次金融公債和幾次發行的公債，有沒有不同的地方？
7. 評論文判斷部份，可拿什麼作為準則？
8. 匯豐銀行拍賣申新七廠，合於中國法律否？合於國際私法否？
9. 一題目而論兩件事，要怎樣作，才算合體？
0. 日本退出國聯的發生效力年限已滿，而對於盟約義務並未履行，應如何辦理？
11. 僅僅普及識字運動的工作，即可算是普及教育否？

12. 形式的判斷和意境的判斷，有何分別？

13. 評論文中有時應下判語或可下判語，而終於沒有確定的結論，是何理由？

14. 在確定詞語的前面，加有條件或願望的詞語的，是否可認爲眞的確定？

（4）辯駁的性質　評論文中，有時對於一種事物或理論，加以辯正或駁斥。辯正有防衛的性質，就是把合理化的主張，說得十分圓滿，駁斥有進攻的意味，就是拿所認爲不合理的，攻擊得使他無詞可答。無論是辯是駁，總必是這事物或理論，在公衆上，有很大影響，不辯正不能使世人知道眞理之所在，不駁斥不能叫世人都能明白強爲說詞的非是。這種文字，絕對不許拿意氣來爭論。且辯論時，必認定題目的主要所在，絕對不可節外生枝，或無理取鬧，以浪費筆墨。

例一　節錄亦石作如何救濟瀕於破產的工商界

（全文見申報月刊第四卷第三三號第二——三頁）

……有些專家的意見，以爲工商業疲敝不堪的原因，由於平時流動資金短少，一遇虧損，即感周轉不靈，以致倒閉。於是把救濟的責任，放在銀行家身上。所以就有請中央銀行指撥鉅款，貸放工商業以資救濟

而免崩潰的呼聲。甚至也有人相信從外埠或外國運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白銀進來，可以安定市面。假使這種辦法有效的話，那末只要銀行家援之以手，工商業就救濟過來了。

也許還有人覺得中國銀行家的力量非常有限，即令把全部存款拿來調劑工商業，依然杯水車薪，於事無補。豈止無補，恐怕銀行業的前途也不十分樂觀。因此，認爲要救濟我國工商業，少不了國際援助。於是有贊成中日經濟合作，有的希望英美共同投資。

以上兩種意見，是不是救濟工商業的治本方法呢？不是的。然則應該怎樣辦？我始終相信中國工商業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破產，其原因雖不止一端，而最主要的無過於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就是說，目前國民經濟破產的狂流，所以泛濫全中國，乃是半殖民地命運的必然。只有跳出半殖民地的牢籠，才可使中國工商業以至整個國民經濟得到根本的救濟。此外，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就算暫時止了一下痛，然而病症仍是危險的。

第一段的末句中，有「假使」「那末」「只要」等字，第二段有「因此」「認爲」「於是」等字，都已微微有辯正的意味。到第三段，用單刀直入法，爽快地下了「不是的」三字，把上面兩層意想，完全駁掉。接着就辯正怎樣才算是的，先把「帝國主義的侵略」揭出再加以說明，就是要「跳

出半殖民地的牢籠」才能算「根本的救濟。」辯正部份，到此可算終了。可是駁斥部份，上面雖已決定，沒有說出理由，總覺空虛一些。末尾兩句，把上文所不足的補出，也就是把不是的所在指出。到此，駁斥的理由，才算圓滿。

例二　節錄裕作斯特萊薩會議

（全文見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上海民報社評）

……據路透社斯特萊薩電，斯特萊薩會議已獲得切實之效果，所謂切實之效果者，有下列數項：（一）德國現願加入東歐公約，縱簽約國之數國另訂立互助協定，及在另一文件中紀錄之；（二）法意決訂簡短之協定，擔保奧國獨立；（三）英意允贊助法國向國聯申訴德國實行強迫軍役事；（四）英國現再努力勸喻德國重返國聯。此四項結果可視爲斯特萊薩會議之切實之效果乎？吾人將應曰否否，不可也。據吾人參照各通信社電訊，乃知德國之願加入東歐公約者，非東歐互助公約，乃東歐互不侵犯公約也。德國之願加入東歐互不侵犯公約，德國已屢有聲明，乃斯特萊薩會議認爲切實之效果，只徒掩飾其無切實之效果耳。

據吾人觀察，此次斯特萊薩會議並非無些許之效果，而其效果則不在此。當會議舉行之初，其主要之

目的係研究因德國實施強迫軍役制所引起歐洲之局勢問題，換言之，即係英法意三國研究解決對德之問題。法國仍不變其強硬對德之方鍼，意大利雖有袒護奧匈保之私圖，但對於法國計劃則極力加以贊助。據隔昨國民新聞社斯特萊薩電，觀察法意兩國之計劃約有下列數點：(一)法國要求德國如再違反凡爾塞和約，應予以懲戒；(二)法意堅持萊因區之非武裝及奧國之獨立；(三)法意要求邏迦諾條約，包括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奧大利及匈牙利等國；(四)法國要求國聯行政院斥責德國破壞條約。此為法意兩國顯明之主義，吾人對該社所傳，絕不認為某一項稍有不忠實者。如是，則所謂斯特萊薩會議者，實為法意持一共同計劃，勸說英國如何制裁德國之問題。顧英國之意見則何如？英國一面欲承認德國重整軍備之既成事實，一面又欲承認法俄協定之既成事實，而對於奧匈保之擴充軍備，亦將作可能之讓步。英國挾此成見以蒞會，在法意兩國，非不知之。現在三國對於德國問題之處置，即對於德國已經實行破壞凡爾塞和約之行為，將由國聯行政院根據法國之申請，予以紀錄，此外即不為已甚；至問題本身，則由英國負責，再與德國談判；至將來如再有片面廢約事件發生，則關係國決實行經濟制裁。對於德國重整軍備既不加追究，對於法俄協定，德國亦任其締結，在所不計，而德國之表示可加入者，僅為其素願加入互不侵犯條約，此僅英國維持現狀政策之獲售耳。會議舉行之初，法意聲勢赫赫，而其結果，則使英國維持現狀之政策可售，現狀

得暫維持；危險性將再隱伏，此則吾人所視爲效果也。

此文是先駁斥而後辯正，所駁斥的是路透社「獲得切實之效果」一語，所辯正的是會議的效果乃在路透社所說之外。在駁斥一部份，有「否否，不可也」一語，意思已很明顯，隨後又從各通信社參證，說明他所以駁斥的理由。在辯正一部份，先把「效果則不在此」一語提出，以清眉目。次把會議的性質和目的，略加說明。次舉國民新聞社電，把法意參與這會議的計劃一一揭出。次乃說明英國早懷有成見，才來參與會議。最後把會議結果說出，可以見得這會議並不是有什麼偉大成績可以紀載，不過「英國維持現狀政策」的偶然得手罷了。再說明白一些，只可以算是歐局的暫時敷衍罷了。這是作者認爲這回會議所得的眞正效果，也就是對於路透社所說「切實效果」的相當辯正。

例三　節錄允恭作國際對華借款問題

（全文見第三十二卷第七號東方雜誌第三頁）

……中日間近傳有經濟提攜之可能，接着又發生國際對華借款問題。此兩事表面似相連屬，遂引起種種的猜測。其最甚者，則謂英美恐中國政府與日本訂立經濟同盟，故欲以共同行動貸款中國。此說最足刺戟日人，引起其對歐美各國之反感。其實英美之會商中國金融問題，其目的果在阻止中日之接近乎？證以種種事實，吾有以知其不然。

第一，英美會商，遠源於中英會商。自世界經濟衰落，美國實行購銀政策以來，我國白銀大量流出，社會金融受其影響，市面頓失活潑之常態。我國爲東方大市場，國際商業亦遭波及。友邦因顧及其貿易之利益，深冀市面之安定，故頗有實力援助之意。我政府爲救濟社會經濟安定市面金融起見，自亦樂予贊同。故先後俱有相當之接洽，決非英美爲抵制日本而有對華貸款之議也。英使賈德幹近曾爲此聲明云：英政府並未有以借款援助中國之建議，所有之事實，即以中國近來金融恐慌，中英政府曾彼此交換意見，英政府願見中國能獲得此項借款，解決金融上之困難，但英政府現認此事必須先與其他關係國接洽，故已以與中政府之談話通知關係國，並希望關係國對於任何實質上建議發表意見。此項聲明，足以證明國際對華貸款之議，係由中國金融困難與友邦商業利益促成者也。

第二，英美而有排擠日本之意，則對華貸款徑由英美擔任，日本亦無如之何。但英美對於本問題決不

如是之輕率，必欲與法日共同商議。美國務副總理日以英美會談之經過告知日本駐美大使，其不欲襲斷對華貸款之意，至爲明顯。據哈瓦斯華盛頓四日電，國務副總理費利浦向日本大使齋藤提出保證，謂美國若因中國問題而與他國進行談判，必當以詳細情形通知日本，足證美國與英國相同，不欲排斥日本也。

雖然，日本政治家每不信任歐美各國，動以猜疑之目光臨之。據電通東京七日電，稱外務當局聲明云：「日本對於不利中國及非中國所希望之財政援助，不能同意。」一若英美對華借款將不利於中國或非中國所希望者然。姑無論英美對華借款是否有不利中國之意，中國自身固有權判斷其是否有利，如果不利，決不接受，無須日本過慮。如果日本越俎代謀，對於英美對華借款而爲同意與否之表示，吾人不得認爲日本有意侮辱中國。

這四段文章，前三段是辯正，後一段是駁斥。所辯正的，是英美欲阻止中日接近的讕言，所駁斥的，是日本外務省的聲明。在前三段裏，第一段是總辯正，還虛。第二第三兩段舉出例證，說出原因，才是實在的辯正。第二段所說明的是中國和英美的接洽，乃因爲中國市場不安定金融發生恐慌，各國在華商務的利益，也有連帶的關係，並不是特別和日本人過不去。這是對於日人所猜忌的，加以辯正。第三段說明的，是英美人器量甚大，如有對華行動，不一定要瞞日本。並舉出費利浦的言詞，作

爲有力的憑證。這是進一步辯正日人猜測的非是。末一段因日人在國際間的表示，有把中國看作他的保護國或屬國的意味，所以不能不詞嚴義正地批駁一番。文中明明提出「越俎代謀」「侮辱中國」一等字樣，都是斥責日人對華之無理。在這例裏，我們可以看得出辯正和駁斥分量的不同。辯正祇是把錯的地方辯明，叫世人不要誤聽讕言，這是從英美方面調查的結果。駁斥性質較嚴重，不但和他講是非，而且和他講權責，把他荒謬絕倫的言詞，根本駁倒，這是對準日人而發的嚴正批評。

（5）勸戒的性質　新聞紙上的評論，總要在事實上和國家社會有些影響，決不是空口說白話所能盡職。或是專在某一方面拍馬，也不是評論應採的態度。無論這事情是已做是未做，只要眞正見到公理之所在，應該勸人們向全理方面去做，國家社會，無形中可以得到好處不少。這是勸導性一類的評論所以可貴的地方。反過來說，在違反公理或顯有危害的事情上，報人應大聲疾呼，或痛切指陳，使人知所驚懼，無論是團體或個人，均可因此減少他的犯罪行爲。這是警戒性一類的評論所以也爲人類需要的原故。

例一　朝日訪問機來華有感

（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上海時事新報評壇）

日本朝日新聞社近為溝通中日兩國之國民情感起見，特遣機來華，訪問我國首都大邑，昨已由京抵滬。我報界同人，以誼切同業，予以招待。惟吾人於聯歡之餘，尤有正告於鄰邦同業者。

夫中日兩國關係之隔閡，固有其歷史上錯綜複雜之原因。然自九一八以來，兩國新聞界立言紀事之一味偏於民族情感，亦為構成兩國國民情感隔閡之要因。依客觀之考察，中國報人似為有咎難辭，而日本新聞界之為黷武主義張目，尤應負荷更重大之責任。試一檢閱瀋陽事變後日報紙之論調與編排，則其刺激大和民族情感之辭句，幾俯拾即是。不曰「討伐支那」即謂「中國排日」。宣傳鼓動，不一而足。抹煞近代中國之醒覺，無視整個中華民族求生之掙扎。此而不改，則雖倡言親善，又何異於緣木而求魚。

已往不足論，為今之計，我國報人舍謀本身之整飭外，更希鄰邦同業能本今茲訪問之所得，於返國後切實勸導其國民，即時放棄仇華心理與侮華觀念，俾兩國國民之情感得有進一步之溝通。苟能如是，則不僅中日之僵局，可以因而逐漸打開，即對遠東和平基礎之奠定，亦有重大之作用焉。

在第一段的末句中「正告」二字有兩個意思：一是勸告，一是告戒，下文兩段裏面的話，都已總括在這裏了。第二段是告戒，說的是已往的事。中國報界難辭的咎，和日本報界應負的責任，都是兩國國民應該深以爲戒的。本題是爲日機而說起的，故對於日本報紙激刺性的重大，尤特別尋出證據，警戒他們以後不要再這樣作。第三段是勸告，說的是今後的希望。一面勸中國報人自己努力，一面勸日本報人改變態度，並望他們回國後，自己勸導他們的國民，不要長此仇視中國。最後說到日人如能接受這回的勸告，一定和東亞和平有十分利益，那是進一層的勸誘了。

例二一　節錄上海大晚報社評再論外棉進口

（全文見二十四年一月十二日上海大晚報）

……國際間的經濟競爭，得寸進尺，沒有止境。齊人攫金見金不見人。當湯氏發出那番怪論的時候（註），他心中只想到美棉所換來的中國銀子，誰來顧慮中國的憔悴農村？要盼望對方有善意的回心來替我們打算簡直是癡人說夢話。羅斯福的賺銀計畫，事同一例，不到黃河心不死，必待美國本身感覺到他

們的短視政策的不智，方肯改絃易轍，自動罷休。

雖然，湯氏的指望無非想把我國進口的外棉逐步增加，由三分之二而增爲四分之三由四分之三而達於四分之四。實則這種指望，決不會達到。照湯氏主張的提高銀價的辦法做去，無異南其轅而北其轍，恐怕最後的結果適足以減少我國一切進口貨物的數量。外棉亦其一端，將由目前三分之二，跌爲三分之一，五分之一，而逼近於零。到了那時，中美兩國交受其害。湯氏的盲目行動，眞所謂心勞日拙，損人不利己，亦何苦來！

(註)美國參議員湯姆斯(Elmer Thomas)說：美國的棉產，逐年減少，個中原因由於世界上的銀國家，以銀價低落的結果，所有棉花出產，其成本亦隨而低減，美國棉產，難與競爭，致蒙不利的影響，吃虧不小。補救之法，惟有用人爲的力量把銀價提高。如此則用銀的國家貨幣價值，可以增高，而棉產的成本亦可上漲，美國棉業，庶有競爭的餘地。

第一段是不勸之勸。照表面上看，這裏是說美國人心腸硬，用好意去勸他是不中用的，只有等到後來他自己吃了苦，才會知道。實則把美國人自己切身的利害提出，就是激動他，叫他轉轉念頭的。所以叫做不勸之勸，也可叫做激勸。第二段是不戒之戒。這裏所說並沒有戒飭美國人的話頭，只是把湯氏所指望的靠不住，替他揭穿，使他知道害他人就是害自己，一場貪得無厭的迷夢，自然便

會警醒。所以叫做不戒之戒，也可叫做警戒。

例三　節錄天津大公報社評四川新省府成立

（全文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四川文武官吏，誠自今努力，除舊布新，一二年即大改觀，匪亂之平，更屬易事，吾人因此願以兩義勉劉湘氏及其他將領。其一：改革四川省政之第一步，曰軍事統一，即完全打破防區制，且使軍隊與行政分開，此在今日，固已爲川軍所公認。惟有一要點焉，即僅言統一四川，絕不能統一四川。必也主持川政之省政府領袖，先將多年來傳統的省自爲政之心理，去除淨盡，誠意認識四川省政府爲受中央政府指揮監督之機關，尤其認識凡關軍政，必須服從中央之統率，自茲以往，心理上自行打銷川軍之名詞，不復認軍隊爲私有，認爲一槍一卒，皆國家所有，爲長官者，只是奉命統率軍隊。誠如是也，軍長不私其軍，則師長不復私其師，然後旅團營連排長皆不敢私其旅團營連排，則軍政之統一成矣。四川在民國以來，嘗數度爲統一川政之運動，劉湘氏亦多年主角之一，然而久久不成者，即坐於就川言川，以私治私，爲個人霸權而鬥爭，非爲促進國家軍政民政統一而活動。人誰不欲霸？誰甘心服從誰？是以縱橫捭闔，紛擾二十年而不能定於一也。今當

大勢一變之時，四川各將，如再不覺悟，只有坐受淘汰。試以四川以外之全國軍隊，除最小區域，另有政治原因，情形稍異之外，其最大多數，皆已實行服從中央，中央軍令，已能統一指揮，是四川現狀不論其自願與否，早在必須打破之列。況自徐向前入川而弱點暴露，朱毛西竄而應付更窮，此正誠心歸軍權於中央之時。果軍令統一於中央，行政受成於政府，則過去之困難，一旦蠲除，四川全省行政之統一，完全不成問題矣。默察自去年來，四川軍人心理上有自動的改變，廬山軍訓，四川各部大抵皆派有學員，成績且佳，歸川以後，影響甚爲重大。劉湘氏年來本爲擁護中央之人，去年躬入首都，接受政府計畫，聞自其歸渝後，軍政各界表現新氣象不少，此次就職宣言，亦殷殷以奉行政令爲言。吾甚喜四川軍政之漸露曙光，更於此省府成立紀念之日，勗勉各軍人從此大澈大悟，完全打銷過去之私有軍隊慾，一切聽令中央而努力於軍隊之全國標準化，則新四川之建設，自此發軔矣。其二：四川政治之待改革與振興者，萬緒千頭，不可勝論，但有一前提焉，即改革政治，自移風易俗起，是也。中國全國過去一般軍政界之風俗，腐惡萬狀，不止四川，惟近年各處略有改進，四川獨守故態，問題關鍵，仍在軍人。吾不敢謂今日各大都會之風俗爲佳，亦不能謂貪汚官吏已少，然就近年論，如四川軍官之多財而豪奢者在全國已屬僅見。大批四川之都會生活，一切以上海爲範，賭博投機，尤稱極盛，窮奢極欲，作福作威。劉湘生活整肅，不類其他，然軍權多歧，積重難返，劉亦無如之何。如最近重慶中

匯貼水，每千元竟到六百元，實則投機操縱之故，並非事實宜然，自經取締，頓歸平靜，可以知四川金融敗壞之故矣。今欲整理川政，進圖建設，首須取締惡風，建樹善良風俗，誠宜趁此中央參謀團在川指揮之日，先取締軍官生活，使以廉儉嚴肅爲依歸，軍人入軌，文官當然就範，一般依附軍權之奸商劣紳，亦自斂跡。此爲平民怨得民心之前提，亦一切改革與建設之初步也……

這一大段文章全是對四川新省府勸勉。表面所說有兩個意思：一是軍事統一，一是改革風俗。前者是勸四川軍人澈底服從中央。把從前「就川言川，以私治私」弊害指出，勸他們就此覺悟，並爽爽快快的說出：「如再不覺悟，只有坐受淘汰。」是勸之中並有幾分警戒的意味。接着又說些歸權中央的好處，把受軍訓的學員和擁護中央的劉湘，都認爲四川的曙光，而歸結到軍人大澈大悟的能夠建設新四川，這些都是從好的方面進勸的。後者是勸四川當道從主要處下手，去改風俗。就事情論，這些本是屬於政治的。但在四川，仍要從軍人開頭，才能有用。中間把四川軍官的豪奢多財，和操縱金融的爲害一般社會，一一數出。事情雖是過去，意思卻在警告新省府當局，以後不要優容這宗壞風俗，使它延長下去。這也是勸中帶戒的意思。可是又恐怕四川當局沒有這種膽量去做，特

把在川的中央參謀團提出，使他們知道取締四川軍人生活，這時正是最好的機會。隨後又說出照行的種種好處，以掀動他們。這些都是申說所以進勸的理由。

（6）貢獻的性質、這是把公衆所認爲是好的意見，提了出來，貢獻於國家社會，以備當局者的採擇，和上面所說的勸戒，似乎有些相類，但是性質卻不相同。上面是勸對方照着所說的去做，或警戒他們不要那樣做。這裏所說，只是我們一種理論的願望，並沒有期必對方一定做不做。裏面所包含的，有些屬於設計，有些屬於施行，有些是創造的開端，有些是已往錯誤的改正，有些不過是一種問題，尚須大家加以討論，總之，大體近於「集衆思廣多益」的成分爲多。

例一　節錄仁作對於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希望

（全文見二十四年四月六日上海申報時評）

……然望之深則思之切，吾人竊有不能不貢獻於運動者數點，請略爲言之。十餘年來國人之談經濟建設者衆矣，或着眼於工業，或注意於農業，或取法乎外國之設施，或主墨守我國舊習，所言往往頗偏於一

方，故其理論未必皆可取為建設中國經濟之計畫。即以過去政府所立之各項建設計畫論，亦容或不免有趨重一端而輕忽於另一端者。故在計畫之當時，皆可以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一旦取以實行，則有理論上所不易見之缺陷，或不免隨而發生。懲前毖後，此種過往之短處，吾人良不能不希望全國上下於今日之經濟建設中，注意避免之也。申言之，在今日欲求中國國民經濟能有新的建設，同時欲使其建設為有效，則其計畫必須全般的而非局部的，且尤必須注意於中國經濟之特點與弱點。然後視其弱點之所在，根據其固有之特質，為澈底之平均的建設，不使為畸形之發展。則此種建設，即可為復興之基，而收「一勞永逸」之效。

其次，中國今日之經濟建設，吾人希望其不特於計劃上有統盤之籌算，且於計劃之施行上，亦有緩急先後之分。蓋必急其急，緩其緩，先其先而後其後，則其所成者乃大，而一切計劃亦能盡量發揮其效果。人之常情，往往避重就輕，然而一國經濟之建設，切忌蹈此流弊。否則，計劃雖完善，恐亦不易收宏富之成效也。

復次，在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中，尚有一重要之問題，即建設人才之培植。過去我國若干涉及於技術之施政，類皆聘用外人設計或顧問。此種現象，在一國建設之初，誠為不得已之舉措。然而聘用外人，不特所費甚大，且往往以國情不同，形成許多之隔膜。故「楚材晉用」之政策，可以用之於一時，而決非長久永遠之計。因此，吾人於今日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中，更不能不希望政府，對於建設人材之培養，亦加以深切之

注意與切實之準備。……

這篇文的性質，是屬於設計的，也可以說是創造開端時的討論。第一段先說過往設計的弱點，希望這次能作全盤的規劃，以免顧此失彼。這是計劃大體上的研究。第二段是從施行上着想。揭出「先後」「緩急」使在計劃施行時，知道應行注意之點。但所說的，都是通行的原則，並沒有事件的列舉，這全是屬於理論的探討。第三段從「運動」二字上想到建設人才的培養，這是由計劃施行而追求到作此計劃施行的人，意境已深一層，而又確為運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其性質殆可謂屬於提供問題。

例二　節錄夢蕉作裁撤轉口稅聲中應有之努力

（全文見二十四年五月五日上海新聞報社論）

……凡事須籌全局，既不能以上述部份之利害，而因噎廢食，則此時亟宜籌補救之術。吾人猶憶馬關條約初定之時，其較為明達之疆吏，咸恐外商乘機逐鹿，利權被其壟斷。於是竭力獎勵華商設廠，以占先着。

當時南通之大生紗廠，以及蘇之蘇綸紗廠，湘之和豐火柴廠，皆在此潮流中而成立者。南通之大生，江督劉坤一，助以紗機，撥作官股，其贊助之力，尤屬不少。今當轉口稅將裁，恐外商推廣設廠之際，尤宜師昔年之先例，速謀自占先着，以免裁撤轉口稅一舉，等於古所謂「爲他人作嫁衣裳」使他人坐享其利。吾人以爲一省之大，應興辦之較小工業，原料可以就近取材者，不知凡幾，欲免將來之失敗，原不應盲從躁進。竊謂此時宜由全省商會中舉出代表若干人與省建設廳之技術人材合作，組織一特務團體，分爲調查設計指導三部。凡一省內，何者爲可辦未辦之工業，先由此團體詳愼調查。經調查結果，認爲可辦，由該團體設計，招商辦理，或酌撥省款作爲公股，以資提倡。工廠一經成立，即由團體對於技術方面，管理方面，爲適當之指導，俾各廠不致逐漸腐化，爲外商所擠倒。尤其要者，免稅既爲此後中外各廠同沾之待遇，如欲自固基礎，必須兼從保息及補足金兩方入手。以後省預算中，必宜歲提一二百萬元，作爲此項專款之用，庶幾此不致徒托空談。當今議裁轉口稅之際，各方俱從樂觀處設想，而不佞則謂事情有不容如此簡單者。是以敢附於昔人未雨綢繆之義，向工商界致其忠告。

此文前半篇是把一般商人所認爲可以樂觀之處，尋出牠的弊害：就是說國家爲奬勵國人工商業，曾定有免轉口稅辦法，今既裁撤轉口稅，這種奬勵便失效力。外商將乘着這個機會，在內地設

廠，以和國人競爭內地工商業的發展，便不容易，現在所以不能不設法早爲補救。這是本題所說「應努力」的大前提，也就是所以要貢獻的主要原因。但所貢獻的方案，這裏還沒有說出，故本例將這段原文略去。

後半把「應努力」的處所，切實舉出，就是作者的貢獻了。所貢獻的方面，大要有二層：一是效法前人，一是自創新法。前者舉出大生蘇綸和豐等廠的事實，作爲有力的例證。後者主張由官商合力組織一特務團，用來指導和扶助內地工廠，以便抵禦外商勢力，並籌出保息和補助金的辦法，以爲徹底地根本扶助。作者這個貢獻，實在是從中國人自己身上尋求出來的。中國人自己救自己，乃天理人情所應有的常事，所以題目定爲「應有之努力」。

例二　節錄歐局緊張中之中日觀

（全文見天津大公報社評）

……吾人以爲中國今後受歐局影響，危險更多，亟應確立自衛自立之方鍼，力行勿懈。第一，保持對日

消極的親交狀態，力避衝突，免受無謂之犧牲。第二，急謀經濟的自力更生之策，不亂借外債，不浪費國幣。工業建設雖無資本增加農產儘有可能。不必待日方之要求，不妨自動努力於棉產穀類之改良加增。總期於互利的狀態之下，自動加進中日經濟關係。第三，整飭外交陣容，周旋國際社會，搜集重要情報，注意日本活動，以求自保。第四，凡可以加增國力者，劍及履及，急起直追，凡可以摧毀國脈，消耗國力者，委曲避免，以備歐局萬一破裂之時，有力量應付非常世變。以上四點，不但政府當軸當認識清楚，全體國民亦應澈底了解。須知世界第二次大戰爆發之日，即是決定中華整個民族命運之時。苟無自衞自立之充分準備，其禍將不止於亡國而已也。

例四　節錄視察導淮工程感言

（全文見二十四年五月五日南京朝報社評）

……吾人以為導淮工程既具防洪便航利農三大效益，第一，今後經費之籌措，政府應在國家建設費項下充分撥款，俾排洪工程，如沂泗沭淮各河之治導；灌溉工程，如裏運河開浚汜水至高郵之河槽及中運河不牢河建閘開渠等；航運工程，如疏浚山東南運河，建築船閘以通黃河，淮河懷遠建造船閘及活動堨等；

在已定之計劃中，毋因人事之變遷而稍疏懈，以免功虧一簣。第二，淮運流域，人民困苦情形，遠非久居都會者所夢想及此；尤以農民知識低淺，生產力弱，終歲辛勞，難獲一飽者，不知凡幾！以致挺而走險，盜匪之風極盛；在導淮工程進行期中，蘇北各縣負民政責任者，對於農民知識技能之訓練以及地方治安之整頓，更有絕對重視之必要；直接係拯救農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間接即係協助偉大工程之完成。第三，導淮工程，統計各段全部工人，數達三十萬以上，管理方法與工人生活，尤不得不隨時隨地注意設法改善。今值春夏之交，淮陰一帶，爲黑熱傳染病中心地，數十萬工人，晝則工作於烈日之下，夜則倦臥於蘆棚之中，生活上既極疲勞，精神上復少慰籍，似應在可能範圍以內，使其了解導淮工程之目的與淮運一帶民生關係之重要，庶幾在不妨害耕種工作之時期，樂爲效力，如此則裨益工程之進行，決非淺鮮。古訓有言：「事在人爲。」西諺亦云：「人定勝天。」願主持導淮工程者勉之勉之！

例一是事前的計劃，例二是從一般樂觀中看出應行預爲補救的弊害，大要都是就理論方面，貢獻意見。例三是中國現需要的對日外交。例四是正在進行的導淮工程，和上面兩例，便覺有些不同。例三中所舉的四點，前二點和現在政府所行的，似略相近，而各有相當限制，以防流弊。後二點所舉，現在當局是否有此膽量和能力，不得而知。但在國民地位，不能不策勵政府，使他合於現代國家

意識的行動。且這個責任，不是專屬於政府，國民也是有份的，所以這個貢獻是普遍地公致於朝野上下。使他們在現在情勢之下，都有事情可做，並不只是空空講理。例四是視察導淮工程後所發表的意見，性質和行文步驟，都和例三相彷。只是所貢獻的三點（一）充分的撥款，（二）注意訓練民衆，（三）改善農民生活，範圍都只限於主持導淮工程的人，實行起來也似乎比較容易，這是題目分際不同的關係。所以我們在評論中貢獻意見，應當看清題目的分際，說話也要有適合的分寸，然後所屬望的才能期於發生效力。

問題

1. 辯駁文和謾罵文有沒有分別？
2. 斯特萊薩會議所得的效果究竟如何？
3. 辯和駁性質是否完全相同？
4. 中日兩國國民情感的隔閡，其主要因素爲何？
5. 美議員湯姆斯的提高銀價論是不是合理的主張？

6. 四川防區制，怎樣才能打破？

7. 重慶申匯貼水，有一時期，每千元竟高至六百元，是何原故？

8. 評論中的勸戒和貢獻，是否同一性質？

9. 什麼叫做提供問題？試自舉一例來說明？

10. 大生紗廠是什麼時候辦起的？是爲什麼原故而辦的？

11. 裁撤轉口稅，於我國內地廠商，是否完全無害？

12. 評論中的貢獻包含些什麼意義？

13. 中國對日外交，應持怎樣的態度？

14. 導淮工程的目的是什麼？

三 以地位分類

這裏所說的地位，就是報紙上各部份所分布的地方。譬如第一張上的社論或社評，第二張上或第三張上的短評，附張上的談話或劇評書評等類。這裏就依次解說如下：

（1）在正張上的　在中國初有報時，本來只有正張上一篇論說。這宗論說固然也有論到國家大事的，但只圖湊滿幾百字，沒有多大意思的也不少。大家看慣了，便就不大加以重視。時報的主筆陳冷血先生，觀察到衆人的心理，知道長文非一般社會所歡迎，又知道不痛不癢的說法，尤爲大衆所厭惡。於是特創一短評的格式，名叫批評，來作矯正。他自己就在時報的第一張，開頭作起。他的筆墨，別具一種風格，能以少許字，抓住羣衆的心理。所以在遜清光緒末葉，時報的短評，很能號召一切。現在就把那時的論文，和陳冰血所創造的短評，各錄一則如下：

例一　論文

論中國自設西文日報之利（香港循環日報王韜作）

由今之時，觀今之勢，中國之所宜自設者，不在乎華字日報，而在西字日報。蓋日報而係華字，傳而誦之者，只華人而已，西人則無從辨其文義也。中外交涉，於今稱勝，逖非昔日之比。修好睦鄰之道，在於聯聲氣，通悃素，明事理，達情形。然此則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必先於平日預爲之地，然後可。若是者，非自設西字日報不爲功。請進而言其利。以西國之人，述中國之事，容有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斯固勢之所必然，而無足怪

者。中國既自設西文日報，則可以拾其遺而補其缺，糾其謬而正其訛，然後事理不至於乖錯，卽可泯猜於無形。就使西報一無錯誤，而我復重言以申明之，亦未始非互證旁稽之一助。此其利一。凡中外利病之所在，因革損益之所宜，或在事前，或在事後，皆得秉公斷論，指陳得失，使彼知孰爲不便，因以定從違之準，分取舍之途，則彼此可免捍格之病。此其利二。交涉巨案，兵戎玉帛，胥於是繫。西報苟稍存左袒之心，或措辭之輕重失其宜，敍事之詳略失其當，皆足以激憤而致禍。要之，直道自在天壤，吾第據事直書，不加臧否褒貶於其間，務使公是公非，燦然大白於天下。則彼求全責備之心，不煩言而自解，國家或於此得轉圜之力。此其利三。斯三者皆其彰明較著，而於中國政事人民極有關係者也。

例二　時評

誰謂我政府乏財（上海時報陳冷血作）

鎊虧矣，鎊虧矣，而今日乃有鎊餘一千數百萬以上。

廣西以災與亂而捐，捐之溢款又達百萬以上。

奉天以亂離而賑，賑之溢款又達二百萬以上。

然則苟有一於國於民不利之事也者，政府必得多金。

陳冷血的短評，既爲那時看報者歡迎，各報就接着學了上來。初起時，是論說和批評都在正張上刊列，大致論說在電報前，批評在電報後；論題可隨意取材，評題多半在電文中尋覓。經過一段時期，論文又無形取消，批評略加長，形式略與冷血創造時相仿，而精神則漸久漸非。就是冷血自己在申報所作的時評，和他在時報所創作的，也有些不同。這固然是環境壓迫所致，可是社會的輿論，對這有形無神的時評，總是不滿意的。到了民國十八年以後，各報爲輿論所鞭策，漸漸地有所改動，終於把論說和短評混合爲一，成了現在所通行的評論。就全國報紙說，除一部份黨報和特種報紙完全不設評論一欄外，一般日報，在正張上總有一篇評論。牠的地位，有在電報前的，有在電報中的，也有在正張之末的。這是因爲報紙地位的便利而轉移，沒有多大意思，可以不必多說。祇有同是登在正張上的評論，還有社論、社評、時論、代論、專論、星期評論、或星期評壇、星期論文等的不同，這裏卻不可不分別說明一下。

(子)社論、社評、時評、評壇、評論，這五個名詞。看來好像有些分別，但就實際說，各家報紙用牠們，總是當作一個名詞。本來評論的性質，是各有區別的，不過各報把這兩字隨便用，於是在實質上，就

不一定劃分得淸楚。譬如天津大公報的社評，庸報的社評，南京中央日報的社評，和北平益世報的社論，上海新聞報的社論，民報的社論，就體裁上說簡直不能指出牠們不同的地方在何處。時評二字，本是時報先用起的，後來因爲冷血的時評出名，各報也有相沿而用的，實在仍就是各報社自己所撰的評論，並不一定和時報有何關係。評壇二字用在正張上，北平京報用得較早，上海時事新報最近改組後，也用這一名詞。他們的意思，是不是把這壇字當作登壇拜將的意義用含着領袖言論界的意味，不得而知。但是很明顯地看得出牠的體裁仍和上面所舉的幾個一樣。此外還有一些報紙，率性用評論二字，表明這文中包括有評和論兩種性質，倒也覺得質直可取。這裏就略舉一二例證如下：

例一　社論

新刑法之特點

（節錄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北平益世報社論之一段）

新刑法所特別引人注意者，當然爲二三九條，關於處罰男子通姦之規定。中國向行多妻制度，男子三房四妾，視爲常事，涉足花柳，不足爲奇。此後已婚男子，關於前者決不可行，關於後者亦應隨時檢點。該條條文，經過立委之激烈辯論，婦女團體之熱心奮鬥，既經規定，不易翻案。惟我國積習，一時難返，偶一不慎，即易蹈入法網。關於此點，已婚男子，似應格外愼重。至於七月一日前已婚男子娶妾宿娼者，法律決不追究。近來時有人懷疑在七月一日以前娶妾者，亦將受罰，實則並無斯事。當刑法三讀通過時，大會已有不究既往之添注。再者，就法理人情言，亦決無斯也。

例二　社評

新法律與法律威信

（節錄二十四年七月九日天津大公報社評之一段）

新刑法最大特色爲制定保安處分制度，計分六種，均須有相當處所執行，如感化院、醫院、精神病院、救濟院、戒烟所、教養局或習藝所之類。各地雖有相似機關，然或係慈善事業性質，或由行政官署主持，究竟能否供收容特種犯罪人之用，實是疑問；藉曰能之，而管理之權，別有系屬，能否受法院之託，相與合作，亦是問題；尤以感化院之設，於少年犯，關係極大，實以由司法主持，較易發揮效率。而實際上法院經費且告竭蹶，四

犯口糧，且無着落，甚至某處未決羈押之看守所尚須向社會募捐建築費，則少年感化院之難望特別成立，更無待論。此事在司法行政部本有明令致各省法院，飭將上項保安處分之執行處所，詳細調查，限於本年六月十日以前呈報到部。究竟報告到部者曾有幾省，固非吾人所知，惟就大體推測適於此類作用之場所，殆極有限，如此時急遽籌設，恐亦難期完善。然則新刑律雖良法美意，實際不易發生效力，是亦徒損威信而已，此又不能不望負責當軸有以促進之也。

例三　時評

監獄之疏通與改善

（節錄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上海申報時評之一段）

疏通監獄之外，監獄之改良，在今日亦有必要。我國監獄，舊式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類多湫溢污穢，醫藥設備，更屬簡陋。依照科刑即所以改善人之旨，監獄設備，與監犯待遇，均應積極改良，使司法之眞精神得以充分發揮。此所望於司法當局，就可能範圍以內，與疏通監獄同時並行者也。雖然，監獄之疏通及改善，僅可謂治標之辦法，欲求社會方面罪惡成分之減少，尚須從根本方面着想。澄清吏治，安定民生，消弭犯罪之

動機，杜絕罪犯之來源。古人有言：「釜底抽薪，勝於揚湯止沸。」其此之謂歟。

例四　評壇

修正出版法之通過

（節錄二十四年七月十五日上海時事新報評壇之一段）

請先以其二十條及二十一條之規定而言，此係指社會新聞之主觀批評與紀事者，其範圍雖及於整個之出版界，而於新聞紙及雜誌尤有密切之關係。今玆修正出版法中作如是之規定，表而觀之，似有約束輿論界對於社會新聞主觀批評與紀事之嫌疑。但其實際意義，顯係鍼對黃色新聞毒氛之掃除，初未可與約束一般出版自由所可相提並論也。蓋年來國勢陵夷，民生日蹙。出版界於此民族存亡絕續之秋，雖不乏激發被壓迫民族意識之傾向，而一味迎合社會低級興趣之紀事，固有其內在之作用，然曲解「有聞必錄」「言論自由」與乎缺乏民族意識之「市儈主義」，殆為問題之集點。於曲解言論自由及趨奉市儈主義情勢之下，由妨害良善風俗的黃色新聞所予社會惡劣之影響，及使民族復興所蒙受之損失，殆難統計。今能限之以法令，範之以刑典，就出版品之教育社會功能言，如是之限制，誠有不可磨滅之價值焉！

例五　評論

法參院通過全權案

（節錄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上海晨報評論之一段）

今賴伐爾內閣將如何整理財政，安定金融，雖非吾人所得知，惟就此形勢而言，則其着手之第一步，當爲進行美元金鎊法郎三者之休戰，以求法郎價格之穩定，或放棄金本位，再與美元金鎊爲背城借一之戰。就中尤以放棄金本位之可能性爲大。因放棄金本位可使法郎之匯價低落，較易挽回對外貿易之頹勢，爲法國衰落之經濟及困難之財政啓一線之生機。而欲實行貨幣休戰，則須與英美協商，必待英美同意之後，匯市方能穩定，事之難易，旣不可同日而語，則法人勢必趨易而避難矣。法國若放棄金本位，其將促成更激烈之貨幣戰爭，固不待言。但此更激烈之戰爭，或即爲結束戰爭之手段，未亦可知。良以貨幣戰爭更趨白熱化之結果，世界各國之經濟界，必更感不安，甚且將再發生不可收拾之金融恐慌，彼時美元金鎊法郎之三者，必痛感休戰之必要也。

上列五例，各有各的筆致，各有各的觀察，原文的長短，也各不相同。但都是報社內撰述者所自

作，決非外來的投稿。且此等文皆有代表其報社言論的意旨，決不以名稱小有出入，而顯有同異，這是所以歸到一類的原故。

(丑)時論代論　時論是時人所作的論文，和前面所說的時評，是不是同的。一是採之社外人所作的論文，一是自己社中筆者所撰述的批評。所以時論之下，往往將作者姓名完全刊出；時評之下，僅刊社員的筆名，或竟不署名，這就是言責所在的一種表示。代論也是外來文稿，但是和時論微有不同。一是認爲在這時應有這番言論，一是認爲這節文字可以代替報社的言論。仔細玩味，好像後者較爲親切；實在說起來，都是社外文字，也可不必在字面上多所推敲。

例一　時論

舊事重提話「娜拉」

樊仲雲

(節錄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上海晨報星期時論的首尾各一段)

五四時代介紹到中國的娜拉，現在又當作一個富有意義的婦女問題而舊事重提，這是值得注意的。

但我的所謂值得注意，可不像一般人似的，因在今日尚重新提出這個問題，於是慨嘆問題之原封未動。我的意思，乃是指一般人之提出這個問題，根本未嘗認識其所含的時間的意義。故如今日一般人之依舊以娜拉爲女權運動的典型的人物，無疑的是犯了時代錯誤的毛病。

× × × × × ×

然則今日的娜拉，應當是怎樣呢？那末，必須在意識上有明白的覺醒，知道以人類社會爲前提，認識國家民族的危機，而擔負起生理上所特賦的母與妻的使命的。她的目光，她的活動，決不止於個人或家庭，她是爲社會，爲了民族的將來而服務。她是與男子同樣，爲這個社會，這個民族之一員，只有求取這個社會的改革，這個民族的興起，她的生活也與男子同樣，始能獲得改善。

例二 代論

銀荒與水災之自力控制

張道淵

（節錄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上海時事新報代論之中二段）

夫銀荒與水災之發生，雖然禍患異端；其實因果互成。民二十不幸洪水爲災，以致中部生產告匱，而同時東北淪陷，國內市場縮小，於是國際貿易平衡益形逆調，而銀潮遂挽救爲難；因銀潮澎湃勢成席捲，於是

農村崩潰，灌漑不究，溝洫失修，涓滴壅塞，江河乃不擇細流，所以又形成今日氾濫之災。吾人若循環推之：明日之銀荒更必嚴重，來年之水災更必擴大。如此循環無已，則率土之民莫非魚矣乎？

然而我國立國五千年，水災之發生不知其幾多次，所有先代急救同生之經驗良方，吾人毋庸遲疑，可檢取而施治之。如周禮曰：「國凶荒亂瑕，則市無征而作布」國語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沈約曰：「夫幣以周務，貨以賑民，阜國康治，莫尙乎此，周氏致平，始於圜法。」類是記載，不勝列舉。總而言之歷代聖哲對於災害，當機切斷而今日之挽救水災與銀荒其惟一傳統之方案，厥爲統制金融膨脹通貨耳。

在這兩例中，前者對準一時字發揮，所以和其他論文不同。後者所主張的「統制金融膨脹通貨」政策，必和時事新報的宗旨適相孚合，所以刊出作自己的代替者。

(寅)專論星期評論　專論，是遇一特別問題，由專門學者來作的論文。星期評論，是每逢星期日，由特約撰述所作的論文或批評。專論，有時和自已的評論並列一起，有時單獨刊出，有時同一事件，而兩家報館所刊的專論，論點各不相同。如二十年六月十日上海申報和時事新報，同時刊一論韓人暴動案的專論，而論點則一重事實的因果，一重外交的應付，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專論的性

質是怎樣了。星期日的評論，和平時不盡相同的原故，大致是平時報社的撰述者，到星期日略事休息，另由一些人來負這撰述的責任。否則平時每日由一人獨著長文，星期日則由多人分作短論，以均勞逸。現在天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便是前一類的辦法；從前上海時事新報的星期評壇，便是後一類的辦法。

例一　專論

滿韓日人暴動案之中國外交

（節錄二十六年六月十日上海時事新報專論的一段）

日本之侵略我東北，當然爲我外交上最應當奮鬥之一點。其向我殖民，向我設警，向我駐兵，均無條約上之正當根據。其與我國家前途上之危害，更數十百倍於其不平等條約之效力，當然爲總理遺教亟應取消者之一部。乃自民國政府成立以來，日本步步侵略之案件，何止數百件，而外交部既未聞有何嚴重之舉動，又未聞有何進行之計劃。日本希望我視爲地方事件，我外交當局即視爲地方事件；日本希望我中央政府不加干涉，我外交當局即不加干涉；日本希望我不訴諸國際輿論，我外交當局即不訴諸國際輿論；日本

希望我不向國際機關控告，我外交當局卽不向國際機關控告。我外交當局幃幄中如何運籌，吾人不敢預測；但以跡象求之，吾人誠不能不大失所望。

例二一　星期論文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

丁文江

(節錄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的首尾各一部份)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共產黨革命成功，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蘇俄政府單獨向德奧布土四國提議休戰，明年的三月三日布賴司特——立陶烏斯克(Brest Litovsk)條約簽字。這三個月可以說是共產政府最危險的時代。三年的殘酷戰爭，把俄國兵士的戰鬥能力和勇氣都消滅罄盡了。托洛茨基從彼得堡到布賴司特——立陶烏斯克的時候，親眼看見兵士紛紛的離開戰線，自動的回家。他回到彼得堡來，要求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部的部長作一篇「愛國」的演說來援助在前線議和的代表。這位部長的回答是：「絕不可能！」

×　×　×　×　×　×

最後托洛茨基表示他不過要使國內外了解共產黨是萬不得已纔簽字的，並不贊成繼續「革命戰爭。」列寧纔勉強採用他的「和而不簽約」的政策。果然不出列寧所料，德國決定於二月十八日進兵。托洛茨基還要等到德國兵眞正進攻後，方肯簽字。列寧不聽。因爲列寧的主張中央委員會纔通過發電屈服。然而因爲採用托洛茨基的政策，最後的和約比以前的苛刻——各種損失以外，又喪失了愛沙尼亞、拉底維亞，承認了烏克蘭的單獨和約，償付了相當的賠款！

當中央政治會議最後討論簽字問題的時候，有人問列寧，「假如德國人不管我們簽字不簽，仍然進攻莫斯科，那又怎樣？」「我們向東走，到烏拉爾山，再向德國表示我們願意簽字。西比利亞的古士奈茨克(Kusnetsk)是一個很大的煤田。我們利用烏拉爾和從莫斯科、彼得堡帶去的工人，發展工業，建設烏拉爾——古士奈茨克共和國。有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越過烏拉爾山再向東走。只要我們能一致團結，我們不妨去到堪察加。國際形勢會得有幾十回變化的。我們可以把烏拉爾——古士奈茨克共和國的國境推廣，回到莫斯科、彼得堡。若是我們目前繼續作革命的戰爭，把我們黨和勞工的精華喪失了，當然我們永久不能回來！」

托洛茨基沒有去簽字，並且辭去了外交部長。但是他仍舊加入政府，努力革命，並沒有告病假或是脫

黨。他辭職的理由是要使德國人覺得蘇俄眞正屈服，不再有旁的要求。

華北是我們的烏克蘭；湖南、江西、四川，是我們的烏拉爾——古士奈茨克，雲貴是我們的堪察加。我願我們的頭等首領學列寧：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讓。我們的第二等首領學托洛茨基：事先負責任，獻意見；事後不埋怨，不表功，依然的合作。我願我們大家準備到堪察加去！

(卯)辯論駁論　辯駁的文字，固不一定在正張中才有。但正張的論文，有時和他人開起辯論來，也不能不有所應付。譬如從前研究系時代的上海時事新報，和國民黨的上海民國日報，常常開筆戰；近日上海晨報，因爲討論存文問題，也曾在正張上公開的刊載辯駁文字。這是研究學理，闡發主張，討論時事問題所常有的事。不過在標題上，有時顯著，有時混合，那要看情形而定。譬如上海的晨報，南京的朝報，在時論中間有辯論性質的文字發表，標題卻不一定有辯駁字面揭出。

例一　辯論

法律與人權

（節錄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南京朝報時論之前二段）

新生週刊編輯兼發人杜重遠君，因該刊二卷十五期刊載署名易水所作「閒話皇帝」一文，有誹謗日皇之嫌疑，經蘇高二分院檢察處提起公訴，已於本月九日由該管法院判處徒刑一年二月，並當庭送監執行，不准上訴。日前乃有穆藕初君致函上海市商會，對原審法院不准上訴，不予緩刑，不處較輕之刑三點，根據現行法律，備致詰責。結語復以此風一開，人民之生命財產，將有橫被侵害之虞爲慮。

人民有提出上訴之權，受緩刑宣告之權，受較輕刑判決之權，原俱爲法律上明文所規定。法院輕予剝奪，是侵害民權，非僅穆君一人引爲不滿，亦全體國民所當羣起力爭者也。惟新生週刊案之發生，適當平津時局粗安，風雲仍在變幻不測之時，目爲被誹謗者，又係友邦之元首，其性質迥非尋常刑事案件可比，無可諱言。司法獨立，固爲吾人日夜所祈求，但其絕對性亦當限於平時對內關係。若當國家對外非常時期，亦以平日之態度臨之法院，強責其置一切眼前之危險、政府之方策於不顧。惟白紙黑字之法律條文是守，此豈人情所許？亦豈司法獨立精神所尙？故吾人對此特殊性質之法院判決，不當拘泥法文之形質以爲論斷，宜觀察周圍之情勢，探討立法之原意，以發見其眞理之所在，庶幾得免於偏頗之懸斷。此本文特別提出法律與人權一問題與讀者諸君商榷之主旨也。

例二　駁論

民報駁新民叢報非革命論

一　梁啓超的原論

中國今日固號稱專制君主國也。於此而欲易以共和立憲制，則必先以革命。然革命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專制。如欲爲政治革命也，則暫勿問今之高踞中央政府者誰何？翼其左右者爲誰何？吾友也不加親，吾仇也不加怒。吾惟懸一政治之鵠焉。得此則止，不得則休。有時對于彼幾諫焉，如子之於其父母；有時對于彼督責焉，如父母之於子。然此猶言而已，若其實行則對於彼而要求焉。如債權者之於債務者，不得則盡吾力所能及，加相當之懲罰，以使之警，此各國爲政治革命者之成例也。

二　汪精衛的駁論

嗟呼，論者亦中國之一人也，而乃作是言，是烏可以不辨。……夫要求者，有所挾而求也，故凡要求必有實力。要求之際，實力固已具矣，特未發現耳。要求而不獲則實力遂顯。是故要求云者，其表面爲請願書，其背面則哀的美敦書也。論者所舉之第一例爲子之幾諫父母，此乃乞求非要求也。何也，求而不遂，無可如何也。若夫第二例爲父母之於子，第三例之債權者之於債務者，則皆有實力存乎其間。父母對于未成年之子皆有親權，子不得父母之許可而有所爲，能取消之。債權者對於債務者有債權，請求而不履行者則有強制執

行損害賠償以隨其後。是皆有強制力使然也。論者試思今日人民對於政府力足以制之否？力不足以制而言要求，能有效乎？論者以爲要求而不獲，則繼以懲罰也，吾不知所謂懲罰者果何所指也！狙擊之耶？論者所不謂然也；革命軍耶？尤論者所排擊也。無已，其不納稅乎？此歐人所謂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者也。然苟欲爲此，猶非有實力不可。力不足以反抗，而欲不納稅，徒重罪戾而不免于刑罰耳。然則論者所論懲警者果何指耶？若夫各國革命之成例，則吾固聞之矣，法要求路易十六以改革而不應，則繼之以大革命。美要求其母國承認其獨立而不應，則繼之以七八年之血戰，此其大者也。語其小者則普魯士柏林三月之變，日本覆幕之師，亦前例也。是故人民欲政府之順其要求，必其力足以制政府，而制之之術，舍革命固無他也。

例一對於穆氏的意見，並不否認其法律的立場。所加說明的，只是中國當局那時所處的環境，不能不如此判。是作文的主旨，在於辯明判此案者的苦心，並非駁斥穆氏的理論，故爲辯論文。例二對於梁文所舉的三例，一一駁斥。又就文中所說的「懲罰」二字，設爲說後加以窮究。最後更把原文裏面的「各國革命成例」一語，舉些世界革命的成案給他看，敎他再沒有話可說，所以是駁論文。

(2)在二張三張上的　自陳冷血創出短評一格後，清末民初的報紙，除正張上有評論文字外，二張三張上也各有一箇短的批評。申報的評叫做時評，故二張三張上的評，叫做時評二時評三。

新聞報的評，叫做新評，故在二張三張上的評，叫做新評二新評三。其他各報雖不一定如此，然就大體上說，在二張上的評，多半評各省的事，三張上的評，多半評當地的事。民八九以後，二張三張上的評，漸漸地無形撤消。直至近二三年來，才有些報紙囘復轉來，然亦只有一個，在二張或在三張上，不大一定。有叫做小評的，有叫做短評的，有叫做小言或其他名稱的，總之是表示和正張的評論微有區別而已。

此外在二張三張上，還有述評譯論選論等。述評不一定天天有，每經過一星期，將國內外重大事件，綜合敍述，綴以簡要評語。從前南京的中央日報，上海的時事新報，天津的國聞週報，都曾有一段時期，刊過述評的文字，現在卻不大看見了。祇是各種周刊或十日刊等類的册報中，仍往往有之。譯論固不一定在報紙的二張三張上才有，不過二張三張上也常常可以看見這種論文，一半已含有新聞性質，和純粹的評論，已顯有分別了。選論，是從許多報紙中選擇其中我們所認爲精彩的評論，轉錄下來。上海的新夜報，杭州的東南日報，天津的國聞週報，都特關有這一欄。這是集思廣益，爲多方面的閱報人設想的。

例一　小評

陳圓圓與國難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南京朝報沙君作小評）

「爲警惕亡國慘痛，」聽說雲南建設廳已準備興工修築陳圓圓墓了。

陳圓圓與明末清初的政治關係，值得提的僅有兩點：其一，吳三桂迎清師入關，主要的是受陳圓圓被虜的刺激。其二，吳三桂後蓄志叛清，圓圓窺其微，乞爲道士以終。

究竟那點合乎「警惕亡國慘痛」之旨呢？若以爲三桂之破闖賊，以有陳圓圓故，則重修陳圓圓墓之動機，似乎想教人去學「衝冠一怒爲紅顏」的行爲，難道現在挽救時艱，竟非借重於美人的刺激不行嗎？而且陳圓圓即可欽慕，我們亦何忍視國人均爲「全家白骨成灰土，爭得娥眉匹馬還」靦顏事仇迎師於異族的英雄！至其「乞爲女道士以終」，只能算她知機，與亡國慘痛一事，更其無涉。我們眞不解雲南建設廳何以如此不倫不類，把她拉到「警惕亡國慘痛」一事上去？

例二　短評

減輕房租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杭州東南日報短評）

商業太不景氣，「開源」既辦不到，大家的目光，不期然而注意到「節流」上頭。最近報載浙中各縣，多有發起減輕房租運動，而杭州新市塲各商家，亦擬呈請黨政當局，照「九一八」時期的成例，以七折繳付房租。我們看到這等消息，不禁發生無限的感想。因爲要求減租，在商人體面上，並不怎樣光鮮，如果營業尙可支撑的話，誰願意做這等「圖窮匕現」的事情？

至於有租可收的房主，自然不願意聽見這等減租的消息。但是他們如果想到房主房客，存榮與共的關係，當此商人走頭無路的時候，在可能範圍內，稍許忍痛一點，似乎也不是什麼很難的事情。我們希望房主們把限光放大一點，自動的酌減房租，既可以增加主客雙方的情感，而於維持市面，補救商業，亦不無相當的功績。將來商業稍蘇，市況回復，首受其益者，還是坐收房租的房主。爲人爲己，一舉兩得，還是要請全省房主深切注意的。

例三　小言

不必待看鄭俠圖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上海民報小言）

今年襄江水災，重於民國二十年者數倍，災民亦多一倍。黃河水災，運河水災，亦爲禍甚烈；淹沒村落以百計，受難災民以萬計。報紙所載，雖未能形容盡致，然有心人讀之，亦足爲之酸鼻。

聞影片公司，有拍攝水災影片者。不久的將來，水災之情狀，可表現於銀幕，災民之顚沛流離，亦可窮形盡相。能否媲美鄭俠流民圖，博得觀衆同情之淚？

待看流民圖者，當必大有人在。吾願人各留意報載之災情，捐款賑助，不必待看銀幕上之流民圖，而後發同情之心也。

上面三個例，名目雖有小評、短評、小言之不同，實際上都是就各省新發生的事，作簡單的批評，和正張上的長篇評論，顯有區別。這多半是編各省新聞或本市新聞的記者，編完後，就新聞中的重

要者，批評幾句，提醒看報的人們，使大家加以注意，和隨感錄頗有幾分相彷。

例四　述評

（1）先述後評的

蘇羅將締軍事協定

（見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第二卷第八期民鳴週刊一週大事述評欄）

自希特勒振臂一呼後，歐洲各國莫不厲兵秣馬，締結公約，極盡縱橫捭闔，爾虞我詐之能事。蘇俄主義不同，本爲孤立之國家，然而遇此機會，先後成立俄法協定及俄美商約。最近又有蘇羅締結軍事協定之傳聞，據布拉哈十六日國民社電：

「捷克外長皮尼斯之機關捷克日報預測，蘇俄與羅馬尼亞將締結軍事協定，該協定，事實上將使羅馬尼亞在戰時，成蘇俄軍隊作戰之根據地。該報稱：據法報消息，蘇俄軍隊通過羅馬尼亞國境，將成爲羅國外長鐵杜稷斯哥赴莫斯科討論之重要問題，此項協定大可增進蘇捷協約之效力，蓋小協約與蘇俄將成

一軍事集團，此固德國之所畏也云。」

觀此，可知蘇俄欲伸張勢力於巴爾幹，仍係帝俄時代一貫政策，李維諾夫之外交手腕，殊可畏也！

(2)日述日評的東市調印與巴黎會談

（節錄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上海新聞夜報國際述評的一段）

日來華盛頓之論調，已有蘇聯恐有於事西陲，將疏於東方之感想。蘇聯當局數年來所以不能與日本顯然決裂，半固由於五年計劃不願受阻，半亦以西境牽掣之故。中東路非法買賣之產生，亦即造因於此。今此項買賣既已成立，日本且有乘機談判懸案之動議，俄外長對非武裝地帶問題亦已有半推半就之表示，──即認非武裝地帶為戰後行為不能接受；惟蘇聯可承認在雙方若干里內，撤退一部份軍隊及空軍。漁區糾紛日寵亦傳可無問題。若此，則日俄全盤妥協，轉將因歐洲局勢之壓迫而加速促進，亦未可知。故今日巴黎會上之紛呶擾攘，以及東京之一杯香賓酒，間接直接，均將為日本造成若干機會。日本因此歐亞局勢關鍵之轉換，其所獲漁人之利可有：（一）因日俄之暫時妥協，日美之對立亦鬆懈；（二）因歐洲各國無暇東

顧，日在遠東勢力及僞滿政策可自由進展；（三）因國聯之弱點益顯，日本退盟通告有效後之一切困難，可無問題；（四）委任統治島亦可在德與國聯集團對峙中暫時維持不提；——德國重振軍備後，雖有收回失地之聲言，但未必能即成事實。（五）因德國重整軍備中，有海軍項目，日本將來在海軍會議中益振振有辭。惟日本此項利益，必須於英法意、英德、英俄談話後，保持尖銳之均勢局面下而得之。設歐洲局勢破裂，則日本必將躡俄之後，不能自脫於漩渦也。

述評的體裁，和尋常評論微有不同。尋常評論，祇就一事或一問題，發表公正之言論，述評是把一段時間經過的要事，聯綴起來，成一有系統的評判。其性質近於統計，用於周報，較爲適當，至於日報中的述評似乎已在可有可無之間了。

例五　譯論

意阿爭端之觀測

（節錄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北平京報譯論的一部份）

自克斯浦（Crispi）到墨索里尼，意大利政治曾經悠久之歷程。墨索里尼是世界大戰後一位精幹健

設之政治家一般深知意大利在舊制度時代之衰弱情形者，對墨索里尼賜與民衆之精神，及物質貢獻，莫不表示贊嘆。但墨索里尼猶以此爲未足，更企圖佔領有物產豐富之阿比西尼亞，以作其殖民地。

阿比西尼亞乃一無政府式之國家，其社會建立於奴隸制度，國內頗乏鐵路及橋梁，人民猶用鹽以作其交易之媒介。阿比西尼亞國內漠視意基督教制度。至於京都方面，更乏可述。高等人士仍居於充滿土狼與野狗之街道，或居於郁加利樹林之內。

所以，意大利再發表申訴理由要求在阿採自由措置，此種申訴，極爲宏大。墨索里尼有一優良宜傳機關，現由其壻統轄。意大利之申訴，徧傳於舊大陸及新大陸，恰如震撼世界之播音器，將消息評論廣播至全球，同時，阿國之辯護則爲世所未聞。

今日之意大利，即墨索里尼之意大利也。國家一切權利集中於彼一人，而驕傲猶爲彼之特性，觀其著文及演辭即可知矣。當操縱羣衆心理以其個性與未雨綢繆之方策，而震動國會時，更足顯明表現墨索里尼之驕傲。墨氏堅決主張「無國有權干預意阿爭端」，僅意大利對此幸運事件，有裁判之權。就此點而論，意大利歷史上將有一幕不能遺忘之流血冒險活劇。

這類論文，多半從有名的外報，或雜誌，或外國名人所發表的論著譯出。其用意，是拿來幫助看

報人研究時事問題的興趣。最好在本文前，作一概要的介紹，以淸眉目。譬如例五譯文前，就有下一段的說明：

「自意阿爭端發生之日起，以至今日，其間經過幾次調解，但均無效果，而問題反日趨嚴重。墨索里尼向東非增軍，不惜一戰，而阿方態度亦復强硬，故意阿爭端，不易調解，殆成事實。但不幸意阿戰爭爆發，則其對國際間之影響，殊不容忽視。此篇係英國考察家 Phayre 所作，他了解意阿情勢，並曾晤及墨索里尼與阿皇。作者根據事實，立論公正，故特譯出，以饗讀者。」

例六　選論

（1）擇取各報精要而彙錄的

時論精華（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杭州東南日報）

兒童年中成人應負的責任

（上海大晚報）中央規定今年八月一日起到明年七月三十一日止，是全國兒童年。預料明天全國

各地必定有盛大的開幕典禮，來引起成人對兒童的注意，並喚醒兒童們對於自己的人格和地位的認識。社會是人的積累，人的新陳代謝就是形成這社會不變的原動力；成年人活動的積累，造成了現社會的形態，而兒童們訓練的積累，也就預告着未來社會形態的輪廓。我們要改造社會，注意到現在狀況的改良，更應該注意到未來狀況基礎的建樹。這基礎就是兒童，這建樹的使命，就是今日先知先覺的社會領導者亟應担負起來的。若要二三十年後的中國換上一番新氣象，訓練這班未來的主人翁，應從兩方面着手：消極方面，他們父兄們造成今日病國病民所積累的惡性，應指導他們力求避免；積極方面，他們父兄們欲奮發圖強而根本缺乏的能力，應協助他們努力培植。惡性的積累，說來話長，智識愚魯，道德淪喪，體格孱弱，都是病國病民的大原因，可是窮其究極，最大的病根卻是集團意識的渙散。能力的缺乏，歷數起來，也是指不勝屈，人浮於事，是表面的現象，事業無人，卻是內蘊的苦痛。所以追根究底，最大的病根，還是科學修養的幼稚。

這是現時代我們的缺陷，民貧以此，國弱以此，小國民們應進趨彌補的途徑就在此。在一切善德形成之上，最應注意的是建樹集團意識的根基；在一切能力修養之上，最應注意的，是努力科學智識的灌輸。為前者計，我們應速立新道德的標準，掃除以個人為中心獨善其身的傳統道德觀念，而易以犧牲小我，擁護大我的集團新道德；為後者計，我們應速立新教育的方鍼，掃除泛義的普遍訓育，而易以分工合作各盡所

長，各輪所能的專門科學訓練。這樣訓練出來的小國民，才是應着時代的呼召而產生出來的民族奮鬥的後備軍。（七，三十一，「兒童年開幕前夕致辭」）在這一欄內，照原文還有上海晨報的論軍擴文題爲「列强軍擴之兩面觀」，漢口掃蕩報的論洋米文題爲「防止洋米應先統制民食」。也是和上文一樣地擇錄一段，這裏就不多寫了。

（2）就一問題而摘取各報論旨以彙觀的輿論一斑

（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上海新夜報）

兒童年與兒童幸福

今天是兒童年開始的第一天，論理我們對於這提倡增進兒童幸福的兒童年的開幕，該迎以歡欣鼓舞的情緒，以表示我們的熱忱，但事實上，却有不許我們樂觀的理由，因爲民生主義到如今還沒有可以實現的希望，成年也好，兒童也好，都正在私人資本主義下掙扎，勉維共最低限度的生存，大多數的兒童决不因有兒童年的設定，便獲得實際的利益。因此，吾人敢斷言，兒童幸福的實現，必然是在總理的民生主義實現之後。在民生主義未實現以前，不論兒童年是否開幕，我們都沒有地方可以覓取所謂兒童的幸福。（記

者）

（一）上海新聞報

記者認爲與兒童本身實益有關，同時爲兒童年極重要之工作，有二方面：一爲保障兒童健康，一爲推行兒童教育。

記者希望各地從事兒童年實施工作者，即注意兒童事業之提倡，應不忘兒童教養之目標。（八，一「兒童年之展望」）

（二）上海中華日報

兒童年最重要之工作，不僅在乎爲兒童謀幸福，尤在乎能爲兒童謀身心之保障。所謂兒童身心之保障，其責在成年人，無可諉卸。吾人不特應注意兒童之保養，尤須顧及兒童之前程。成年人果能知其言動無時不在影響兒童之身心，而自潔其身，則不特兒童幸福，亦社會改良之途徑。兒童年成敗之關鍵，吾以爲當於此求之。（八，一「成年人之責任」）

選論的方法，除上列兩種外，還有專選一篇，列在正張上的。又有認定某一有名的報紙，世人對於牠的評論，十分注意，於是在一週刊中選列三五篇，使未訂此報的人，也可間接看見牠的評論，必

定這週刊和這報關係十分密切，才肯這樣辦。譬如國聞週報的選登大公報評論，便是這樣。

(3)在副張上的　日報的副張的文字，多半是文藝性質，間有涉於時事的地方，然總屬於軟性。副刊的實質，本有新派舊派和各種學科專刊的不同。因而那上面所登的類於評論性質的文字，也各有其特點。大致舊派以趣味爲主，或卽小見大，或意在言外，每於笑談中有發人深省的妙趣。新派以寫實和闡發理蘊爲主，有時把那事可疵議的地方，盡情寫出，敎人看了自然發生一種相當的感想，這是不批的批評；有時就小品文字範圍發揮一切透闢的理論，使人知道從事文藝和通常需要知識的門徑。至於各種有科學性質的專刊，多半編自報館以外的學術團體，不過借報紙餘幅，一爲披露，和報館自己所編的副刊，微有不同，這裏就不多說了。

例一　卽小見大的

打羣架（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北平晨報分長藝圃欄）

兩方約集多人，各徒手或持械約地決鬥，俗謂之「打羣架」。北平庚子兵燹前，隨處隨時有之，辛丑而

後，警局立此風漸戢。爾者，又有所謂「打羣架」者，殆各項復古，獨此豈宜闕如也歟！猶憶吾曾見打羣架者，一方爲邸第之「車班轎夫」，一方爲「黃帶子」與「庫丁」，雙方各約集數十人。先約手搏無持械，正午會於南下窪之瑤臺。至期雙方咸集，首由所謂說客者居間，歷可一時，調停已不可，於是數十人各狂詈，詈愈力至不可耐，一人先，人乃搏作一團，歷時才「一袋烟時」，勝負見，說客又居間，又歷可一時，決裂，又繼之搏擊，負者遂鳥獸散。越數日，又約集，又居間，又鬥，負者勝，居間者調停始已。「一袋煙」者，昔日計時之語也。當歐戰後，仁人怵於死傷之枕藉，與夫殺人利器之日進無已也，頗主爲復古之戰，兩國只各推一人爲選手，當衆搏擊以決雌雄者，其爲術誠至仁矣。然則爾日之「打架」，寧不謂之復古耶？夫所謂「車班轎夫」也者，邸第所傭之抬轎夫與隨扈之車也。「黃帶子」也者，帶作杏黃色，示其爲清宗室也。「庫丁」則銀庫之下役，其力足以左右下級社會，皆其時勢與力之不可侮者，然恃强凌弱之舉，則恥不屑爲。

這裏所說，是下級社會的打架，而鍼對的是上級社會不講信義，和國際間的欺凌弱小。全文好像說故事，而結尾一句乃表示對於今日祇知有強權者之可痛恨。

例二　意在言外的

未完（見二十四年七月上海新聞報新園林欄）

前幾天小記者在本報「茶話」裏說了一大段「完了完了」。就大家的理想中，也總以爲像放映電影一樣，既然在銀幕上顯出一個「完」字來，無論如何，總可以散場了，至多是「明日請早」本場決計要告一結束。不料事實上竟會演起連台好戲來，看似「完」了，依然「未完」，「完」而「未完」，這話又從那裏說起？

「完」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不好。但別管是好與不好，總之完了一件事，便暫時結了一筆賬，就算這筆賬結得太吃虧，總之已得到一個歸宿。不料再來一個「未完」，卻直是牽絲扳藤，糾纏不清，到底要到什麼地步，才能罷手呢？

「完了」固然並不是什麼樂觀的響口，但「未完」卻更含着些不妙的意義。因爲照中國的方言，南方人口中的未完，彷彿就是北方人口中的「不了」，可了而不了，甚至於「不得了」，或者是「了不得」，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一了百了？

有人說天下無不完的事，說「完」也要「完」，說「未完」也要「完」。譬如在報紙上的長篇小說，今天也「未完」，明天也「未完」，總有一天會有相當的結束。但小說雖是空中樓閣，總還要按着情理做

去。假令是變戲法的，左來一套，右來一套，花樣太多，手法太不快，也許是這樣變下去就變一個不完。

未完的事，大家都瞧不透，但在瞧不透之中也總有幾分可以瞧透。所瞧不透的是演進的情態，所瞧得透的是必然的趨勢。希望處在這個「未完」的難關中的，在萬分無奈的當兒，也祇好拿定一個最低限度的主張。不可因其「未完」，就讓它「未完」，竟存一種「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心理。

這篇談話，始終沒有說出的是什麽事情。但是看報的人，總應該有一些國家大事觀念的。那時華北的中日交涉剛剛告一段落，就是文中所說的「完了」。可是不到幾天，又要逼着簽字，何委長也被迫離平，風聲又復十分吃緊，就是文中所說的「完而未完」「了而不了」。筆筆是凌空，句句卻是對準當時重要時事，這是純在意境中見精神的。

例三　寫實以待讀者自評的

被釣起的魚兒

（見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南京朝報副刊）

一個朋友的太太或者說是一個朋友也可，她走來告訴我，現在他們新搬的家，屋後有一口池塘，那裏

有很大的魚，他們常常地釣魚，而且希望我也參加。

釣魚我頗認爲是消夏的一種樂事；幼年在我家的池塘邊，不也屢次的釣過？

自竿頭通到餌的一條線投入了水中，只有「浮標」在水面輕微的飄晃。一會，一會，「浮標」漸漸地沉下去，竿的整個，有一個力的重壓，魚是上了鈎；猛力一提，一條魚活躍地，耀眼地，跟着釣絲，離開了水面，隨着釣竿擲到地上。

魚被捉在人手中了，餌與鈎已由牠的嘴上脫開，只存一條鮮紅的血印。

慣在荃裏，或立刻放在俎上，被人剷去了週身的鱗，割去了腹裏的五臟。此魚只要牠還有一絲的生氣存在，則牠仍然是迸躍，抗拒，最後的掙扎。

烹鮮的享受是很能慰藉一般口腹慾者的；那一個在啖鮮吮刺之時，體會到一尾魚在生命臨終之時，生之掙扎的慘痛？

「我非魚，安知魚之『苦』？」而釣魚則終被認爲頗雅的事。

這段文沒有一字說釣魚烹鮮的不好，只是把魚被釣時的可憐，和被割烹時掙扎的慘痛，一一寫出，教釣魚和吃魚的人們，自己想想，於心忍不忍？這樣一來，人們認釣魚爲雅事的不當，不待批評

而自見了。

例四　借物以發揮至理的

鞭（節錄）（全文見二十四年八月二日杭州東南日報沙發欄）

我們爲自己的生活，需要預備下一條鞭，在我們生的背後。……也許是幸運，我們生活的鞭子極多。強敵當前，大仇壓境，如何救亡圖存？這是一條民族國家的鞭，催促我們去臥薪嘗膽，雪恥復仇；旱荒水災，連年不斷，如何防災濟荒？這是一條自然安排的鞭，催促我們去埋頭苦幹，人定勝天；還有學術的鞭，迫我們下死功夫去研究；事業的鞭，驅我們在人生的場上馳騁追逐。其他還有人情的鞭，更屬千變萬化，方式無窮，如孫行者之汗毛，法力甚大。父老師長輩之諄諄訓誨，友朋兄弟間之互相勖勉，紅粉知己，蛾眉伴侶，一顰一笑，一言一語之間，都足以奮發我們的志氣，振作我們的精神，鞭策我們的生活。還有，聞雞起舞，則雞鳴亦是祖氏之鞭；投筆從戎，毛錐也能激班侯之志。放眼四矚，何處沒有我們生活的鞭策？何地沒有我們生活的鞭策？

這裏的鞭字，不是眞的有這樣東西，乃說一切困苦，我們的遭際，都像在我們背後的鞭子，只要我們能因困苦而努力奮鬥，苦我們的鞭打，便是幫助我們成功的藥石。這個題目是借一最普通的

字，說明人生應該上苦功自求出路的道理。

例五　評論作家的

沒有作品的作家（節錄）（全文見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天津益世報語林欄）

……假使作家的榮譽是放在一座高山上的，想獲得它的，就必須向這山頂爬去，縱爬得不得其道而摔了下來，或是足力不及而停留在中途，這都是可以原諒的。但是有些人不去爬山，他們只想坐在飛機上飛過山頂時，把它一伸手攫過來；或是坐一乘轎子，由兩個駕輕就熟的老師充作轎夫，毫不費力地把他們抬了上去。用這樣方法獲得了作家榮譽的，固然大有人在，但明眼人看來總覺是可笑的。

另外一種最沒有出息的人，就是我說的「沒有作品的作家」。這種人與先一時大家所笑罵的「海派行爲」頗相近似，實際則此類人在「京派」中亦不缺少。他們同樣夢想這光榮的頭銜，自己向山頂一望，口涎直流到胸前，剛把褲管捲起，預備爬山，仔細一想，又覺得山太高了。看看許多人都已爬近山頂，許多人也已到了半山，許多人不惜生命地放開大步向上邁進，於是自己腿下倒先軟了。這樣一來，爽性就放棄了爬山的傻勁，在山脚下悠閒地散步起來了。但是看看後來的人卻仍不缺少那股傻勁，急起直追，一個一

個又趕了上去，於是心裏未免懊悔，爲什麼自己總不如人？一轉念間，又立刻安慰自己，彷彿覺得自己是個前輩，假使早爬早已成了作家，但是自己放棄了，後來的人倒底應該尊敬自己的，……

保留着這樣阿Q精神的朋友們，也許在你們心的深處也隱藏着一種苦悶吧。這一種苦悶在夜深夢醒的時候是令你們痛苦的，我明白，我明白因爲我明白我自己！但是，狐狸看見樹上的葡萄說是酸的，因爲狐狸吃不着葡萄。這種情形與你們——我們是不相同的呵！縱然是萬丈高山，許多人能爬上去，我們何嘗不能努力試試我們的足力呢？這座山是千古存在的；只要你放開脚步跨上去，永遠不會嫌時間太晚的。

「沒有作品的作家」，終究是可羞的！

這篇短論，雖說是批評虛僞的作家，其實人們對於一切事業，都應和作家對作品一樣的努力，而且要把一己之成名，推廣到人類全體的利益。我們讀副刊文字，應該有此參悟，才不辜負作者一片苦心。

例六　評論書和作書的人的

人・作品與批評（節錄）（全文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上海申報自由談）

作品是人造的，所以每一篇作品，除卻公文程式似的八股文外，沒有不滲透作者底人格的。作者底人格在作品里越滲透得深切，那作品便也越使人感動。同時，那作者底人格底社會性越大，那麼被其人格所滲透的作品底價值也越高。所以，我以爲如其一個頂好的批評家，必能從其作品中把握作者底人格。評書，即所以評其人。實無搜羅作者無關緊要的私生活，加以中傷的攻擊底必要。……

……中國現在小品文底發展的社會根據，即存在於社會的政治的不安日益深化，與其寄思於小說而從事著作，不若取直接表達思索的方式，更爲痛快。批評者如果能在其作品中，指出社會的根據時，早已更深入地給予作者一個致命的打擊了，實無再進一步攻訐作者私生活的必要。

能少引起些無謂的爭端，在作品本身中指摘出傾向，藉此以改進文壇的批評家，我以爲是中國現階段需要的批評家。而且我希望着有這樣的批評家底出現！

原文中間，還有很長的兩大段，對於人格完整與人格分裂的人們，有所論到。從歷史引證，以見作品優劣不能拿人格來作標準。老實說，就是「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人」的意思。這是批評家應有的態度，不僅對於文學作品應該這樣。

例七　評論文豪的思想的

今日雜感(節錄)　(全文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上海時事新報青光)

Scott Nasing 在他的戰爭論一書上說：

「從技術上說來戰爭是一種科學從經濟上說來，戰爭乃是幾百萬人賴以謀生少數人賴以獲得莫大的利益的多方面的企業；從政治上說來，戰爭是用以保護自己的利益和伸張勢力的支配階級的武器。然而，科學也能，企業也能，支配階級的武器也能，戰爭這事情畢竟是組織的破壞和大量的殺戮。」

這定義本已詳盡，但據意大利著名文豪比蘭台維，最近在美國發表的宣言說來則戰爭又是「使野蠻民族躋於文明之域」的義舉。——事實是我們的文豪的祖國正在侵略阿比西尼亞。

文豪畢竟是文豪略一修辭，便化殘暴為仁義，侵略為伺候了。但這意思卻並不新鮮，還是十九世紀英國詩人吉伯林 (Rudyaid Kipling) 的老調子。吉伯林的名詩「白人的擔子」云：

「挑起白人的擔子來——

揀你們最好的子孫差出去，

派定他們永遠充軍，

給他們套上鐐鎖，背着委曲，
去伺候你們的俘虜，
給那亂雜的野人去當差。
你們那新捉來的百姓，都是，
半個魔鬼，半個嬰孩。」

這樣的論調，在十九世紀的末葉，誠然能够騙到多人，但現在是二十世紀了，比蘭台羅還想以此騙人麼？我不免要替去年的諾貝爾獎金呼冤。我想帝國主義的作家中，應該還有更强些的。……

這裏僅是全文的一半，下半篇是拿羅曼羅蘭和蕭伯訥兩文豪的爭論來反映比蘭台羅。一篇的總結，是「比蘭台羅那樣的文豪，實在太玷辱思想了」一語。祗此一語，全篇的主要意思都已澈底明白了。

例八　評論詩歌的

略談我國的悲觀詩（見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南京中央日報公園欄）

敍情詩是我國文學中之正宗。這種詩體，就其性質上區別，可分樂觀的和悲觀的兩種，樂觀的，是滿足現在的環境，以希望、喜笑、愛慕、閒適之情，而發露爲詩歌。悲觀的，是厭惡前途的一切，以憂愁、哭泣、哀傷、苦悶之情，而發露爲詩歌。凡戀愛、享樂、遊戲、愛情、富貴等類，概屬於樂觀方面。而厭世、憑弔、征戍、哀傷、苦悶等類，則屬於悲觀方面。

大概樂觀詩的感動人，不及悲觀詩那般強烈的。因爲淚之感動力，比較笑之感動力，要來得大些。悲劇之刺激性較喜劇爲多，也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我國稱詩的傑作，輓詩比壽詩爲多，失戀詩比戀愛詩爲多，哀傷詩比享樂詩爲多；就是詩人方面，也以江湖詩人比閨閣詩人多，薄命詩人比安樂詩人爲多，貧窮詩人比富貴詩人爲多。歐陽修的梅聖俞集序中說：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大概因爲貧窮的結果，才能使詩人的技術進步起來。謝榛的四溟詩話中說：歡喜之意有限，悲觀之意無窮；又說：愁苦甚則有感，歡喜則無味。可見悲觀詩的效力，實在是勝於樂觀，這是無可置疑的。

我國文學之歌詠悲觀的，在上古的殷周之際，有伯夷的採薇歌，實爲厭世文學之祖；箕子的麥秀歌，實爲憑弔文學之祖。而一部詩經，其中所包含的種種悲觀的分子，更不在少數。到了漢時，有無名氏的十五從軍征詩，述敍戰爭的悲慘，實爲征戍文學之祖；宋子侯的董嬌嬈，慨歎人生的短促，實爲哀傷文學之祖；又如

班婕妤的怨歌，甄皇后的塘上行等，都爲失戀文學之祖。到了唐時，有杜甫的兵車行，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也可稱之爲征戍的詩歌。並且此二作都很著名的。

悲觀詩的數量，既然是這般的繁多，質量又是這麼的偉大，也可見悲觀詩的感動力和刺激性，是非樂觀詩所可比擬的了。

例九　評論戲劇的

謹飭我們底生活（節錄）（全文見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晨報七日雜談）

……由於本身底環境，戲子在過去確有若干值得批評的所在，而文明戲子，在已往也確有許多讓人搖頭的地方，這是無須諱言，也不容否認的事。因爲對各方面底認識不足，戲子乃至文明戲子，很少有能突破其本身底環境的力量，因而逐流的浮沉，造成了一般人底那種輕視的觀念。

在這種輕視的觀念中，我們出現了。雖說我們也曾多多少少地奪回了一些已喪失的演劇底香氣，在廣大的人羣裏，也重新樹起已浮搖的演劇底基礎，但對於我們一般人仍不用正眼看，則也是事實。……

……看了若干劇團、劇社底在生活方面底不檢點，我們禁不住嗟嘆，爲了我國演劇活動底再向前的

開展，我們止不住由嗟嘆而失望了！而藝術底成功與否，無論其爲何人的東西還是集團的東西，常被作者及從事者底生活實態所決定的事，不也是我們都知道的嗎？過相當亂雜、相當放浪、相當淫蕩的生活的演劇從事者，能被我們企冀成功的藝術嗎？所以，爲了我們演劇活動底再向前的開展，再堅實的成長，我們又禁止不住由嗟嘆而失望，由失望而絕望了！

但演劇本身是無辜的。社會雖說有時過於苛刻，過於保守，然而也是無大過的吧？……

例十　評論小說的

論小說的情節（節錄）（全文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上海晨報晨曦文藝週刊）

在一般戲劇的作家，大抵是對人類的內在生活漠不關心的。所描寫在戲劇中的材料，都未見得是眞確；僅僅是應用着各種動作的形式露人類的憂愁快樂而已。在又一方面戲劇家所無法暴露出來的部分，正就是小說家所引爲重要的題材。這便是戲劇與小說根本不同的所在。

小說家是比較的更能捉住人類的眞實性的。他能直接地暴露人類的意識，他能表示人類一切隱蔽的生活。譬如說：「國王死了，王后也死了。」這可說僅是一個故事。如果說：「國王死了，王后因爲憂鬱而

死，」這就算是小說中的情節了。因為王后的死於憂鬱，其中尙包含着許多隱蔽的部分，值得小說家去思考，發展到高度的形式的。假使僅僅是新聞中的一個故事，那就沒有什麽曲折，祇須平鋪直敘，能滿足人類的好奇心就够了。但旣稱之爲情節，就非經過智慧和記憶不可。所以有些人常把平常的故事當作小說中的情節，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有智慧的作者，對於那些過眼烟雲，是不屑發生疑問的。他們常常在神祕的値得推思的情節中付與深刻的注意。凡各種帶有神祕性的情節，非運用智慧是不能理解的。記憶與智慧，是有密切的關係存在着。當着一件事像的到來，如果創作家不能喚起在意識界消逝了的舊觀念使與眼前的新事像發生聯係的作用，無論如何，不能增加情節的力量的。因此，一個較有希望的創作家，不能不在觀察事像以前，具有最高的智慧和豐富的記憶。

上面所舉幾種例子，當然也還不能說副刊上的評論性質的文章，都已包括無餘，不過在大體上總差不多了。總之在副刊上的評論文，是軟性的，和近於文學的，顯然和正張上的嚴正批評，有些不同。

問題

1. 王韜是何時代人？他曾主辦過什麼報？
2. 中國報紙中的短評是何人所創造的？
3. 現在中國報紙中慣用的「時評」與「時論」兩名詞，意思是否完全一樣？
4. 星期論文和尋常的評論有何不同之點？
5. 辯論的文章應該以什麼爲標準才能適如其分際？
6. 試說中國報紙中第二張第三張上的小評，在最近十餘年來變遷的狀況。
7. 述評的體裁最適宜於何類刊物？
8. 日報或冊報中，所以有選用他人評論時，其用意是在何處？
9. 在副張上，有時也可以看得見關於時事的言論。但是牠的性質或形式，和正張上的評論，究竟有何區別？
10. 戲劇和小說，都是屬於文學的作品，可是在根本上，牠們卻有不同之點，試從這點上自舉例證略加說明。

第三章　評論的作法

一　題目的辨認

評論的題目，和普通文章的題目，是大不相同的。普通文章是先出了題目，作者就題目範圍去構思選詞。報紙上的評論，固然也要對準題目去作，不過題目並不是一定有人給你出好，須要你在當天新聞中自己去找的。

一天所接的新聞，多少不能一定，到的早遲也不能預知，找題目要怎樣才算適當？這是我們須要加以研究的。評論的題目最忌講空理，不着實在的邊際。因爲評論是對看報的人講話，必預拿實在的事件來說才有用。事件最新鮮，事件的關係人最多，便是最好的評論題目。

題目的材料找着了，便要細細的考慮一下，這個拿來做題材的事件是怎樣的性質？要怎樣着

筆，才能適合題的分際？評論性質，有代表輿論、創造輿論、提供問題、解釋新聞等等的不同，本書第一章中已經詳細說過。如其是應代表輿論的，便要平心下氣，替全國人民，在這事件上，探討他人所感受的利害是怎樣？所希望的是什麼？所痛苦的是什麼？一一代爲寫出，如像他們自己所要說的話一樣。如其應該創造輿論的，必定那件事所蘊藏的道理較深，普通人的知識不容易觀察得到，我們本見微知著的精神和以先知覺後知的誠懇態度，向全國人民剴切陳述，使他們自然而然的作同一的認識。如其新發生的事件，內在所包涵的非常複雜，我們應該把牠的頭緒分清，內中如有尚待研究的問題，便向大家明白提出，並供給一些材料，以備國人作公開的討論。如其這件事表面上似乎也很簡單，但是推闡歷史的因果，和當前所牽涉的方面，卻要教人不容輕視，我們在這裏應該用明銳的眼光，敏捷的手腕，一一給牠指出，使國人不要把這新聞滑眼看過，這就是解釋新聞的最大用處。這裏就舉一實例以代說明。

例　歐洲有轉機乎

（上海民報二十五年一月三十日的社評）

捷克總統皮尼士之演說曰：「余相信歐戰後最危急之時機今已過去，歐洲和平可望維護，而民主制度亦將重行發達。」其所論證，吾人未窺全豹，無由得知，唯僅此數語，亦頗有考慮之價值也。

歐洲政治家眼光狹小，未能遠謀，僅欲於世界政局緊張中，避免歐洲戰爭之爆發，其所謀者僅此而已。國聯對意之經濟制裁，其最後關鍵在禁煤油，英與各國卽徇法之請，不予討論。意阿戰爭固似不足以引起歐洲戰爭之爆發，然而英意之齟齬已獲解決乎？非特此也，英國爲防禦地中海艦隊之被意襲擊，與法訂立互助協定，而德國卽大聲疾呼，主張德國應卽出兵佔領萊因河兩岸非武裝區域，以爲答覆，萊因河左岸幾已成爲歐洲之新危險地帶矣。倫敦海軍會議，不僅在謀太平洋上之軍縮，同時亦謀歐洲之軍縮也。自日本宣佈退出海軍會議，英美法意四國卽置之不爲謀，而僅謀歐洲之軍縮，然而遠東之新危機，固在在足以威脅歐洲之和平也。此時謂歐洲最危之時機今已過去，誰能信乎？

其次再論歐洲民主制度之將發達。政治制度係適應時代環境之需要而產生者。自世界經濟發生普遍之恐慌，各國急欲實行權力政治，藉以避免一時危機，於是各國逐由民主制度而入於獨裁制度，其最甚者，莫若南美與中南歐諸國。過去埃及與西班牙雖有民主政治復活之傾向，最近希臘國王復位，舉行衆院普選，各黨勢均力敵，頗有組織國民聯合內閣之可能；此皆就小國而言。蘇俄，大國也，亦以二次五年計劃將

屆成功，國內經濟好轉，亦有回轉民主政治之傾向；然而吾人不能以此四國政治之轉變，乃即據以斷定歐洲已由獨裁而走向民主之潮流，蓋歐洲尚未有適合民主政治之時代環境也。凡此皆示歐洲政治仍未入於正軌；歐洲和平未必即可維護，吾人之爲此言，並非有意駁斥捷克總統之演說，乃欲國人明瞭歐洲之眞實現狀，蓋歐洲問題，關係於吾人者甚鉅，不可無視事實而故作樂觀語也。

上面所說，都是就第一張上所列的社會或社評而言，性質是嚴正的，題目一定也很莊重的。要是副張上有評論性質的談話，或其他名目小評等類，題目就要輕鬆一些，或帶有談笑的意味。所選的題材，不一定是很關國家大計，或在言談中含有關於國事問題的詞意，則是可以的。不過措詞總要風趣一些，不能和硬性的社論一樣的專門講理。

還有第二張或第三張的短小的批評，題目的範圍，一定要縮小一些，如以地方作標準，應該在一省市所發生的事件中選擇題目。如以事件的性質作標準，應該把影響及於某一社會或某一地域的事情，來作題目。因爲批評的字數少，題目亦不宜過長，才可相稱。這類批評，或屬警戒，或屬勸誘，或屬諷誚，自然要看事件的情勢而審定，審定之後，在題目上應有相當的表現。泛泛的把一個名詞

作題目，固是現在作評常有的事，要是運用得好，也可使人特加注意。例如南京朝報的小評，有一次拿白玉霜作題目，看來好像是社會問題中的一小事，何以也拿來作評論的題材？閱者一定要仔細看他評些什麼。現在就把他的原文抄在下面，大家細爲尋味，當可知道選用這題的苦心。

例　白玉霜

（南京朝報二十五年一月三十日沙君作小評）

唱綳綳戲的白玉霜，根本是一種「無告」的人，自然沒有甚麼好壞是非之可言。我們現在想替她說幾句話，是對北平當局而言的。

大家記得白玉霜是被從前的平市當局驅逐出境的。最近具呈平市府，請予以自新之路，准其在平操業。這個請求已爲平市府所駁斥，理由仍不外是有傷風化。

大家也記得，石友三是被中央通緝過的，最近平當局委他做平市保安司令，他嫌位置低，不願意幹，委他的人還一再慰留他。

拿這兩件事對比起來，就大可「感慨」了。對有傷風化的弱女子，定要斷其自新之路，對於危害民國

的漢奸，卻客氣到「一再慰留」，這是可感慨者一；治安可以交給漢奸維持，風化就有得比治安更要緊，這是可感慨者二；惟恐漢奸不能亡平市，而獨恐平市之亡於綳綳戲，這是可感慨者三。

爲什麼我們僅僅替白玉霜感慨呢？因爲平市現在所驅逐的，有愛國份子，有知識青年，有新聞記者，對於這些無辜被驅逐壓迫的人，我們尙且不敢替他們說不平的話，對於白玉霜之被壓迫，感慨三下，已屬多事了，自然如果講「美的新聞」，那末捧石友三倒不如捧白玉霜，希望石友三維持治安，倒不如去聽白玉霜的「馬寡婦開店」了。

二　全篇的規畫

尋常作文，對於謀篇布局，都要經過一番心計，脫稿後才不至凌亂無章。報上的評論，是討論國家大事，向全國人民說話，自然更不能不說得頭緒清楚。這裏要提到評論全篇的局勢，也就是顧慮到這一點。

有人說這是舊派的行文說數，像八股的濫套，起承轉合的呆板理論，甚麼桐城派，江西派等等的空架子，只有束縛心靈，造成鸚鵡式的文人，怎樣可以拿來評論天下國家的大事？現在作評論的

人，正要放開眼界，抖擻胸襟，想說什麼，便寫什麼，才能盡職。怎樣可以拿那些陳舊的法規來繩墨他們？這些話誠然有一部份道理，同時在事實上也有一些違反常情。我們須知報紙上的評論，雖說不是咬文嚼字，專在形式上的規律論短長。然也斷不能「信口開河」，說到那裏便算那裏。至少的限度，一題目到手，須要有下列幾個思考：

一　這題目的重心在那裏？

二　這題目的性質是怎樣？

三　這題目的前後左右有些什麼相關聯的事？

四　一般人對這題目是如何觀察？

五　這題目的透過一層有些什麼？

六　報紙上地位和時間可容許我寫多少字？

七　如其是長文，前路後路有些什麼好說？中間要見力量處，有些什麼義蘊可以供我發揮？

八　如其是短文，一切主要的理論和枝節的言詞須先經過一番淘汰，然後自己審度最精要

的是些什麽？怎樣才最經濟最動聽？

照這通盤籌計之後，把平日自己所聞見的材料，一一輪轉胸中，大約在題前可用的有若干，在題後可用的有若干，合於題目的核心足以當珍貴材料的又有若干。安排既定，然後按着腹稿所排列的先後，一筆寫出自然不至有前後重複或矛盾的弊病。下面略舉一二例以便說明。

例一　日蘇關係又惡化了

（見東方雜誌第三十三卷第二號東方論壇）

日人狂喊着的「一九三六年危機」的一九三六年現在已經降臨了。這一九三六年將發生何種重大的事變，我們可無用像美國政治預言家斯蒂爾般的爲之作預言式的推論，不過單就日俄關係來說，最近的情勢確乎又趨向於緊張惡劣的一途了。

本來日俄的關係，常在一張一弛的狀態，所謂俄「滿」或蒙「滿」一類的邊境糾紛事件，已「司空見慣」，抗議文書，好像成爲例行公事，但是日本的大陸政策既無日不在積極地策劃與推進之中，則此種已爲一般人所忽視的日俄小衝突，足以成爲燎原的星火是十分可能的。去年十月底滿洲里會議決裂以

後，日本知道「開放外蒙」的企圖，已非外交方式所能解決，於是所謂邊境糾紛事件，又不斷地發生，尤其是十二月間十九日及二十四日兩次的衝突，情勢更爲嚴重。與這同期間的兩個月中，日本在華北的活動，亦採取了積極的態度。第一則爲外部早經提出抗議的所謂華北自治運動企圖冀魯察三省宣佈自治，後雖未果，但所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卻於此時產生了，並將其勢力擴展至於塘沽。第二則爲察東事件，僞軍李守信部率兵五百餘，在飛機掩護之下，進攻沽源寶昌要求以察東六縣歸日方所收編之蒙古保安隊駐防。第三則爲決意增厚華北日駐屯軍實力，此爲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特派來華之喜多大佐在津時，天津日武官幕僚會議所決定。日本此種活動的用意，不必說，是在鞏固其在華北的支配勢力，並爲隨時向南發展的根據。但其另一意義，則爲準備應付蘇俄，正是弓開兩面的辦法。據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路透社東京電：「日外相廣田不日將倡議與中政府談判中日軍共同在蒙古、新疆防禦蘇俄之勢力，此談判將根據十一月二十三日廣田所提出中日關係基礎三點政策之第三節而進行之。」此電雖未被證實，但「中日共同防共」是日本確定的對華政策之一，已爲週知之事。因此，日本對華的控制，勢必更加積極，一旦有事，使華北立時可成爲吸取戰時資源與作戰後衛的要地。而察東事件的發生，則因中蘇交通現僅存張庫一線，倘察東六縣入其掌握，則此一線之交通亦將同時歸其控制。最近報載日人在包頭擅設電臺，頗爲活動，

而僞軍又有覬覦綏東的傳說，是則日本不僅企圖形成包圍外蒙的陣線，而且對於新疆亦頗爲注意了。蘇俄對於日本在外蒙本已早有「幸毋妄冀非分圖以軍事力量控制外蒙」的警告，此次因最近情勢的展開，蘇俄境內的空氣至爲緊張，俄蒙當局迭有祕密會議，同時並接見太平洋艦隊將校，詳詢艦隊情況。因此可見如日本着着進迫，兩國戰爭恐怕將成爲難以避免的事實。處在夾板中的中國，眞已到了絕續存亡之秋，還說「和平」尚未絕望麽？（作舟）

這個題目的重心，是在日本方面。牠的性質是要把日本的大陸政策來警惕中國人。日人的狂喊，美人的預言，都是前路應有的程序。冀東察東綏東等警訊，都是題目左右相關聯的要事，也就是日蘇關係所以要日趨惡的信號。蘇俄一方，並不着重，所以在後路只帶說一下，歸結處還是可囑中國人自己警醒。這篇評論雖不長，長文的大規模，已大致具備了。

例二　不可能的調整

（二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南京朝報沙君作小評）

調整邦交的條件，聽說我們政府已提示過三原則：（一）須承認平等的立場，（二）在感情上造中日接

近之可能性，(三)須由外交官辦理交涉。據電通社電報，日本外務省已表示頗難接受。

從這裏可以看出日本所期待的邦交「調整」，消極方面一定是(一)不承認中日平等，(二)不願意和緩中國感情，(三)不拘束軍人行動三點。積極方面，便是所謂「三原則」了。

從此又可以看出，我們所提的三原則，是合乎「調整」的本義的，是爲雙方利益打算的。試問國與國間如果不以平等相處，只有壓迫，沒有調整，不和緩感情，自然不能「協」調，外交官如果不負交涉的全盤責任，外交官幹甚麼事！日本方面連「承認平等」尚有難色，可知其所欲調整的不是調整邦交，簡直想把我們調整成功一個永遠被壓迫的殖民地。如此「調整」，我們認爲絕對沒有希望，永遠沒有可能！

這個題目的分量本來很繁重，要作幾千字的長文，是不怕沒有材料的。但是這裏所需要的是短評，只能揀最要緊的說，所以這文字不多而意殊警策動人。全文共三段，第一段說中國調整條件的被拒，第二段從日人的拒絕，推出他們所期待的調整原則，第三段說中國所提的合理，日本所拒絕的不合國際常規，而「不可能」的結論便很自然地脫口而出了。文雖三段，意實一貫，方在開端即已注射到結尾，中間不容稍有割裂，這是短文最宜注意之處。

報紙上的評論，不能不講求結構的理由已如上說。適在報上看到「中品文的內容」一文，(注

一）對於全篇文章的規畫主張須有深刻的理論，覺得也是我們學作評論的人不可不首先知道的，就在這裏節錄牠的要旨如下：

……一般文章若想其不麻醉，不開適，除了「莊嚴的態度」外，還需要「深刻的理論」，把周圍紛亂的事實，複雜的世界分析得有條有理，如蠶吐絲，如蜂釀蜜。有「刺激的」「激昂的」文章如果沒有「深刻的理論」，與瘋人狂吠有何異呢？我舉一個例子說假如你寫一篇「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或其他相類的文章，而你自己並不能把握「二次大戰的本質，其陣容乃至其結果」；只是馬馬虎虎的敷衍過去，上半段說二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者必然的出路，並且目前早已弩張劍拔，所以爆發是目前很快的事，但後半段又說帝國主義由於內部經濟的恐慌，國內時有騷亂的可能，所以又不敢很快的挑起戰爭。這樣，人家看了你的文章，到底大戰快到呢遲到呢，毫無把握。又你忽而說由於日本退出海會英美有聯合對日之可能，忽而又說，英美的衝突遍於全世界，而英在遠東的殖民地，不能不靠日本助爲鎮壓，所以英國不得不遷就日本。這樣英美聯合乎？英日聯合乎？連你自己也弄不明白，叫讀者怎樣去決定呢？……這樣，你的態度就使莊嚴萬分，比之如來佛說教還要莊嚴百倍，也有什麼用處呢？不獨本身這篇文章無須乎寫，就是讀者看了幾篇之外，怕也不敢再來領教了吧。……

（注一）全文見二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南京朝報

三　修辭的注意

普通文章，求其清通，須要於現代通行的文法，有相當認識。要想文章優美，不能不於修辭一科，下些工夫。報紙上的評論，也是議論文的一種，自然不能例外。不過這種議論文——評論，注重實用的，不單單文辭優美，便算已能盡職。必定另有一些地方，應加注意。就是這文辭，如何能大衆化？如何能，有吸引力？如何能表現出誠懇動人的態度？須要有一番熱烈的情緒，和冷靜的頭腦，細細地在事實上、分際上，詳爲審度。決不是一味叫囂怒駡，或故意賣弄虛玄，便可算是評論的正軌。

或者說：作評論的人，自然對於文辭，早有研究，這裏還來叮囑修辭，豈不等於廢話？這話誠然不錯，但是本書的使命，不是作給已經作評論記者的人看的，乃爲初學評論的人引路的。所以提出修辭的意思，並不是說讀此書者，未曾受過修辭洗禮，是說要作好評論，須把已學過的修辭課，再溫習一遍，而對於其中文格論、批評論，尤應知道所以活用的方法。

所謂「大衆化」，就是文的意思，要合乎大衆所需要，決不能離開民衆而徒唱自己的高調，也

不能違反民衆而作「一言喪邦」的罪人。文字應以現代所通行的爲準，不要有古奧的辭語，不要用過於專門的名詞。一地方的土語，未證實的謠言，都以不引用爲是。至於近年來譯著界所常見的西洋式的白話文、東洋式的白話文，艱澀難讀，更在古色古香的文言文之上，用在論評中也很不相宜。詞句要簡明，意義要顯露，凡是能識普通文義的人一看便能明白，這才算合於評論的本意。這裏就舉一二例證如下：

例一　節錄「所期於新政府者」

（全文見東方雜誌第三十三卷第一號東方論壇）

……已往國事的得失，我們不必詳細討論。總括說一句，就是國土日蹙，國勢日危，處處使國民對於國運抱着悲觀態度。現在黨國領袖蔣介石出來主持行政院並兼中常會和中政會副主席兩職，統握政權，這是很適於非常時的中國的。因此希望蔣氏在對外對內兩方面，都有澈底的革新，不負民衆的期望。說到對外，總希望以後不再處於被動的地位，而要有積極的政策。國民政府初成立的幾年內，外交上有相當的成就，很明顯地是由於採用積極的致策。近年來喪失了這種精神，弄得應付困難，幾乎不能維持現狀，不進則

退，外交上也沒有例外。現在外交的重心，縱然在如何保持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這步一定要做到。假使依舊委屈求全，步步退讓，不得已時還不顧照民意作最後的犧牲，那是足以使人民陷入於更大的失望中的。至於對內，應當統籌全局，使各方面有合理的和平均的發展。在奠定國家復興民族的時期裏，有些需要固然是急切的。但是祇顧着急切的需要，而忽視了健全的和普遍的進步，決不能完成這時期裏的使命。現在中樞的政權，業已集中，而各部會的人選，又以人材爲原則。這樣，在公認的領袖指導人材的情形之下，我們所期望的一定很容易成爲事實。否則，不待外力的來襲，自己就很難生存了。……

例二　節錄「矛盾和一致」

（全文見第一卷第十三期大衆生活）

……前次世界大戰，參戰的各國高唱「爲保障世界民主」而戰，實際是驅着無辜的大衆替統治階層分割殖民地而戰。自世界大戰以後，又經過世界經濟恐慌，各國大衆白吃苦頭，已有深刻的覺悟，知道拚着命所保障的只是資產階層的利益，他們自己完全是上了大當。最近各國大衆「反戰和反法西斯」的日益猛烈，都是由於受着現實的教訓。各帝國主義的國家都有着這樣無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統治階層對於

掠奪殖民地的殘酷戰爭兇橫猛進，一方面國內大衆「反戰和反法西斯」的狂潮也衆怒難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裏面各國大衆必然地不像前次大戰裏那樣的易於受欺騙了。各帝國主義的當道，一方面積極備戰，一方面卻高唱和平，也未嘗不是有着這樣的顧慮。但是因資本主義內在矛盾，他們將終於不得不冒險來它一下。在另一方面，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除少數漢奸和準漢奸外，卻有一致對抗壓迫者的潛力，無論什麼階層無論什麼政治派別，做亡國奴總是不願意的，做被征服的民族中的一個奴隸總是不願意的，在這一點上便有結成聯合戰線的可能，在這一點上便沒有侵略國內部的那個矛盾，在這一點上便是一致的。在侵略國有那樣的矛盾，在被侵略者有這樣的一致，以這樣的一致和那樣的矛盾對抗，最後的勝利誰屬是很顯明的。……

有吸引力的意思，就是有激刺性，能夠引動人，如磁石和馬口鐵一樣的容易相沾合。所以評論的文字，無論被人贊賞或被人反對，均可算是不白做，所最怕的，是使人讀了等於沒有讀，那就完全失掉評論的意義了。要想吸引讀者的情感，一定評論的詞筆間，先自充滿了熱烈的情緒，對於所論列的事件，實有切身利害的感覺，自然和無病呻吟的假惺惺作態迥不相同。又有從新聞夾縫中或特別詞語中，揭穿其黑幕，叫國人知道國事的眞相，也往往能夠激動讀者對於國事的興奮。這宗地

方，實是報紙爲人民喉舌的最大用處。下面略舉一二例，以便參證。

例一　節錄北平晨報社論「綏境各盟旗設自治政委員」

（全文見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北平晨報）

夫人之窺伺我國土也，或整個的，或零碎的，或以武力侵略，或以政治分割，其方式不同，其手段各別，而其最後之目的根本之方針，則無以異也。是故我之防止國土被人窺伺也，亦當從各方面謀應付之策，以整個來者應如何對付，以零碎來者應如何防禦，用武力侵略當如何抵抗，用政治分割當如何保全，或周旋於疆場，或折衝於壇坫，雖其方式不妨各別，手段無須相同，而最後之目的，根本之方針，乃在於保全國土則一也。信如是也，而後始足與言保全國土，而國土之是否終克保全，尙猶有待於努力，任何人均不敢自信其必能保全，特可以「雖敗猶榮」四字，告無罪於國家民族而已。設或不然，人有一貫之方針，不變之宗旨，而我則臨事周章，隨機肆應，言政策則紙面文章，僅煌煌足以傾聽，言宗旨則口頭標語，僅娓娓足以動人。及至事到臨頭，乃手忙脚亂，肆應無方，心慌膽餒，周旋無術。人之以整個來者，我卽以整個奉送，人之以零碎來者，我卽以零碎贈與，對武力侵略則棄地，對政治分割則委土，而猶號於全國人士之前曰：此在不脫離中央原則

之下謀解決也，是勿寧肉袒自縛，牽羊擔酒，冀求人之一睞，猶爲一慷慨痛快之舉，且可使人民獲得一深刻之印象，俾其作湔雪之教訓，不致如今日從醉生夢死中喪其國而不覺也。吾人以爲當局歷次宣言，輒謂可以容忍時，必容忍以求和平，若不得已，亦必不惜作最後之犧牲，其實頗覺空泛，實令人有不落邊際之感。蓋容忍之限度，與不得已之闡釋，均隨主觀之見解而不同，在我能容忍者，人或不能容忍，在我視爲得已者，人或早視爲不得已，非科學詞典中對此二語有一客觀之條件與正當之解釋也。然而吾人猶欲引此二語聊以自慰者，則當局於聲明此二語之前，尚有一先決條件，即所謂容忍必在於保全國家領土，維持國家獨立與行政完整之前提下，而所謂不得已，亦即在不能保全國家領土，不能維持國家獨立與行政完整之前提下是已。然而檢討過去，懸想未來，吾人實不勝其國土日益蹙，國權日益削，民族無噍類日益近之感矣。

例二　停頓狀態中的積極進行

（見第一卷第十三期大衆生活星期評壇）

中國民衆所急切關心的是整個中國的救亡問題。而要根本解決這整個中國的救亡問題，必須發動堅決抗敵自救的整個民族解放戰爭，但是最可痛心的是負有政治上責任的人卻聽任對方創造一個〝

一個的零星事件，或局部問題，然後仰人鼻息，搖尾乞憐，可是死不肯認識。在對方得寸進尺，不斷侵略的形勢下，除非我們痛下決心，根本解決整個的救亡問題，任何零星事件或局部問題，都絕對不能單獨得到圓滿的解決。最近在各報上滿觸眼簾的又鬧着什麼「冀察事件」了。所謂「冀察事件」，就是漢奸殷逆汝耕爲虎作倀所演出的冀東僞組織和被人牽着鼻子走的僞軍侵佔察東的六縣。爲這兩件事中國的老爺們對着導演人土肥原察言觀色，伺候唯謹，看到他「態度尙和緩」，便喜不自禁地「頗抱樂觀」，比任何孝子順孫都來得小心翼翼，據說「冀察外交問題年前數度洽商後，目前陷入停頓狀態」「冀察交涉暫陷停頓後，日方動向已轉向造成華北新局勢方面，現正積極進行，晉魯日人近來去頗多。」（一月三十一日北平電訊。）在這所謂「停頓狀態」裏面的「積極進行」，我們試就最近的形勢「瞭望」一下，便知道中國是時時刻刻在那裏繼續不斷的喪權辱國，絕對不是什麼「停頓狀態」啊。先就蕭振瀛對新聞記者談話所認爲「均已圓滿解決」的「朝陽事件」和「塘沽事件」說罷。關於朝陽門事件，除懲辦請示長官而後開城門被打的濫職軍警外，還要應對方要求，派石逆友三做北平保安司令。石逆友三一向躲在天津某租界，屢次勾結敵人，擾亂華北，也是一個逆跡昭著的漢奸，如今叫他來做保安司令，這不是替對方增加一隻走狗，使華北再加上一條鎖鍊嗎？（雖屢傳石逆還裝腔做勢，據二月二日的大美晚報消息，「日來經

過敦挽，業有就意。」）民衆正在一致要求嚴厲懲治漢奸，而現在卻好像三跪九叩似的「敦挽」漢奸出來做官。所謂「禮義廉恥」，敢問在那裏？關於塘沽事件，除由中國方面賠償四百元外，對外方並要求宋部二十九軍永不進駐塘沽大沽，地方治安由僞保安隊防守。（見香港循環日報）中國的國土，何以可以繼續答應永不進駐中國的軍隊？所謂「均已圓滿解決」，如此這般而已，於此更可見現在中國的國難決不是枝枝節節所能解決的，這樣的「解決」一次，便加深一次國難，多演一次喪權辱國的醜劇。除了這些「均已圓滿解決」的事件外，現在還有所謂「冀察事件」，也要看看導演人士肥原的面孔，忙得老爺們屁滾尿流，疲於奔命，據路透社二月二日北平電訊，「中國高級官員在平談，中日當局在天津解決冀東與察東的事件迄未有美滿結果。中國方面建議任殷汝耕爲天津市長，取消『冀東自治會』，已被日方拒絕」。這竟好像中國俯首下心哀求漢奸做市長而不可得。對方表示，解決冀東問題的先決條件，須華北關稅獨立，並由對方開發農村，而且要把冀東僞組織原管區域改爲特別行政區，仍委漢奸殷逆汝耕爲該區行政首長。（殷逆現在每月已得北寧路路款十萬元。）關於察東六縣，電通北平二月一日電訊載，已「完全脫離省政府之羈絆，改稱『察哈爾盟』」。這不是很顯然地已把中國的行政系統任意破壞了嗎？「已圓滿解決」的事件，內幕既如此，號稱「停頓」而實際仍在着着進逼的情形又如彼。據最近瀋陽電訊，土肥原因

受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懇請，已允許擔任該委員會最高顧問重職，三月初可就職。同時天津電訊，有對方要求華北完全獨立的傳說。我們倘若不沒着良心自欺的話，當無法否認對方那位導演人已成了華北的「太上皇」，頤指氣使，無不如意，華北在實際上是否仍爲中國所有，是否仍有中國主權的存在，是無須多說的了。這位導演人對紐約時報記者的談話，公開宣言要把冀察的現狀推到山西、陝西、山東，再推到全中國。「使全中國皆成爲在一有利於日方統治之下。」可見這不是什麼「冀察事件」，也不限於華北。我們現在的急迫問題是等着對方不斷的「推」，坐以待斃呢？還是應該全國奮起發動堅決抗敵自救的整個民族解放戰爭呢？

評論的態度，自然要公正無私，要立於第三者的地位，純粹表現客觀的意識。而所尤需要的，尤爲人所重視的，則是誠實而懇切的態度，無論這事孰是孰非，孰有理孰無理，作評論的人總要平心靜氣，就實在的情節作公正的批評，決不使有一絲一毫虛僞矯飾的詞氣參雜在文字中間，看報的人才能心服。同是一句話，直率地寫出，往往容易使人動氣，若是事情不十分嚴重，又往往使人輕視，或者不免過目輒忘。如其寫得懇摯一些，便能夠有力量抓得住讀者的心神，使他不能不對這文再三玩味。在古文裏面，如孟子的三宿而後去齊，屈原的離騷經，諸葛武侯的出師表，韓愈的師說等都，

可以說是有懇切動人的態度的。在眼前報上所發表的評論，也不時可以看見這類文字，這裏就順手舉出一二，以便大家觀摩：

例一　老實話

（二十五年二月八日南京朝報沙君作小評）

這幾天，日本海陸外三省，迭開聯席會，協議對華政策。所討論的，不外怎樣消滅中國愛國運動，怎樣消滅國民黨勢力，怎樣防止以夷制夷政策，怎樣攫取整個華北與內蒙等等問題。照這樣看來，現在已不是說應酬話的時候了，談親善，談提攜，都是多餘的了，我們也不妨把我們的意思老實說出來，讓隣人醒醒。隣邦的人士聽着：我們不願意亡國，所以我們也不必諱言愛國，現在要滅中國的是日本，所以我們也不必諱言對日本抱反感。睦鄰而可以救挽國家的厄運，我們自不嫌睦隣，睦隣而不能救國，我們便不敢睦隣了。你們要我們親善，請問你們對我們親善了嗎？——「親善」代價是東北四省，再「親善」一下，華北內蒙快完了。這是叫我們進貢！還是和我們親善？老實說，這樣的親善，我們不會領情的！叫我們雙手把土地資源都進貢給你們，更是做不到！「以夷制夷」，可惜我們還沒有這個力量，如果有力量，我們一定希望政府這樣做，你

們嫌國民政府強硬，我們却正嫌其過於「睦隣」，而希望其貫澈主張。你們壓迫國民政府，對於你們是沒有好處的，壓迫的力量愈大，我們越會對自己的政府發生感情。我們深知道「敵之所忌」正是「我們之所望」，我們更知道，凡是爲你們所希望，所稱快的事情，我們都應該避而不爲。「強硬方針」，「斷然處置」，足以威脅怕亡國的人，而不能威嚇快要亡國的人。乞憐求憐是未到死地的人幹的，被逼到死的，誰也不會再幹這一套愚蠢的把戲。「強硬」也好，「斷然」也好，聽也聽慣了，身受也不止一次了，到了這個田步，即使是懦夫也會「孤注一擲」的。我們說的是老實話，希望鄰邦人士也聽一聽。

例二　節錄益世報社論「今後的學生運動」

（全文見二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天津益世報）

……學生運動現在告一段落了，自然我們要勸學生諸君早日恢復學業，準備將來效力國家。對於個人所研究的學問，更要比已往加倍努力。否則不但此次愛國運動成爲無意義，還足以使政府當局失望，貽笑於全世界，駡我們是被一時熱氣所衝動的羣衆運動。所以今後的青年學生，應該抱定嘗膽臥薪的決心，去充實自己的學識，鍛鍊自己的身心。不要以爲我們遊行了，示威了，請願了，便算盡了國民的責任，國難就

從此沒有了。我們要認定，現在的政府當局是替我們辦事，我們固然要監督他們，輔助他們；倘使他們將國事弄糟了，再過幾年，還不是我們現在請願、遊行示威的青年自己去擔當嗎？所以我們現在就應該有這樣的準備，抱這樣的意志。如此就非先從振作學生生活，努力去充實學識鍛鍊身心作起不可。青年學生諸君！我們希望數年數十年後，你們直接擔當國事的時候不再有遊行請願的學生運動，請你們從此下決心，作最大的努力！語有之：「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上面所說的是這句話的後一半。我們確認這些運動，是中華民族史最可寶貴的一頁，所以我們主張，今後的青年學生，於求知以外，還應該繼續訓練這種有紀律有理性的「問政」的運動。學校及政府當局應該誠懇的去誘導扶助，不可用所謂「有某種背景」為藉口，便從此將全國青年學生關在學校裏。至於今後運動的方法與目標，我們以為應該先從組織作起，由一班的學生會，一校的學生會，一縣或一省的學生會到全國的學生會，如何使其組織民主化，合理化，有精神，有力量，這是第一步。其次是確定進行目標及工作計劃。於此我們以為應先從澈底研究國內外大勢作起，例如組織中日問題研究會，中華民族史，歐洲外交研究會等。必須先能「知己知彼」然後對於某一個問題才能下評判，我們認為這是很要緊的。外交固然是應該注意的，內政也不可忽略。內部沒有辦法，對外是絕對沒有辦法的！這次運動的目標完全是消極的對外表示，我們希望今後的學生運動同時也要注

意內政問題。例如地方行政，民間疾苦，貪官汚吏苛捐雜稅，以至於中央現行的幣制政策等，都應該先求澈底的了解，然後下判斷，隨時對政府與國人發表意見。我們認爲這種對內的運動，比對外的示威請願更有意義，更爲需要。

總括言之：學生運動現在告一段落了，自今以後，我們誠懇的希望全國靑年學生：（一）認淸這次運動的意義之可珍貴（二）要發揚光大這種精神，（三）外交與內政要同時注意。最後「救國不忘讀書」，要努力培養自己的身心，預備將來效命國家，擔當國事，到那個時候，希望不再有靑年學生向你們示威請願！

第四章　撰評者的修養

一　基礎的學識

古話說：「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中國古時把讀書人看得最尊貴，所以這樣說。要照現在意思講，就是做人的道理，應該把品行學識放在前面，文章技藝可以放後一些。現在我們學作評論，好像也是研究作文章一類的事；但在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報上的評論和窗下的課卷，迥不相同，在第一章裏，已經說過。窗課文章不一定有時間性，和當前社會，不一定有多少關係。只要文辭斐然可觀，也可自成一家。評論是要指導社會的，是要對於當前的世界大勢，國家情況，一一明瞭胸中，達於筆下使人看了能夠發生懲惡勸善的意念，才能算是有用。若僅僅詞筆華美，內容沒有確切的意旨，便夠不上稱爲評論了。

意識的關係，如此重要，我們要學作評論，自然先要十二分注意於意識。但是意識不是生來便能完全具備的，必定要下一番功夫，經過若干時日的切磋琢磨，才能逐漸養成。而且評論所涉及的事物範圍很闊，決不是僅僅研究一二種科學，考察一二件事情的經過，便可夠用。最低限度也要打定一個相當的基礎，然後研究評論，才有可以着手的餘地。

基礎怎樣才算相當，學人對之容有見仁見智的不同，然就萬不能少的說，學做評論的基礎學識，應有下列的三端：

（1）言文的基礎　評論是用文字來寫的，若是文字沒有基礎，心裏的思想，縱是十二分高超，筆下寫不出，仍然不能發生絲毫效力。評論有時從他人言詞中獲得很珍貴的材料，語言學若是沒有研究，當前縱有好的演詞不能取之以為己用。自己不能用語體文寫評論，一般社會中完全明瞭吾人眞正意旨的，必居少數。這是本國言文不能不先求其普通地便於應用的一個理由。

現在是世界大通的時期，僅僅拘守一隅，不明世界大勢，不曉各國內部情形，決不足以輕率作評論；所以我們要學作評論，一定不能只看本國文字的報紙。有人說：外報或外論也有譯成華文的，

不惜外國文亦無大礙。但是多一翻譯的周折，時間要發生問題。且有時甚重要的外報言論，譯者或一時漏譯，自己便無從詳知，所以總要以自己直接看外報爲學作評論的人們所萬不可少的技能。

照這樣說：言文的基礎，在本國方面，自己胸中無論有什麼意思，都能淸淸爽爽地寫出淺近的文言和現在通行的國語，都能很流暢地供給我們應用。這樣，雖不必就能勝人，總可算是國語文已有相當基礎了。在外國文言方面，最好能夠通曉現在世界各國語文，不過事實上辦不到。只要在英法德日四國言文中，能擇習二國，可以看書報，可以和外人接談，不至有何障礙，也就可以作起碼的應付了。

(2)常識的基礎　常識是什麼？就是作一個國民所應知道的通常道理。可是作評論的人們，對於這種知識，應該比一般水平線還要進一步，才夠用。因爲評論的題材，各種科學，都有時涉及。再說明白一些，評論是要就當前新發生的事件作題目的，這些題目，或屬政治，或屬經濟，或屬外交、兵事以及其他一切科學，都沒有一定，發生的時候，又無人能夠預測，一至發生，力爭上游的評論記者，就應拿作題目，對準公衆的目標，加以發揮，使社會的羣衆知道這事的公是公非，究在何方。這樣，非

有超出一般社會的知識，豈能辦到？

人非萬能，決不能對於任何事件，任何科學，都有很精細的研究。所以中國報紙中的評論，在總主筆一人支撐全局的時期，總有許多不痛不癢的文章發現，甚至笑話、外行話，層出不窮。這是制度的不好，不能專怪作評論者能力不夠。

現在所說的常識基礎，並不是要作評論的人，以一身而全備百科之所長。只是在常識範圍內，識得門徑，知道可以致力的方向，遇有新事件發生，可以拿來作自己觀察一切問題的標準。大致像大學文科畢業程度，可以算是最低限度了。

(3)專科的基礎　評論不是尋常文字，就科學原理說，可以算是一種特殊的文字工作。在一方面看，相涉的事物甚多，任何科學，均有需要的地方。在另一方面看，凡一評論，所涉的問題，必有特殊的研究，專精的學理和經驗，才能把問題中應有的分量發揮盡致。這兩個道理，說來好像相反，實則相互為用，任缺何方，均覺有所不可。

中國報紙上的評論，起初是墮落文人發牢騷弄筆頭的園地，後來成為一人或多人舞文弄墨

以肆口罵人的工具，經幾次的變遷，受世界潮流的激盪，漸漸爲人知道報紙言論，關於國計民生前途的重大，同時又深知一二人的心力，終屬有限，人類社會的紛紜繁複，決非略知些微學理和世情者所能觀察無誤。換一句話說，就是要有專門學識的人，才有配作評論的資格。

將來報紙的評論，必設專部作評論的記者，都是這一部的份子，在這中間，分門別類的研究，都是專門名家的學人。一問題出，屬於那一門學科，便由那一門專家擔任選述，自然登出來的評論，能夠合於論理，合於世情，不至有外行話，也不至鬧出笑話來。因此，我們要學作評論，除了高等普通的各科常識都已具備外，還要選擇自己生平所長和習性間最感興趣的一二門科學，認作自己一生的基本功課。這是專家所由造成的起點，也就是學作評論的最要緊的第一步工作。

二 不斷的觀摩

凡作一種研究，必不能專憑一人的幻想，或一時一地的感觸，便可有成，必從多方面參證，和經長時期的討論，才能撥開一切障礙，得到眞實的學理。學作評論，也是這樣。在初着手的時候，對於題

旨的分際，還不能捉摸得住，往往容易犯了文不對題，或發揮未得竅要的弊病。這是經驗少，對於時事問題的研究，下的工夫還不深厚的原故。

一題目到手，我們先要能分出這題目是評論中的那一類。如其是指定要作第幾張上的評論，便應知道第幾張上的評論，牠的性質是怎樣？是硬性？或是輭性？是解釋？或是警勸？抑或是辯駁？性質既分清，依着相當的性質去着筆，自然不至離題太遠。

題目的性質已經有了把握，再看題目的主要字是什麽。評論中所發揮的意思，是不是能中竅要，就是看作評論的人，對於題目的闡發，是不是都在題目的重要字上。譬如擊鼓，題目的重要字，便是鼓心；譬如作戰，題目的重要字便是敵人的中堅。擊鼓要擊在鼓心，攻敵要攻敵的中堅，題目要發揮盡致，又怎樣不對準題目的重要字，下些工夫？

但是有時題目的重要字都已看出，心裏十二分要想不放鬆牠，然而筆下總是寫不出，看的人總沒有方法能夠知道你心裏所認爲重要的是什麽，就是知道題目的重在那幾個字，也是等於不知道。要彌補這個缺陷，應該每日在各報的評論上，細細研究牠們的題目，把牠們的重要之點，自己

揭出。再細細觀看評論裏面能夠使人感動的在什麼地方?能夠使人警惕的又在什麼地方?看慣以後,一題目到手,自己便能辨清牠的重要之處;一評論讀過,便能感覺到牠對於題目的重要處是怎樣的努力。這種欣賞,便是一種特別的經驗。有了這種經驗,輪到自己作評論,要想發揮題目的重要處,自然不至有所困難了。

上面所說,都是有題目,然後作評論的;但是事實上,報館裏作評論,不一定有人給我們出題目;總是我們自己在當前的時事中,尋出問題來,把人人所要說的話,給牠發揮得淋漓盡致,然後從文中取出關鍵所在的若干字,當作題目。照這樣說,報紙中評論的題目,便是當前的時事,時事的重要性所在,便是題目中所應有的重要字。所以我們要研究評論的題目,應先研究時事問題。

時事是現在所發生的事件,新發生事件裏,不一定都有問題,可是也不能說全無問題。能不能在時事中找出問題?便要看我們自己的能力。這種能力的養成,先要有些預備的工夫。

(1)近世史地的複習　前面所說的高等普通各科,史地當然也包括在內。現在所說的複習,不是泛泛地看過一遍,或馬馬虎虎地硬記一些地名人名,便算完事,必要把近百年來國內國外的

大事，從頭整理一遍。全世界的輿圖改變，有些什麼痕迹可尋？都應加以精確的覆按。在這裏面，與敗了多少國家？盛衰了多少民族？大小戰爭有過多少次？因戰爭而成名的多少人？因戰爭而名譽掃地的又多少人？歐洲大戰前的列強形勢是怎樣？歐洲大戰後的列強形勢又怎樣？鴉片戰爭給予中國的惡劣影響是怎樣？甲午戰爭給予中國的國際地位又怎樣？照這樣例推下去，如日本退出的國聯，和意阿備戰聲中的國聯，作怎樣一個比較？辛亥革命成功時的中華民國，和九一八以後內憂外患交逼而來的中華民國，又作怎樣一個比較？先將整個的一段時期，自己畫分出若干小段落來。在從一小段落中，提出綱領來，作成若干大事記。再從每一大事記中，分出其中主要國家的狀況，和相與有關的國家的影響。例如日俄戰爭，這回的主要國便是日俄。在戰爭前後及作戰時期中，日俄兩國的內部，有何變化？國際間對於他們，作何評判，都是我們應該注意的。相與有關的國家，便是中英美等。因爲戰事的中心點，是日俄兩國以兵力來爭奪中國的土地；戰事的促成，是由於英人一電之延擱；戰事的終結，是由於美國的出而調解。在這裏面，我們可以看得出最痛苦的是中國，最英鷙險狠的是英國，至於美國，還是出於被動，也可以看見他在遠東潛勢力的偉大。這裏所說，祇是一種方法

的輪廓。有了這個輪廓，事的眉目可以淸楚，事的前因後果，可以瞭然胸中，這便是領導我們尋找問題的良師了。前人說：「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便是這個意思。

（2）重要新聞的剪編　外國的著名報館，多有專門剪貼新聞的部份，牠的用處，可供新聞的補充，或編輯記者評論記者的參考。這種工作，似乎是報館中一部份的需要，不必由作評論的人去參加，但是這裏所說，不是把報館的設備來作主體。是要叫學作評論的人們，借這工作，來作新聞認識的練習。也不是說作評論的人要永遠作這工作，不過在學作評論的開始時，需要明白時事的綱要和世界潮流的變化經過，不能不這樣打個基礎。雖然這樣參考的藍本，報館中容有現成的可以閱看，然匆匆忙忙地像走馬看花樣去翻閱，總不及自己先下過一番工夫，才能得到牠的要旨；這是所以要自己剪貼新聞的一個理由。

問題在新聞中，且一定在重要的新聞中，而重要的新聞，常有一件事接讀多天，才能告一段落。我們作評論時，問題雖不必盡在這事件的全體，而要判斷這問題的是非曲直，總要明白這事件的全體，才不至過於謬誤。且報紙上的評論作的時間甚短促，決不能在執筆時才去考查事件的全體。

所以眞正名符其實的評論記者，國內外的種種大事，必常輪轉胸中，一有可以作評論題目的問題發生，決不至輕輕把牠放過。我們要學作評論，自然先要把世界的大事，練習得十分熟悉。現在所說的剪貼新聞，就是自己作這種練習的方法。初做時，可任便在報紙中拈出一問題，把關於這問題的新聞，從最初發現時起，依着順序，一天一天剪下，貼在一白簿上。到了這事終了，便從頭至尾細細地看過一遍，所有這事件的重要性在什麽地方？關鍵在什麽地方？中間經過了多少波折？結果造成了世界何種局面？胸中都已全體明瞭，然後用自己筆墨「一氣呵成」地作一篇大事記。寫完之後，如有感想，便附在後面，作爲自己對於這問題的研究。天天仔細看報，便天天剪貼重要新聞。一件重要新聞剪完，便有一篇很詳細的大事記作成。久而久之，世界的大事，大半被我們親加研究過，任何重要事故發生，我們總不至沒有方法去觀察了。

三　偏私意見的剷除

報上的評論，是要說公道話的，決不是僅僅用來供給個人發表意見的。所以署名不署名的問

題，曾經許多人仔細研究，終以不署名的理由較長。執筆作評論的，無論是任何一人，一經登在報紙上，這評論中的意思，便不能單算這人的了。講到言責上，作評論的人雖不能說完全沒有，可是大部份要屬於報館，因爲作評論的人是代表報館發言的。拿演劇來比，演員譬如作評論的人，演員在粉墨登場時，所演唱的，譬如評論記者所作的評論，作評論者不能只憑個人私見，譬如在演唱時，演員必需表演所飾人物的情節，決不能把自己的私意，夾雜在表演之中。所微有不同的，演劇有現成的詞語，演時不過照着演說一遍；評論是拿重要新聞作題材，拿大衆立場作立場，並沒有印板文章可以抄寫。所以我們學作評論的人，第一個條件，便是要把我們自己一身的利害得失完全拋開，才夠得上去研究評論裏面應有的意境。

但是報紙的種類很多，有爲「御用」的，有爲屬於黨派機關的，有受某某方津貼的，眞能純粹爲民衆說話的有幾家？這樣說來，報紙的本身，先已不能無所偏私，牠的評論怎樣能夠完全離去牠本身的立場？作評論的人，就是能夠把自己的私意一概屏絕，報紙的立場要不先建築在大公無私的基礎上，評論的天職總是不容易盡的。再就全世界說國際間的報紙說公道話的固有，可是專爲偏

私張目的也不少。所以一有大問題出，和甲國有利益的，甲國的報紙必多方去鼓吹，和乙國有危害的，乙國的報紙必盡力去破壞，很難得有眞正的公平論斷呈現於世人的眼前。舉例來說，戰爭是人類最殘暴的行爲，早爲世人所公認。可是現在意大利的著名文豪比蘭台羅卻在美國發表宣言說，戰爭是使野蠻民族躋於文明之域的義舉。他所以敢於明目張膽說這些欺騙世人的誑話，並不是他眞的不知道殘暴究竟不能算仁義，不過他的祖國正在積極的侵略阿比西尼亞，他不能不作這樣瞞心昧己的修辭。在國際間新聞政策正在發皇的今日，各國報紙上的評論，總是各爲其國的，不僅意大利的文豪才是這樣。那末，我們要想評論中沒有偏私的意見，又怎樣可能？

話雖這樣說，報紙上的評論，總沒有專供人們發揮偏私意見之理。小而國內的報紙，組織上未盡完善，不免爲一部份人所操縱，大而國際間的報紙，區域性未盡化除，不免假報紙的評論，來作爾虞我詐的工具。實則都大違反了新聞事業的原理。我們現正從事新聞學的研究，應該認定報紙評論的使命究是什麼？決不能以事實上諸多障礙，便存了成見去同流合汚，以自作新聞事業的罪人。我們如有能力自辦報館，當認定報紙是公衆的事業，應該把公衆所要說的話來作評論。如其在人

家報館裏作評論記者，應該儘力之所能，給公衆說話；要是作了公正的評論，不能登出，甚或還要強迫我們去作那不合公衆的意旨的評論，我們只有潔身而退，不能因爲要吃飯，便跟了人家去作違心之論。

作評論的人，無論名譽如何好，聲名如何大，一有偏私的論文，公開的刊佈，一定被人輕視，他自己的地位，或且受着莫大的影響。例如袁世凱要作洪憲皇帝時，替他鼓吹的人們，大作其君憲論的文章，其中很有幾個甚負時望的文人，都不免爲輿論所攻擊。袁氏的爪牙，在上海辦了一個亞細亞報，想要替洪憲皇帝捧場，剛才佈置好了，便被反對的人屢次拋擲炸彈，終於不能不掩旗息鼓而自罷。在報界很有地位的黃遠生君，因爲被人疑惑他是爲袁皇帝作鼓吹君憲文章的人，便在國內不能安身，雖遠避國外，仍不免死於非命。這都是作偏私意旨的評論，不能爲輿論所容的一般證據。我們想想，作評論的人，究竟走那一條路好？

這種情形，不但中國報界如此，就是世界的文壇上也是一樣。徐懋庸君近日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發表一篇雜感的文章，對於世界上懷偏私意見的文人責備得十分嚴厲。現在我就抄在下面以

作我的例證。

今日雜感

徐懋庸

（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上海時事新報）

Scott Kearing 在他的戰爭論（On Wars）一書上說「從技術上說來，戰爭是一種科學；從經濟上說來，戰爭乃是幾百萬人賴以謀生，少數者賴以獲得莫大的利益的多方面的企業；從政治上說來，戰爭是用以保護自己的利益和伸張勢力的支配階級的武器。然而科學也罷，企業也罷，支配階級的武器也罷，戰爭這事情畢竟是組織的破壞和大量的殺戮。」

這定義本已詳盡，但據意大利著名文豪比蘭台維最近在美國發表的宣言說來，戰爭又是「使野蠻民族躋於文明之域」的義舉。——事實是我們的文豪的祖國正在侵略阿比西尼亞。

文豪畢竟是文豪，略一修辭便化殘暴爲仁義，侵略爲伺候了。但這意思並不新鮮，還是十九世紀英國詩人吉伯林（KiPling）的老調子。

吉伯林的名詩「白人的擔子」云。

「挑起白人的擔子來！
揀你們最好的子弟出去，
派定他們永遠充軍，
給他們套上羈鎖背着委曲，
去伺候你們的俘虜，
給那亂雜的野人去當差，
你們那新捉來的百姓，都是
半個魔鬼，半個嬰孩。」

同樣的論調，在十九世紀的末葉，誠然能夠騙倒多人，但現在是二十世紀了，比爾台羅還想以此騙人麼？我不免要替去年的諾貝爾獎金呼寃。我想帝國主義的作家中應該還有更強些的。

由比爾台羅，我忽然想到羅曼羅蘭和蕭伯訥的爭論。羅曼羅蘭是反對戰爭的，他在一九一九年六月發表精神獨立宣言，指斥那些在戰爭中拿了科學藝術和理論盡力於政府的知慧者。這宣言，曾經好幾百知識分子簽字承認。但是蕭伯訥卻以爲戰爭是一種可厭的必要之事，「在戰爭中人們不再是知慧者、藝

術家哲學家……爲了保護國家，非但應該犧牲生命也得犧牲靈魂精神良心……」羅曼羅蘭批評他道：「思想家第一個責任，並不是保護國家，而是保護思想……人類的心應該超越國家組織一個思想的國際，世界的良心。」

對於這話，蕭伯訥粗暴地答道，「親愛的羅曼羅蘭，思想家這種人是不存在的，我是蕭伯訥，你是羅曼羅蘭。我們都要吃飯，若有一禮拜不吃飯，那時我們都要忘記了我們的哲學，只覺得肚餓罷了。」

但是羅曼羅蘭又懇切地告訴他：

「親愛的蕭伯訥，古人們覺得肚餓的時候，不一定就要忘記他們的理想的，在各個時代，有無數的人們都爲了他們的理想而殺身。在過去的戰爭中曾有這樣的人，在將來的和平運動中也會有這樣的人。我們相信我會變成這樣的人，而你也會的。

「我並不是超越戰爭——一切戰爭的。在過去，在現在，在將來，我雖然永遠超越國家的民族的戰爭，然而我卻參加那反對帝國主義，反對階級，反對一切隔離人類障壁的鬥爭的……」

讀了這信之後，蕭伯訥終於也同意羅曼羅蘭的主張；高興地說出「好啊」來了。

這裏所譯出兩人的論辯的話，只是極少的一點（原文是很長的）但是我們已經可以窺見這兩個

文豪的心胸，比蘭台羅那樣的文豪，實在太「玷辱思想」（亦羅曼羅蘭語）了。

四 透過一層的觀察

新聞記者對於任何事物的觀察，都必較尋常人爲深切，不如此，便不足以副其天職。從前有一故事，說一初學作訪員的人，奉館長的命令，去某一市鎭訪新聞，去了一天，沒有得着一件新聞。館長問他：他說家家關門閉戶，實在無法探訪。館長說：蠢才！這是罷市，正是一件重要新聞，只要把罷市的原因，罷市的情形，詳細探訪，一一寫出，便是很有價值的新聞。從這粗淺的例證看來，隨便什麼事，都要從內在上加一層研究，才能有勝人的處所可得，自然評論也不能例外。這裏姑就個人所感覺的，略舉一二例證如下：

（1）從事實上的正面觀察　這是說作評論者所注意的處所，是在題目的正面。同時他對於題目的觀察是從事實上着力發揮的。

例一　節錄「國民購買力萎縮之危機」的一段

（全文見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據本月二十五日上海海關發表本年一月至六月全國對外貿易輸入總值國幣五萬四千五百四十五萬五千二百九十二元，較去年同期減少二千四百三十九萬四千五百四十一元。輸出二萬五千九百三十六萬九千六百七十三元，較去年同期減少九百一十七萬五千零四十一元。入超額爲二萬八千六百零八萬五千六百二十二元。本年貿易情形，愈趨低落，此實國家社會一大嚴重問題也。查對外貿易數額之增減，足以表示國內經濟情況之盛衰。自民國二十年長江水災，東北淪陷，中國已入經濟恐慌時期，國內農工商界咸苦不振，國民購買力銳減；洋貨進口因以減退；土貨出口，亦復減少。尤可注意者，中國本爲農產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爲農民，故國民購買力之中堅乃在農村。而近年農業恐慌，竟至與年俱甚。此等經濟恐慌情形與資本主義國家之由生產過剩而來者不同，實由一般的生產力之減退而起。蓋上之有水旱天災下之有內戰匪禍，外則外國農工出產之廉價傾銷，軍需用品之高價輸入。內則苛捐雜稅之剝削，交通梗阻之障礙，軍費耗去全部財源，公債充斥金融市場，在在皆促社會經濟加緊崩潰。如果中國有完全之獨立主權或

猶可依政治經濟之應急辦法，和緩恐慌；乃因國際壓迫，種種束縛，政治之無力量，經濟之缺組織，貿易管理，與匯兌管理皆或為不可能，於是國民生產力之減退幾成為不繫之舟，無從勒制；而同時國民購買力之萎縮，亦幾陷於束手莫救之境地。整個中國，到處蕭條，國際貿易情形之低落，特其表視之一端耳。按之現狀，都市農村，殆皆同一破產。試觀上海為中國第一商埠，近歲經濟恐慌，達於極度。據本年春金融界統計，自去年十二月十一日起至本年二月八日止，滬市大商家停閉者百十七家，小商店在二百四十家左右，平均每日約有六家倒閉。又如廣州為華南富庶之區，乃據廣州統計局調查二十二年一月份起至二十三年六月止，十八個月間，停業商店至五千餘家。至於天津為北方巨埠，近年市場萎敝，直已喘息僅屬，許多商店，終年宣傳減價，時時門可羅雀。最近並報紙廣告費亦不勝負荷，乃以微資，利用無線電放送委瑣鄙俗之娛樂品，藉作廣告，雖絞盡腦汁，依然莫挽營業蕭條之劫運。凡此皆可證明社會購買力澈底萎縮，縱有價廉物美之貨，其如根本無人購買何？如此情形，全國各處久已深刻化。今湘鄂贛豫魯冀，又告水災，西北赤禍，復有惡化朕兆。長此激盪，豈特國際貿易將告絕滅，恐整個中國，皆將陷於地獄生活，此眞民族的大危機也！

這段文章全是從題目正面發揮，而觀察點所在，皆有正確的事實。這樣行文，初看似亦平易近人，實則非社會裏層研究有素，不能從當前事實上，把題中意旨發揮得如此透澈。

例二　冀東事件

（節錄新中華第三卷第二十三期時代鏡的一段）

陰沉古怪謎一般的華北，經殷汝耕揭起「偽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的招牌以後，魑魅魍魎的原形，總算部份顯露於我們的眼前了。雖則所謂「自治」區域較之事件發生以前的傳說，是那樣小的可憐，但其性質的嚴重，並不下於「九一八」事變與「康德」僭位。現代中國竟有如許多的漢奸，歷史上的劉豫秦檜輩真不得專美於前，而阿比西尼亞叛將古夫柴也應自愧弗若了。然而假設我們把冀東事件，僅僅歸罪於殷汝耕，那是犯了絕大的錯誤的，其結果必然有使民族滅亡益增速率的可能。冀東問題，不，華北問題，而且是整個中國問題，既不始於今日，尤不止於今日，滔滔惡流，正未有已，殷汝耕之揭叛幟，不過整個醜劇的一幕，客觀上由於外力的策動，主觀上何嘗不是「自力」的促成。如果我們不忍整個中國民族，由部份寸磔而至於全體淪亡，那麼冀東事件，決不是膺懲殷汝耕個人，或收回冀東一帶領土所能奏效，必須剷除一切所以產生殷汝耕叛變的主觀客觀的原因，這是我們對此次事件應該明白認識之一。其次討伐殷汝耕，誠然如時人主張，絕對為國內問題，無涉外交關係。其實中國外交到了水盡山窮的今日，某些事件也

決不是折衝樽俎或杯酒言歡所能獲得完滿的解決，個人的生存是「力」，民族的生存也是「力」；只有「力」才能衝開一切危難，只有「力」才能取得生存。中國民族不欲生存則已，如欲生存，現在正是我們發揮「力」來爭生存的最後時機了。這是我們對此次事件應該明白認識之二。總之，殷汝耕叛變，不是冀東問題，也不是華北問題，而是整個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問題，我們有無爭取生存的決心，應該以我們對於冀東事件有無澈底辦法為測量器。

這段文，全從殷汝耕叛逆一件事上發揮。裏面分四節來論列：第一節所論的是這件事性質的嚴重；第二節是從普通人歸罪殷汝耕的見解，進一層論到認識這件事的裏層，須剷除一切產生殷汝耕的原因；第三節是論討伐殷汝耕的事，不是空口說白話所能有用，必須有眞實力量才能濟事；末節是總結全文，把冀東事件認為全國事件，必須有澈底的辦法，才可以談到冀東事件的核心。

（2）從事實上的對面觀察　這是從題目的對面尋出可以發揮題意的理論來。所根據的仍是正確的事實，決非空虛無着的議論。這也是文章生活的一種，因為專從正面想，有時不免為題所窘。從對面着筆，可說的材料既多，正面的意義，經這樣一對照，更覺得容易透露。

例一　新出版法的再檢討的一段

（全文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天津大公報）

……新出版法對於報紙雜誌之社務組織，經費來源收支預算及編輯發行計劃等等，既在必須呈報登記之列，意在防止濫設報館雜誌社，用心良苦，惟效力極爲可疑。蓋經費來源，盡可勾結作僞，縱令實行驗資，終難澈底取締。至於發行計畫，收支預算，姑無論新聞雜誌與其他企業不同，必須隨市面情況與本身做法爲轉變，卽在辦理多年營業良好之報章刊物，亦未必其計劃之成功，預算之準確，新設者更無待論。且縱令憑空計畫，虛擬數字，審核者事先無由判斷其當否，事後甚難檢查其成績，規定看似嚴密，實際仍同虛設，此誠如上海日報公會呈文所謂：「在狡黠者飾詞以對，仍可倖逃於取締，而謹愿者鵠式是依，終且自陷於桎梏。」是亦不可以已乎？

題目是檢討新出版法，這段文中所說，報館雜誌社的濫設，不容易防止，全是就題的對面着手研究的，可是新出版法所要防止的既不容易辦到，就出版法在實用上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所以着筆雖在題的對面，發揮仍是在題的本身上。

例二　「在野聯合陣線之需要」的一段

（全文見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晨報）

……復就內政言，今日中樞陣容固爲鼎革以來最爲有力之陣容。然此陣容之構成，實緣蔣氏一人組織之成功，無論何人，不能諱飾。因此在以今後國家復興大計期諸現在中樞以前，首當回顧過去蔣氏大聲疾呼努力以赴之復興運動的實際收穫，果爲如何，吾人於此，不勝感喟聲之。然而蔣氏一人，不獨尸其咎。良以其客觀環境決定如此，支配蔣氏之政策者，不容見中國有眞正之復興也。故中國內政之整頓，已超過現在當軸者能力以外，縱集中更多之人才，亦無益也。因此國民自身團結一致，羣策羣力，以謀政權之澈底改造，實爲刻不容緩之圖。

題的正面是勉勵在野的國民，而在野的對面便是在朝，這段文所說，是當前在朝的陣線已經聯合，作者所運用的心思，自然是在題的對面了。但是全段所反覆說明的乃是在朝聯合的無用，而全神所注意專在在野的聯合。可見發揮題的對面，正是爲題的正面加倍努力。

（3）從例證上的旁面觀察　這是在題目的旁面尋找些相類的事情，來作本題的例證。一來

可使題面不枯寂，二來可使題意更加透切。這類事情，不論是和題目處於相同地位否，祇要作者善於運用而已。

例一　節錄「九月的苦悶與感嘆」的一段

（全文見第四卷第九號申報月刊）

……時光忽忽，這令人苦悶憂憤的九月又是一周了，而天時人事仍復相逼而來，日棘日急。我們還有何話可說？若謂有話，不知從何說起？若謂無話，則與在前提出的「本位救國」之旨未免抵觸。姑錄魯迅所譯日本作家廚川白村所著苦悶的象徵一書中的兩節，以寄我們的感慨。

「"No Struggle No Drama"者固然是勃廉諦爾（Bruanetiere）爲解釋戲曲而說的話，然而這其實也不但是戲曲。倘然沒有兩種力相觸相擊的糾葛，則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存在，在根本上就失掉意義了。正因爲有生的苦悶，也因爲有戰的苦痛，所以人生才有生的功效。凡是服從於權威，束縛於因襲，羊一樣聽話的醉生夢死之徒，以及忙然在利害的打算上，專受物慾的指使，而忘卻了自己之爲人的全面底存在的那些庸流所不會覺得，不會嘗到的心境——人生的興趣，要而言之，無非是因爲強

大的兩種力的衝突而生的苦悶懊惱的所產罷了。我就想將文藝的基礎放在這點上，解釋起來看。所謂兩種的力的衝突者——」

在另一節又說：

「除了不耐這苦悶，或者絕望之極，否定了人生，至於自殺之外，人們總無不想設些什麼方法，脫離這苦境，通過這障礙而突進的。於是我們的生命力，便宛如給磐石擋着的奔流一般，不得不成淵，成溪，取一種迂迴曲折的行路，或則不能不胥那立馬陣頭，一面殺退幾百幾千的敵手，一面勇往猛進的戰士一樣的酸辛。在這裏，即有着要活的努力，而一起也就生出人生的興味來。要創造較好較高較自由的生活的人，是繼續着不斷的努力的。」

上面的話都在講文術，但說到「人生的興趣」「無非是因爲強大的兩種力的衝突而生的苦悶懊惱的所產。」這一點，則小我的許多歷程，乃至大我（民族）發展的許多階級，從廣義上客觀上說，都未嘗不可與藝術品等量齊觀。所以我們如果將上面所引的話，引伸到別方面，倒也似乎很有意思。「見仁見智」固然各有不同，依我們的見地論，從上面所引的第一段話，可以得到一種有益的暗示，即我們既爲社會國家一份子，如果不甘爲「服從於權威，束縛於因襲，羊一般聽話的醉生夢死之徒，以及忙煞在利害的打算

上專受物慾的指使，而忘卻了自己之爲人的全面底存在的那些庸流」則我們對於社會國家便應發揮自己的生命力，嘗那眞實的「人生的興趣，」以解除我們的苦悶。從另外一段話裏，我們似乎也可得到一個有益的南鍼，即我們的社會國家遇到外來的壓抑與阻障，妨礙我們生命力的向前時，則我們是必須「設想些什麼法脫離這苦境，通過這障礙而突進的。」在這時，我們有兩路可走，一是取一種「迂迴曲折」的路前進，一是像戰士般「立馬陣頭，勇往猛進。」這樣，才可以嘗到眞實的「人生的興趣」而目標則都在「創造較好、較高、較自由的人。」不過無論走那一路，都是要「繼續着不斷的努力，」並且照我們，想堅定的決心與明確的計劃也是不可少的。

題目所說，是九月中對於國事的苦悶，文中所引苦悶的徵象，則爲解釋戲劇而說，這例證自然是在題目的旁面的。在例證中，就「人生的興趣」「無非是因爲強大的兩種力的衝突而生的苦悶懊惱的所產」一點上推論，便是從文藝而推到一切國家大事，都可得着一種興奮的暗示，和從此前進的適當途徑。這就是說解除九月的苦悶，惟有繼續不斷的努力。所以旁面的引證能得力，正是對準題目的有力發揮。

例二　節錄「敬告日本國民」的一段

（全文見北平獨立評論乃胡適之應日本政論家室伏高信之請而作的）

……我要說的第三句話，是日本國民不可不珍重愛惜自己國家的過去的偉大成績和未來的偉大前途。日本國民在過去六十年中的偉大成績，不但是日本民族的光榮，無疑的也是人類史上的一樁「靈蹟。」任何人讀日本國維新以來六十年的光榮歷史，無不感覺驚嘆興奮的。但東方古哲人說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一個偉大的國家也可以輕易毀壞的。古代大帝國的崩潰，我們且不論。西班牙盛時，佔有半個西半球，殖民地偏於世界，而今安在哉？德意志的勃興，其迅速最像日本，當一九一四年大戰之前夕，德意志的武備、政治、文化、科學、工業、商業、哲學、音樂、美術，無一不佔全世界第一位，四年的戰爭，竟使這個最可羨慕讚嘆的國家，陷入最紛亂最貧苦的境地，至今二十年，還不能恢復戰前的地位。我們看這些明白的史例，可以覺悟「人事不可怠終」的古訓是最有意義的。百年創業之艱難，往往毀於三年五載的輕率。日本帝國的前途是無限的，沒有他國可以妨害她的進展，除非她自己要毀壞她自己。三年前一個英國研究國際關係史的專家 Arnold Toynde 曾指出日本軍人的行爲是一個全民族的「切腹」的行爲。這個史學

者的警告是值得日本國民的深省的。我是一個最讚嘆日本國民已往的成績的人。我曾想像日本的前進，她的萬世一系的天皇，她的武士道的遺風，她的愛美的風氣的普遍，她的好學不倦的精神，可以說是兼有英吉利與德意志兩個民族的優點，應該可以和平發展成一個東亞的最可令人愛羨的國家。但我觀察近幾年日本政治的趨向很使我替日本擔憂。第一，六十年來政治上很明顯的民治憲政的趨勢，在短時期中被截斷了，變成一種武人專政的政治。第二，一個最以紀律秩序著名的國，在幾年之中，顯出了紀律崩壞的現象，往往使外人不知道日本的政權究竟何在，軍權究竟何在。第三，一個應該最可愛羨的國家變成了最可恐怖的國家，在偌大的世界裏只有敵人而無友國。第四，武力造成的國際新局勢，只能用更大的武力去維持，因而軍備必須無限止的擴充；而其無限止的軍備擴充適足以增加國際上的疑忌，因而引起全世界的軍備競爭，也許終久還要引起國際的大戰禍。——僅僅舉這四大端，已够使外人替日本擔憂了，一塊新佔有的土地在手邊，一個四億民族的仇恨在心裏，一個陸軍的強鄰在大陸上，兩個海軍的敵手在海上，——這個局勢是需最神明睿智的政治眼光與手腕來小心應付的，稍一不慎，可以鬧成絕大的爆炸，可以走上全民族自殺之路。古人說的「懸崖勒馬」是最艱難的工作，世界政治史上尚不多見，但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不回頭的危險是不能想像的。所以我要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日本國民不可不珍重愛惜日本過去的

光榮，更不可不珍重愛惜日本未來的前途。我因爲不信日本毀壞是中國之禍，或世界之福，所以不忍不向日本國民說這最後的忠言。

在這段文章中所舉的，西班牙的盛衰和德意志的戰後苦惱，固是從題目的旁面渲染，使日人知所警懼。就是引證英國專家的警告，已經說到日人身上，然而還是出於第三者的口，也不能不算題目的旁面。可是有了這許多引證，再加上日本可以擔憂的許多事實，更見得自己的忠言，不是「無病呻吟」的空話。所以旁面的引證，能夠運用得當，常足輔助正面的觀察，使題目的發揮，格外透澈。

問題

1. 評論重意識？還是重文詞？
2. 學作評論爲何需要學外國言文？
3. 爲何須有專門智識才配作評論？
4. 剪貼新聞和作評論有何關係？

5. 羅曼羅蘭和蕭伯訥的爭論，孰有理？

6. 殷汝耕的叛變，其裏層有些什麼？

7. 戲劇和人生有何相關之處？

8. 日本的國情和西班牙德意志的某一時期，有何類似之處？

第五章　結論

關於作評論的方法，我現在所能和大家說的，僅僅上面這一些。這當然是很淺薄的，只能作初學作評論者一個入門的嚮導，決不是憑着這短文就可成功一個評論大家。要想向前努力，一定要自己多看書報，多研究時事，多從各級社會中親身閱歷，一一得到其中的眞相。久了之後，所作的評論，自然不至常說外行話。吾友潘公弼先生，在時事新報作評論有年，很能得到一般讀者的信仰。他近來曾有對於新聞事業的談話發表，（註一）內中關於撰述評論一方，說得很是詳悉，就在這裏擇要介紹一下，以代本書的結論。

……答有人把國文和寫評扯爲一談，我以爲國文的通與不通，很難尋到一個明白的解釋，如果允許我籠統的回答一句，那末，撰述評論的國文程度，至少自然要求其淸通。可是我覺得寫評的主要的基礎，第

一在思想而不在國文，有了思想的基礎然後評論有魂靈。第二是寫評的態度。我這裏所謂態度，並非指批評人物的得失與對於事件的贊成或反對而言。因爲對於事物的贊成或反對，是可以因各人思想的不同而發生不同的論調，我所謂態度乃指文字的態度而言。中國有一句古話叫「修辭立其誠」這就是說我們寫文章的態度，必須發之至誠，發之良知，不然就寫不好，也就不該寫；故握管在手，必須認清了對象，判斷了理性，好像面對了數千萬讀者，把眞心眞意誠誠懇懇的，熱烘烘地寫出來。能夠誠然後我們的文章才有熱氣，才有力量，換一方面說，不誠就是虛僞的文章，不要說熱氣沒有，恐怕連人氣也沒有了；普通應酬，做一篇祭文，做一篇壽文，可以痛哭流涕，可以歌功頌德，這在能做文章的人，搖筆即來，也許文章甚好，但是人人視爲應酬文章，決不會發生什麼力量來。第三才是文字。文學本是一種學問，但拿文字來寫評論，這是在文學領域之外的技術的問題。我們寫評，不是要賣弄個人的才情，乃在使得多數人，對於我們文章的實質表示同情，而不是希望他們對于我們的文字擊節歎賞。爲什麼評論是一種技術呢？因爲報紙是供給讀者的食糧，好像人們每天所需要三餐一樣，而其分量也是相稱的。我們做評論，同時要顧到它的適當的分量，好像吃飯一樣，要是太多，就難以消化，要是太少，又要感到不够飽，一定要在恰好的分量內，才感覺欲望的滿足的快樂。這也是技術的一端。因此我們不能爲了某一個題目，把評論的篇幅拉得特別長，而毫不計及讀

者的閱讀時間是否許可。本來，拉長篇幅並不是一件難事，也許拉長後，仍不失爲一篇極好的文章。可是爲讀者計，爲報章的材料的勻稱計，過於冗長的評論，總是不適宜的。同樣地，過於簡單的評論，也是不能饜讀者的欲望的。所以我們一定要依遵讀者已經養成的習慣，而每天寫爲適當分量的評論。以上是屬於技術的一部分。其次，寫一篇文章當然可用種種不同的方式和布局，這是極普通的技術。但是我們不能遷就文章的章法，來寫報紙的評論。我們寫評，一定要使一般的讀者都能理解我們的意思，而爲了使讀者容易理解起見，即使有更巧妙或更卓越的寫的方法，也只能摒棄不用。進言之，不但要使讀者理解我們的評論，他方面還要使讀者願意閱讀我們的評論。假使我們不具備引人入勝的手腕，以引起讀者閱讀的興味，那末我們的評論就是不成熟的作品。假使說評論是大衆的教科書，我們祇要蒐集資料，從容不迫的一些一些地編進教科書裏去，那倒也罷了；但是報紙究竟不是一般社會的教科書。換言之，我們究竟不能像教科書一樣地強迫人家來讀我們的評論。所以一定要自己的文章有力量，使大家願意來看，這是評論和一般文章不同的地方。爲了評論的讀者羣的廣大，又須顧慮到讀者智識程度的參差，所以凡是相當長的評論一定要分段或分節。這樣寫法，在智識高的讀者，並不使他們覺得討厭，而智識較低的，卻可以幫助他們的理解。當然，關於評論和一般作文不同的地方，以及寫評的技術的問題，還有許多話可說，但總而言之，我們是

要拿評論的實質博得讀者的同情，決不是供那些有關的人物來鑑賞我們的技術的優劣。……

註一　這篇文章的題目是「潘公弼先生訪問記」，作者署名培林，全文登在二十五年一月一日出版的長城半月刊上。

問題

1. 評論設專部，有何好處？
2. 選評論題目，可拿什麼做標準？
3. 評論如有偏私，有些什麼壞處？
4. 硬性評論和輭性評論，有何區別？
5. 評論的修辭同普通文章的修辭，不同之點何在？
6. 評論要怎樣才有吸引力？
7. 評論是否可算大衆的教科書？
8. 對本書全部的批評。